

文學札
記說部

庸閒齋筆記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庸

同治壬申之秋，解組歸來，僑寓武林。兵燹之後，休養生聚，又十年矣。老成凋謝，昔日知交，存不十一。族中耆長，尤爲零落。卽與余伯仲行者，亦復寥寥。歲月不居，無怪吾衰之甚也！端居多暇，嘗舉吾宗舊事，與兒輩言之，恐其遺忘，筆之簡牘，俾免數典忘祖之誦。殘冬未盡，條已成帙。今年因公事，滯跡吳門半載，日長務閒，追念平生舊聞，及身所經歷目睹事，有所記憶，輒拉雜書之，紛綸叢脞，雖詼諧鄙事，無所不登。而國典朝章，莊言至論，異聞軼事，軍情夷務，及展卷所得者，間亦存焉。隱惡揚善，事徵諸實，不敢爲荒唐謬悠之譚，如碧雲、駿、瑣、綴錄之誣詆名賢，庶幾歐陽文忠歸田錄所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是也。合之前編，共爲八卷，約十萬言，名之曰庸閒齋筆記，聊以自娛，亦可供友朋抵掌劇談之一助云爾。

同治十有二年，歲在昭陽作噩，斗指酉，庸閒老人漫識于行葦堂，時年六十有二。

序

昔春秋於隱桓閒書，家父凡伯仍叔之子，蓋皆大雅舊人，見故家遺俗猶存也。孟子亦稱故國不在喬木，而在世臣；三代以下，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皆以衣冠舊族爲時所重。求之我朝，若海寧陳氏，其亦所謂名宗望姓，鼎族高門者乎？余於陳氏識子莊太守，蓋吾舅氏姚平泉先生之高足弟子也。出方淮之族，兼文學政事之才。同治初，受知於左季高相國，疏薦於朝，筮仕吳中。曾文正公及李少荃相國，皆器重之。歷宰大縣，所至有聲，論者至比之陸清獻。近年歸老於家，泉石優游，居多暇日，乃娛情翰墨，著庸閒齋筆記一書，首述家門盛蹟，先世軼事，次及游宦見聞，下逮詼諧遊戲之類，斐然可觀。昔宋范公稱爲仲淹玄孫，所撰過庭錄，多述祖德，閒及詩文雜事，此書殆其流亞乎？余勸付劖劂，以廣其傳。讀是書者，當歎王氏青箱，具有家學，叢談瑣語，亦見典型，固與寒門素族殊也。

同治十有三年太歲在甲戌，陽月，德清俞樾。

小引

德清俞曲園先生爲有清一代名士，文章道德，海內所宗。當時文壇，先生對於筆記一類，獨盛稱庸閒齋筆記，以爲叢談瑣語，具見典型，隨錄雜文，而斐然可觀。

庸閒齋筆記爲浙江海昌陳子莊先生所撰。陳氏係海昌望族，不但當時顯赫一世，即今之江浙民間，猶多能道其流風遺韻者。幼時聆父老談乾隆皇帝與陳閣老祕密軼事，與陳家典故，不啻白頭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爲之迴腸盪氣焉。陳氏家學淵源，此書雖非其精心傑作，然所敘大抵實事，無異爲紅樓夢寧榮二國府之縮寫，述家門盛蹟，先世軼事，允稱妙筆。次之爲其親身宦遊各省縣時之見聞，現身說法，可稱信史；而當時官場之情形，官家之心理，民衆之情趣，社會之現象，淡淡描畫，躍然紙上，蓋又不啻暢讀李涵秋氏之官場現形記矣。至其詼諧遊戲諸作，則又雅俗共賞，仍不違乎中庸聖訓。間亦涉及太平天國與當時洋務並外洋夷情，尙不蹈於妄誕。總之庸閒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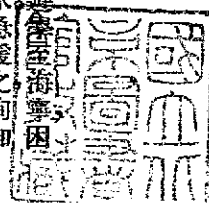
一書，實足代表遜清末葉一般得風氣之先之士大夫心理也。然則是書之價值，當可想見矣。

新式標點 庸閒齋筆記

余家系出渤海高氏，宋時以勛戚隨高宗南渡，籍臨安。始祖東園公諱諒者，明初居仁和之黃山，進至海寧，困甚，偶憩趙家橋上，忽墜於水。陳公明遇，設豆腐肆於橋側，晝寢，夢青龍蟠橋下，驚起，見一男子方入水，急援之，詢知世族，乃留之家。公老無子，止一女，因以女女之，而以爲子焉。東園公一傳爲月軒公諱榮，承外祖姓，爲陳氏，而世其腐業。業腐者起必以戊夜，一日者，於門隙見雙燈野外來，潛出窺之，則一儒衣冠者，一道士也。道士指公室旁一地，曰：「此穴最吉，葬之子孫位極人臣，有一石八斗芝麻官數。」儒冠者曰：「以何爲驗？」曰：「以雞卵二枚，坎其中，明日此時，雞子出矣。」乃於懷中取卵埋之而去。次日公起磨腐，忽憶前事，往探其處，則闔然二雞，雞也。正駭異間，又見雙燈遙遙至，雞已出壳，不能埋，急於室中取卵易之，而屏息以伺。二人者至，搗之，則仍卵也。儒冠者咎其言不讎，道士遲疑良久，曰：「或氣運尙未至耶？」遂去不復返。居久之，公乃奉東園公骨甕葬其中，二世之後，遂有登科者。至今已三百年，舉貢進士至二百數十人，位宰相者三人，官尙書侍郎、巡撫、布政使者十一人，科第已十三世矣。

初葬時，植檀樹一株於墓上，堪輿家稱爲「海寧陳氏檀樹墳」。聖祖仁皇帝南巡時，聞其異，曾駐蹕觀焉。

十世祖風山公諱中漸，月軒公會孫也。爲諸生，以春秋名其家。性落拓，喜周人之急，所貸予，常折券不責償。市有持賸銀行哭甚哀，公問知爲里僧所欺，卽自探懷中銀如數予之。有丁氏鬻產，旣收價徙矣，復據之，公憐其貧，爲更授價，及剗他產予之。如此者三歲，早出穀三百斛賑饑者，帥一鄉之人禱雨，雨亦獨徧一鄉。鄉人語曰：「天道不偶，視陳叟，其爲德類如此。公歿後，邑人請祠之。」鄉賢。入祀之明日，而芝生於祠之左，礎明日，又生三日，又生其數七至九，其廣六七寸至三四寸，其色紫，其狀若牡丹，其香細縝，若都梁雞舌然。邑人觀之，無不歎爲奇瑞。乃署其



樓曰「紫芝」吳人王穉登爲之記。公二子，長與郊以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次卽余九世祖與相，以進士官至貴州布政使。孫祖苞，官蔚遠巡撫，曾孫之遴，官少保宏文院大學士，是紫芝之祥也。

少保素庵相國未第時，以喪偶故，薄遊蘇臺，遇驟雨，入徐氏園中避之。筍欄觀魚，久而假寐。園主徐翁夜夢一龍臥欄上，見之驚，與夢合，詢知爲中丞之子，且孝廉也，遂以女字之，所謂湘蘋夫人是也。夫人工詩詞，精繪事，嘗以從官，不獲供奉，吳太夫人甘旨，手畫大士像五千四百有八幅，以祈姑壽，世爭寶貴。聖祖曾取入內廷，龍以御題，尤爲閨閣中榮事。東園公暨公，皆以外舅夢龍得偶，一則貴於子孫，一則貴於其身，龍亦靈怪矣哉。

六世從祖文簡公，生而歧嶷，三四歲時，每於睡夢中一聞梵唄聲，必驚起合掌趺坐。母夫人知其有自來也，撫之曰：「兒既生我家，當從事聖賢之學，此佛氏之教，不足循也。」公嘗聽已，卽臥。從此聞經頌聲，不復作矣。比長，博極羣書，以貢入成均，旋中京兆試，文名藉甚，上達宸聰。己未科會試，適婦翁長洲宋文恪公充總裁官，公以嫌不與試。是日聖祖臨朝，閱禮部奏迴避事，指公名以詢廷臣，羣臣以宋係陳婦翁對。上曰：「翁婿何迴避之？有可趣令入試。」時日已屆亭午，閣中將放飯矣，忽傳鼓啓門，奉旨特送舉人陳元龍一名進場。然公仍以嫌被屏。乙丑科會試中式，總裁以十卷進呈，公卷列第十，上拔置第二殿試。上復親擢爲一甲二人，賜進士及第，非常曠典，爲從古所未有也。文簡公旣入翰林，聖眷優渥，屢從屬車豹尾，卷阿矢音之作，一時稱盛。會都御史郭琇劾高文恪公士奇，指公爲交結，有叔姪之稱，得旨一并休致。公奏辯謂：「臣宗本出自高，譜牒炳然，若果臣交結士奇，何以士奇反稱臣爲叔？」事遂得白。再擢掌院學士，吏部侍郎，巡撫廣西，人皆賀之。宋夫人獨愀然不悅者累日，曰：「一門羣從，咸列清華，我夫子乃出爲粗官，令我慚顏於婦奴矣。」事載全太史祖望文集，中所撰廣陵相公傷逝記。時弟兄叔姪中，清恪公爲春卿，文和公爲冬卿，內齋公爲司寇，匏廬公亦貳宗伯，夫人之姊妹夫太倉王相國揆，方掌鈞軸，海寧顧侍郎合，肥李宮詹長洲繆宮贊同在朝列，故夫人云然。然不數年，亦入總西臺。世宗卽位，授公宰輔之任矣。

清恪公諱誦，精堪輿之術。撫貴州日，豬撞屢竊發爲患。公周鑿其城郭，曰：「陰陽向背，均失其宜，禍害所由來也。遂奏請築而更之。」既成，曰：「從此百年可無兵燹。」至道光末年，賊始蠢動，距築城時已五十年矣。公嘗於海寧相得一地，以重值購之，而不用。暮年官禮部，在京邸，次子卒於籍，家人求葬地。查夫人以所購地與之，公聞之，怒，遽請告歸。歸而諸宗戚迎之，公不還家，先詣宗祠，於祖父無爲公神主下，取一函示宗戚，啓之則內書一行曰：「某年月日時改葬無爲公於某處。」卽所葬次子之地也。公愀然曰：「余半生涉歷，乃得此地，地之吉與檀樹墳等，不敢自私，而留以葬吾祖，思與伯叔弟兄共之。今乃以葬吾子，負初意矣。然年月日時皆未至，恐不能善。」則又詣某處視之，頓足曰：「葬師無識，偏左丈許，壞此佳城，可爲惋惜。」因指其旁一大樹，令掘之，掘下三尺，得石匣，中有書曰：「某年月日時葬無爲公於此。」公因歎家門祚薄，不能得此吉壤。衆曰：「何不再移葬之？」曰：「地氣已洩，不可用矣。」衆曰：「然則此地遂無用乎？」曰：「後六七十年，子孫當有武官，至一品者。」至嘉慶初元，公會孫體齋公用，敷官安徽巡撫，兼提督授一品，封爲振威將軍。

公之足下有赤痣，每自詡爲貴徵。黃夫人者，公配查夫人之侍婢也，嘗爲公濯足，手捧足而視其痣。公笑曰：「婢子何知我所以官極品者，此痣之相也。」夫人亦笑曰：「公欺我公足祇一痣，已貴爲公卿，何以我兩足心均有赤痣，而爲婢女？」公聞之驚，使跪而視之，信，遂納爲篋室。生二子，長文勤，公世宦，官宰相，次聞齋，公世侃，官翰林。查夫人亦生三子，皆登科第，膺仕。世目公門爲五子登科云。

文勤公年少登科，敷歷中外，垂六十年，年八十始得請予告，歷掌文衡，門生故吏徧天下。相高宗者十七年，福壽近世罕比。生平崇節儉，講理學，每敷奏及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上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爲百姓哭矣。」事載洪太史亮吉更生集中。然秉賦甚薄，每日飯不過一甌，或吸蓮實少許，卽可度一日。而年躋大耋，信壽算不在飲食之多寡也。都中嘗有一善者，善揣骨相，公與溧陽史文靖相國屏車騎往訪之。善者揣文靖未

半，卽跪而呼曰：「中堂。」泊揣公，則曰：「此乞丐也。」文靖呵之曰：「此陳中堂！」警者揣之良久，又抱其身搖之，愕曰：「真乞丐也，烏得欺我？」公笑曰：「大約以我無食祿之故耶？」乾隆第六次南巡，公已歿矣。時諭祭歷代名臣，自周公以下，止三十餘處，特命以公及文簡公列入，尤異數也。

歷朝官制不同，然一朝之中，亦復前後互異。我朝凡一甲一名及第者，均授職翰林院修撰，故有殿撰之稱。而六世從祖丙齋公司寇，則曾官翰林院修撰，兼左春坊左諭德，司寇諱論，以三甲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遷此職。故吾家雖無狀元，而有修撰。

報施輪迴之說，豈盡無憑哉？先大父教堂公，嘗爲子孫言，高祖粵南公諱鑣，官雲南首府，時總督某公，貪暴無藝，稍忤意旨，卽加以白簡。諸官奉命惟謹。一日者，飭雲南守購赤金二百兩，公承命，向肆中買金，每金兩十六換，賣金開價投入。總督大怒不受，自是指瘢索垢，呵責萬端，公擬卽挂冠矣。會總督爲言官，列款糾劾，天子命諸城劉文正相國來按是獄。公上謁相國，以首府必總督私人，拒勿見，而使緹騎圍督署，搜索得通賄簿，某若干，某若干，鋪銖無漏。而於雲南守名下則大書曰：「某日送赤金二百兩，索價十六換發還」等字，遂大重公。總督拘於請室，昔時趨附輩，無一人過問者。公乃爲之納囊饋供衣履，比奉命鎖拏進京，又餽白金千資其行。總督大感愧，槍首於地曰：「某無眼不識君，此行若得生，必矢報，儻罪不赦，來世爲子孫以報君。」比入都，則賜自盡。越十餘年，公以養親歸里，久忘前事矣。一日者，坐書室假寐，忽傳言某總督來，方起迎之，總督已至前，珊瑚冠蟒玉如故狀，向公跪曰：「來報恩。」欲掖之，已直走入內室。驚而醒，正疑訝問，則報生第四孫矣。卽先大父也。彌月後，乳媪抱之出見公，卽莞然笑。公撫其首曰：「兒，他日不患不作官，但不可再貪耳。」卽噉然哭。先大父自言平生蒞官行法，膽極大，獨一見貨財，則此心惕惕然懼，其懲於前世之夙根耶？粵南公晚居石門，見近隣二童子，奇其貌，招之來家，俾與先大父共讀，卽陳學士萬青侍郎萬全也，故名大父曰萬森。

聖祖朝有以諸生獻賦而得賜二品服者，世以爲榮，後來久無此曠典矣。先大父於乾隆五十九年，在天津以大
臣子弟迎鑾，蒙賜御書，貂皮朝珠等件。次日詣宮門謝恩，適上御樓望見，指先大父問曰：「此人何以獨不掛珠？」
軍機大臣以諸生未曾授職對上曰：「朕所賜也，趣命之服。」次日復掛珠赴宮門謝恩。先大父嘗言未登仕版時，
金頂朝珠，誇爲異數，比歷官收守，反無此榮耀矣。其時先叔祖晴巖編修，以諸生獻頌，賜大緞二端，越十二年，乃入
翰林。

先大父嘗言，少時讀論語，每不服孔子「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二語。謂人老則一切皆淡，何須戒得？比官濬州，
時年逾六十矣，有獄事，以萬金餽者，已峻拒之去。向者每睡，就枕卽酣臥，是夜忽輾轉不寐，初亦不解，己乃自批其
頰罵曰：「陳某何不長進若此！」遂熟睡如初。且語人曰：「我乃今始服聖人之言也。」

先大父居官清謹自持，道光元年，攝泗州事。州地處下游，每年夏秋之間，城外半成澤國，例請賑卹。然當賑卹之
地，民皆轉徙，無可稽核，悉以虛冊報銷，故皖省有「南漕北賑」之謠。公獨不肯辦，觸怒上官，幾致參劾。遂解州事，
人皆以爲愚，公但笑應之而已。嘗謂余兄弟曰：「我雖不得此錢，以清白吏子孫五字貽爾等，不亦厚歟？」此事通
州白小山尚書，載入公墓志中。前年，余代理新陽縣事，吏胥有請少報熟田，多徵米者，余曰：「祖不喫賑，孫願喫荒
可乎？」一笑謝之。

「不爲良相，卽爲良醫。」醫，仁術也。儒門事親一書，且以能醫爲人子事矣。然余家則有以醫致累者，曾祖恬齋
公，侍母查太恭人疾，日繙閱藥書，至抱書臥。中夜有省，遂工醫，官四川及長蘆時，兩次奉命馳驛入京，暨熱河視裘
司空福額駙疾，蓋以二公上奏云：「臣疾非陳善繼不能生」之故。都有陳神仙之名，洎補天津縣知縣，上謂方
制府以官爲酬醫之具，加責讓焉。曾叔祖宛青公諱漢，精繪事，亦善醫，官禮部時，和相國坤召之，令視疾，公吝於座
主韓城王文端相國。相國曰：「此奸臣，爾去必以藥殺之，否則後不必見我。」公遂謝不往。和卿之時，已保送御史

矣，乃出爲鞏昌知府，繼又以朱紅本事，貶官知州。

君相能造命，然其間有幸有不幸者。文簡公際遇聖祖，可謂千載一時。至嘉慶年間，叔祖晴巖公，以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公本浙西蒼宿，文章名海內。仁宗嘗閱富陽董文恭相國曰：「東南世家子弟，在朝列有文學者，朕欲拔一人用之。」文恭卽以公名對，且備舉其行誼。會大考翰詹，仁宗閱其卷，諭文恭曰：「陳傳經寫作俱佳，已置一等第一矣。」文恭告公，私爲慶幸。比榜出，公名在三等，大惑不解。越數日，仁宗又諭文恭曰：「曩本置陳傳經第一，不知何時將其卷夾入三等中。」惋惜久之。文恭又告公，以爲此後必且大用，而公遽病卒。公生平最不佞佛，臨終乃自言前世是少室僧。卒後無子，有門生入室爲庀置喪事，恍惚見公僧服危坐，亦奇矣哉。公與文簡公皆似高僧再世，而遇不遇，則各不相同。此其中真有幸有不幸也。

太常公隅園在海寧城內，本朝聖祖高宗六飛南幸，駐蹕於是園，賜名曰安瀾。於是海寧陳氏安瀾園名天下。今遭粵匪之亂，已成荒煙蔓草矣。嘉慶年，竹崖伯祖文駿以長蘆鹽運使。道光年梅亭叔祖崇禮以四川建昌道召見。仁宗宣宗垂詢家世，均問及是園。宣宗最重科目，而梅亭公以佐貳起家，心頗自危。洎陳奏及清恪文勤二公，上莞然曰：「汝固海寧陳家也。」遂擢都轉，旋卽秉臬開藩。道光時，以佐貳蒙簡用者，止公一人。固緣公之才，亦由祖宗世德庇蔭也。

明王洪洲參政圻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訓蒙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可矣。若能布衣草履，足迹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鄭魏公莊，諸孫皆爲農。張浮邱過之，題詩曰：「兒童不識字，耕鑿魏公莊。」夫仕宦豈能常哉？不仕則農業可安也，不可以近於衣食爲市井衙門之事。先大夫嘗言，服官福建二十餘年，家居又二十餘年，歷數州縣，同官之子孫能卓然自立，功名逾前人者，百中僅一二人；能循謹自守，不墮家聲者，十中僅一二人。豈州縣官之子孫皆生而不肖哉？飲食衣服貨財，先有以汨其志氣，卽不驕淫縱欲，此身

已養成無用之身，一旦失勢歸田，無一技之能，無一事可做，坐致貧困一也。況居於衙署之中，有淫朋以誘之，有狡僕以媚之，圈套萬端，不中不止，自非有定識定力者，鮮不爲其所惑二也。而爲州縣之父兄，方且營心於刑名錢穀，事上接下之道，無暇約束子弟，子弟即不肖，亦無人肯聲言於父兄之前，故有身雖在宦途，而家計已敗壞，不可收拾者。歷舉數人數事，爲之太息痛恨而已。余兄弟幼時即聞此論，幸稍長，即歸家讀書，未沾染此等習氣，亦未遇此等牢籠。先皆以訓蒙爲事，嗣名譽略起，亦不過就記室之席，刻苦甚於寒士，故能稍稍自奮。然不幸自身復作州縣，五六年來，時時以先大夫之言爲戒，第不知己之子弟又何如矣。余家自高祖塽南公以內閣中書迴避出爲縣令，曾祖祖父及余身，皆官州縣，已五世矣。綿延不絕，是由先人謹慎刻厲，有以維之，思之可幸，尤可懼也。

梁吉弼上書救父，古今豔稱之。吾宗於本朝得二人焉：一爲六世從祖文和公，敦永父定菴公，以兄少保公誦塞外，與於徒，公上書訟冤，格於吏議，遂瀝血草疏，願代父行。有一緹繫以一女子，尙能救父，臣荷聖朝孝治，敢惜微軀。一之語，雖不得請，然世祖憐其孝，次年即得釋歸。國人稱爲至誠所感。聖祖御極，公以孝行蒙宸眷，累擢官至工部尙書。一爲質庵叔祖容禮，以父英德令沁齋公誦戊伊，遂棄妻子隨侍以往，跣步不離者十餘載。嘗密請於將軍松文清公，願以身代，俾父得生入玉門。公憐其誠，據情入奏，雖亦未奉俞旨，而孝子名布於域外矣。父歿，徒跣萬里，扶柩歸葬，廬墓三年，後官江蘇通守。松文清公入掌鈞軸，書聯贈之曰：「攬勝寰中九萬里，承權塞外十三年。」蓋紀實也。

余家玉煙堂及渤海藏真等帖十餘種，皆九世從祖贈兵部增城公所刻。董文敏公其昌未遇時，館增城公家者頗久，故文敏公書吾家最多，所書法華經、小楷帖、尤精絕。文敏貴後，嘗以鍾紹京、靈飛經、真蹟、質金八百已而贖還。既復以質，則不再贖矣。帖後附文敏質帖贖帖書二通。乾隆乙酉，六飛駐蹕安瀾園，曾以進呈，奉純廟御批，有一「永爲陳氏傳家之寶」等字，不知此帖何時落於嘉善謝氏，今聞又歸常熟翁氏矣。文敏當日見質時，抽去十二行一

頁，不審此頁今亦歸翁氏否？吾家所刻渤海藏真中，少此一頁也。庚辛之亂，碑石爲賊取以築城，賊平後搜討，僅有存者。今合諸帖爲一幀，更名煙海餘珍云。

余家以工書稱者頗多，香泉太守及匏廬宗伯，最有名。太守少時，夢登一樓，滿貯陰麈，有神人謂之曰：「供子一生揮灑。」自是書法日進。以歲貢生受聖祖特達知，入直內廷。雍正十一年，世宗敕以公誓勒石爲夢墨樓，帖十卷。高宗愛其書，與張氏天瓶、汪氏時晴、鼎峙焉。事紀余翰林秋室集跋語中。乾嘉以來，四海爭購公書，日本國王尤嗜之。海舶載往，輒得重值，致故鄉幾無遺墨。余所藏公草書庚子山春賦十二幅，一時無對。辛未冬，張子青制府來上海閱機器，余以制府爲今代書家，懸之行館，用供賞鑑。有候補道某公見之，謂是惡札，何可溷制府，遽令撤去。人皆以公負書名，百年忽遭此厄爲笑。壬申冬，余謁制府，談及公書，制府亦有珍藏者。余述某觀察語，制府亦大笑。公政事卓絕，山西貴州江西皆祀名宦。而循聲乃爲書名所掩。公平時每夢至一處，園亭山石，極幽雅之致，牆外有寺有塔，心甚樂之。如是者有年。比守南安衙齋，正如夢境，遂卒於官。匏廬宗伯爲香泉太守之姪，康熙癸未，與弟文勤相國，同入翰林。聖祖臨朝，舉手謂文簡公曰：「大喜汝家又添二翰林矣。」公免冠謝，舉朝榮之。入直南書房，書法特荷溫旨褒嘉。純廟御極，命繕寫御製詩。內府書籍，祕殿珍藏，悉俾筦鑰。洊歷春卿數年之間，扈從凡二十七次。寵遇之隆，一時無兩。居家撰著，不下百數十種。奉敕所成者，有歷朝題畫詩，全唐文，宋史補遺，諡法考諸書。行草出入二王，而得香光神髓，即顏歐虞褚及宋四家，無不研究。遇真蹟必撥冗仿寫，無間寒暑。書名傾動寰宇，夸會士司金漆玉瓚，咸欲邀公尺幅以爲家寶。南中胥手，不下數百輩，公聞之，略不計也。然公之文學，亦竟爲書法所掩。余在上海購得公所臨靈飛經一册，張子青制府嘆爲精絕，爲之題跋，擬以入石，尙未果也。

乾嘉之際，天下書家，推北孔南梁。梁卽山舟學士，壽最高，故書最多。自經兵燹，亦漸零落矣。學士暮年，書尤嫵媚，此爲壽徵。嘗言本朝人，不以書名，而其書必傳者，一爲陳文簡公，一爲陳句山太僕。語載梁紹王孝廉秋雨齋筆記。

中大僕以文章著公以經綸顯皆掩其書名

浙江之大患莫若海塘歷朝修築糜帑金至千百萬，至今日而尤亟矣。六世從祖宋齋公生於海寧居於海鹽，於海塘情形最爲熟悉。嘗爲兩邑之近海隅同被海患同而修法則各不同。寧邑海在南面離山既遠塘外沙時湧漲潮自東而西不慮其平滿而慮其方來潮頭雖高而急水必從沙底滾刷沙愈去則水愈近塘而塘難保矣。古人修海寧塘設立排椿木樞之法蓋用排椿以護沙用木樞以護排椿皆於塘外着力使沙日積而水漸遠迨潮至平滿齊塘強弩之末不穿魯縞所以寧邑海塘只用條石不須過於長厚惟審其捍禦之道全在塘外也。鹽邑海在東面離山甚近塘外沙不坍漲潮自下而高不慮其排決而慮其衝吸石縫稍疏則內土必隨潮滾出土愈去則石無所附而塘亦危矣。古人築海鹽塘設立縱橫疊砌之法蓋石大則負重難撼水曲則勢緩易當要於塘身着力使土日固而塘可久倘石有欹斜墊堞千金之堤潰於蟻穴所以鹽邑海塘不用小石必須極其長厚惟審察捍禦之道全在塘身也。寧邑海塘莫患於潮頭逼塘入手毫無阻攔塘外日深難於措手。鹽邑海塘莫患於潮頭頂衝修築務期堅固餘外次衝便易着力至於大風沓潮名爲海嘯又有非人力所能捍禦然古人慮之深矣。故寧邑海塘內有六十里塘河鹽邑海塘內有白洋河既以取土培塘可使上塘常加堅厚又以各路分消不使海水灌入田畝此則海塘善後之策也。公關心桑梓於海塘一事講究不遺餘力。當時治海塘諸公咸稱公之經濟能得古人因地制宜之意奉爲圭臬。故雍乾以來數十年浙西無海患者以此也。公諱詒字揚別號宋齋曾官溫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公世倅以河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入覲蒙世宗垂詢公年齒履歷御書「松柏堂」匾額并人參貂皮尊紬等物以賜公并諭「爾父有德有壽給他老人家歡喜欽此」。公因自號歡喜老人以志恩遇云。

吾家得道學之傳者爲七世祖簡齋公及六世從祖乾初先生簡齋公從學漳浦黃石齋山陰劉念臺兩先生之門稱高足弟子嘗論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疏附後先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皋

伊萊望散亦止略舉，以例其餘。顏會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道之重，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於篇末無有兩嘆寓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至考亭而集成，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之際，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闔學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為江右，為淮南，為東越，雖復功咎叢生，未流雜選，然而弊之所生，救之所始也。剝之寢微，復之寢昌也。吾學未嘗一日絕也。余攝齊蕺山，漳浦兩先生之門，原本考亭，追溯之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裳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歟？公為此言，意蓋自任也。至其深造自得，傾折前賢，絕不標奇樹幟，可以想見論學非其人，勿輕談。止談詩文，即詩文亦不輕作，或問之曰：「以先生之學而為詩文，必傳無疑也。」公不之應，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公曰：「古人著書以為法戒，十國春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庸追述其行事乎？」嘗言侯朝宗王於一，二子文之佳者，尚不出小說伎倆，其評騭古今，不肯隨聲附和如此。與姚江黃徵君宗義同出蕺山之門，徵君曾為公作傳，極推重之。公以拔貢入成均，終身不仕，歿祀一鄉賢。乾初先生，明末舉茂才，屢於庠，遭喪亂，敝屣棄之，窮居海濱，不改其樂。早年論學，於諸儒中最喜姚江。一知行合一之說，謂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後與祝淵孝廉遊蕺山先生門，奉「慎獨」之教，躬行實踐，重規疊矩。既而祝殉難，以節顯，先生則巋然以德望重一鄉。國變後，杜門息影，足不及中庭者二十年。君子謂不異袁闕之士室也。其初所作詩文，清真大雅，寄托深遠，書法直逼鍾王，撫琴吹簫，時奏於山，嶺水涯，篆刻博奕，諸好無不工。自奉教誨，山後一切陶寫性情之技，視為害道而屏絕之。社集講會，以為無益身心，亦婉辭不赴。所著有大學辨禪障性解、學譜、葬論、喪俗、約諸書，其餘雜著，不下數十萬言，皆藏於家。居母喪，手寫孝經百餘冊，以志痛感。友爭寶藏之。簡齋公諱之問，乾初先生諱確。

吾家以詩書為世澤，自有明中葉，承陳姓之後，代有聞人，人各有集，見於秀水錢警石、廣文所纂海昌備志所採

著，不下萬卷焉。其尤以淹貫名著，爲會叔祖理州知州 摩村公諱鏞，堂伯孝廉方正仲魚公諱鯨，摩村公弱冠卽擅文名。乾隆中，楊大司馬薦舉博學宏詞，著作等身。晚年與金宗伯柱、錢方伯嶼、沙汪徵君、槐塘姚比部羽、峯傲洛社之會，龐眉鳩杖，花晨月夕，載酒湖山，留題殆遍。觀者目爲神仙中人。仲魚公賦性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嘉慶丙辰，詔天下督撫學臣舉孝廉方正。時學使者儀徵阮文達公，以公名應舉，并手摹漢隸「孝廉」二字，以顏其居。復爲書「士鄉堂」額以贈。旋登戊午賢書，六上春官，後遂不復作出山計。歸築講舍於紫微山麓，寢處其中。一以著書爲事。生平一無所好，獨於古名人書畫，不惜重價購之，所心賞者，鈐以二章，一肖己像，上題「仲魚圖像」四字，一綴以十二字曰：「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其志趣如此。所藏書最富，惜兵燹之後，皆散佚矣。

香泉太守以書名天下，初不知其能畫也。同治癸酉，在蘇州，妹丈唐蕉庵司馬以公所畫花卉草蟲手卷見示，驚嘆精絕，乃知才人固無所不能。余嘗嘆公政事爲書法所掩，今又嘆畫爲字掩也。至吾家以畫著者，愚亭侍讀以文學與修國史，而遊情繪事，工設色花鳥，人爭寶貴。至宛青太守，則兼以山水擅名。官禮部時，質郡王以文墨奔走天下，嘗因疾延公於邸，出素箋曰：「聞先生山水名家，肯爲我作小景，以當枚乘七發乎？」評公畫爲在粗文細沈之間，都下卒無其偶。其欽重如此。公又爲河間紀文達相國作「優鉢墨花圖」於曲臺，至今藝林傳爲佳話云。

余家自有明中葉，由高氏而承陳姓，迄今三百餘年。至嘉道之間，子姓日益繁衍，咸豐後，經粵匪之亂，溝壑之轉，四方之散，第宅焚燬，老成凋謝，宗族稍零替矣。迴溯此三百年間，傳世已將二十人，人才輩出，在浙江推爲望族。道光年間，宣宗成皇帝猶有海寧陳家之論，則族望固久著矣。然特衍高氏之一派耳。計自明正德以來，吾家登進士第者三十一人，榜眼及第者二人，舉人一百有三人，恩拔副歲優貢生七十四人，徵召者十一人，庠生及貢監生幾及千人，宰相三人，尙書侍郎巡撫藩臬十三人，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名登仕版者逾三百人，祀「名宦」者十一人，祀「鄉賢」者八人，祀「昭忠」者五人。國史有傳者十三人。其郡縣志之載名臣循吏文苑義行者，未易屈指

數。而寄籍廣東河南山東等省三十年來，聞多有登科第，列仕版者；因譜牒未修，尙不能考。至由陳氏復出嗣他姓者，如仁和之張（雲璣）河南之司馬，或科第累世，或官至督撫（嘉慶年間有南河總督司馬某）皆因乾隆年間修譜時漏列，至道光時再修，則已無從考證。今張氏司馬子孫相遇，尙稱族誼，而輩行則未能考，亦爲歎事。惟高氏則自有譜，自宋武烈王以下，世次炳然可序，故相值能舉輩數，聯伯叔兄弟之誼焉。夫吾宗瀚海陳氏，祇臨安高氏一分支耳，而自明以至本朝，子姓繩繩振振若此，罔非天恩祖德所留貽，今雖遭亂而少衰，然爲子孫者，生聚教訓，可不亟思自奮，以迪前人光也哉？

文勤公自幼聞論「性命」之旨，輒形嚮往，潛心洛閩之書，旁及陸王，辨其同異得失，嘗輯學古錄，以備考鑿，釐爲六類，書高二尺，輯建中錄，以資政治，凡三十二卷。他如仁愛叢說，教習鄂言學辨質疑，讀書管見，與友朋言學，及門問答之語，以及詩文雜著，凡已刻未刻，共二百餘冊。兵燹之後，家鄉已自無存，不知曲阜一支，尙有存焉者否？余在青浦，得公蒙恩予告，紀恩及留別同朝詩十六首，茲附錄之，以見威鳳之一羽云。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三十日奉上諭：「大學士陳世倌老成端謹，學行兼優，簡任綸扉，勤勞夙著，昨以年老懇請致仕，朕已允其所請，令於春融，從容就道。並加太子太傅，以示褒嘉。茲當陞辭，倍深眷念，既賦詩一章，以寵其行，着頒賞筵宴於賜第，令部院堂官往餞，賜帑金五千兩爲路費，馳驛回籍，仍按原品，在家食俸，俾資頤養。起程時，着在京官員祖送，歸途所過地方，其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着送迎，旋里之後，巡撫兩司，時加存問，俟家居一二年，自行酌量精力尙健，仍可來京拱職，用昭優眷。老臣至意，欽此！」臣跪讀之下，伏地慚惶，感泣啣思。恭紀四首：「麗草高懸列宿寒，宸章捧出五雲端；九天韻入鐘鏞響，一字榮同華袞看。夙夜祇慚臣職負，江湖難忘主恩寬；淋漓聖製懸星日，渥澤常依墨海瀾。特勅堯廚出尙方，九重祖帳拜恩光；愧嘗全鼎鹽梅味，喜溢黃封雨露香。玉膳瓊尊來賜第，鸚鵡仙侶話歸航；東都門外分藩處，車騎還看溢道旁。綸扉竊祿廁班聯，老去長慚疏傳賢；歸棹更邀天府賜，投簪仍給大官錢。素絲自守青氈藹，

黃髮仍縵白社年，聖主施恩皆格外，匪類直許到林泉。陛辭感激泣痕垂，春水抽帆去路遲。乘傳共看飛彩鶴，呼嵩還願拜彤墀。郊迎不計郵程遠，存問先邀天語慈。贏得都人傳盛事，衙門歸老太平時。

乾隆丁丑嘉平月，蒙恩予告歸里，回憶歷朝受知之深，蒙允徵臣遂初之志，涓埃未報，慚感交并。敬賦長律六首：「早年占籍到蓬瀛，待從三朝見太平。綵筆漫誇鸞掖貴，冰銜愧列玉堂清。春隨翠輦花飛岸，（康熙丁亥正月隨從聖祖仁皇帝南巡）秋度榆關月照營。（自丁亥至辛卯先臣出撫黔楚，每秋彌禮成奉命出塞代請聖安）認得巢痕親切地，觚稜入夢涕縱橫。秋高深院鎖籬櫺，文榜曾觀列國風。鑑別每愁魚目混，搜羅敢信馬羣空。聖朝不棄葑菲體，臣節惟持清白衷。天語品題誠竊忝，愧將凡質比宗工。（世宗憲皇帝以世信聲名比之李文貞，張文端遂擢侍講學士）戢影衙門服乍除，忽膺節鉞走軺車。河山十二雄東土，禮樂三千近聖居。差喜壁經尋舊迹，未成府海著新書。自知迂拙會何補，削籍歸來好荷鋤。天心寬大沛新綸，宥過何期及小臣。乍許鳴騶趨柏府，旋邀轉漕出楓宸。百寮敢誦持綱紀，五禮寧堪重縉紳。更領冬官邦土職，河渠三策讓前人。（世信曾上三劄子言河務事）宜麻黃紙禁中傳，政府俄登染御烟。卿月驟遷聯兩部，（自憲副至入相，僅歷戶工二部，遷除之速，素所未有，實叨異數）江鄉歸住只三年。（戊辰冬落職家居，辛未春聖駕南巡，復蒙起用）廢屣竊附明良會，獻納難酬雨露邊。聖主當陽全盛日，長同擊壤樂堯天。君恩浩蕩邱山重，臣病侵尋歲月催。拜表幾行含淚入，御批一道帶春來。獨蒙溫語隣烏鳥，（疏內有修葺先塋之語，特蒙恩諭及之）更進崇階階駘駘，歸載龍光誇父老。桑榆晚景荷栽培。」

戊寅仲春，將出都門，留別同朝六首：「追陪紫殿愧齊肩，心佩儀型十七年。燕國文章推巨手，鄴侯風度儼神仙。東華並馬趨鈴閣，西苑連茵侍御筵。齒序同朝慚最長，合先諸老賦歸田。」（留別省中諸閣老）「層霄斗極九天臨，履跡衣香在禁林。時論共推霖雨望，諸公須極歲寒心。每懷補職成虛願，愛聽嘉謨矢好音。豈戀江湖辭魏闕，羞將白髮玷華簪。」（留別九列諸鉅公）「著作聲華重帝廷，難忘風月是頭廳。九重載筆題仙籍，幾輩乘槎識使

星。視草蓬池春爛漫，校書藜閣夜青燐；儒生結習心猶在，欲籀餘年老一經。」（留別翰林諸先生）「上苑花開聽鳳鳴，南司車過避馳行；漫持丹筆來先後，（余以副憲總憲兩入西臺）每伏青蒲憶父兄。（余家父叔兄弟官執法者五人居臺諫者六人）已看霜容同鐵冷，仍期笑口比河清；竹埤梧掖繁歸夢，最愛臺垣有直聲。」（留別臺省諸先主）「鐵網頻張學海濶，祇憑虔惕寸心丹；由來科目人爭重，即語文章報亦難；共勵松筠堅晚節，獨慚桃李屬春官；昇平努力期公等，老眼還將拂拭看。」（留別歷試諸君子）「來往長安六十年，（余於丁丑歲暮隨先君子入都距今出都恰六十年）不辭青鬢換華顛；衣冠會比紛紛社，鞞鼓花明玳瑁筵。（兩浙海寧各有會館每歲正月宴集同人）入耳纏綿鄉語熟，登堂几杖典型傳；（館內有三賢祠春秋兩祀以報先德）春明門外柴車路，梓里情牽倍黯然。」（留別同里諸親族）

吳少村中丞昌壽，少負奇氣，踔厲風發，魁頌類武夫。與余居相距不里許，晨夕過從，相與角藝論文，間有不合，必反覆爭辯，時或攘臂大呼，驚動鄰里。遇契合相賞處，又復爲之叫絕。當鴛湖書院課時，每與沈西卿筆山昆季及余釀錢數百文，至酒肆飲噉，杯盤狼藉，必罄盡以爲樂。如是者有年。道光甲辰，余銓金華校官，少村亦成進士，以知縣分發廣東，自是不相見矣。有人自粵中來者，傳其政聲卓然，有吳青天之號。比擢撫河南時，百姓號哭罷市，製萬民傘相送，至千有餘柄，即乞丐亦爲製傘。好官之名滿天下，然余懶於作書，二十餘年不甚通音問。同治丁卯，余以州牧提調松滬釐局，適少村奉廣西巡撫之命，來上海附輪舟赴粵，是日余在寓中，僮僕皆他出，忽聞庖人於門外，若與人斷斷然呼之問故，則曰有一類武官者，衣服弊陋，欲來求見，向索手本名帖，又復無有，但言與官是幾十年前好朋友，而不肯道姓名。余急令延入，其人出曰：「官喚汝。」遂引之從側門入，則少村也。相見大喜。少村謂余曰：「足有風疾，請長揖不拜可乎？」余戲之曰：「豈有令中丞公叩首之禮？」少村笑曰：「呼之入走角門，豈有不行叩首之禮者？」遂彼此大笑。曰：「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訪，帶來三僕，方打疊行李，不令隨行，而忘持拜

帖，乃致此窘。」又笑曰：「卽攜拜帖，而廣西巡撫手本，亦未具也。」遂縱譚良久。余問其在廣東何以得民如此？曰：「無他伎倆，惟實心任事，不要錢耳。」別去之際，相訂年逾六十，卽歸里同作洛社之會。乃抵粵，未半載，遽爾騎箕。國家失此賢臣，朝野惜之。相傳少村歿後，其幕友紹興俞君方家居，正欲午餐，忽捨箸起立，若爲接物者，繼又作拆信之狀，戚然曰：「吳中丞書也。中丞以任所公事殷煩，仍邀我前往襄理，然昔在南方，帆檣甚便，今北路非車馬不可，此非我所習，奈何？」其家人曰：「聞吳中丞歿矣，安得來請？」曰：「中丞今已爲冥官。」家人曰：「何不辭之？」曰：「不能也。」曰：「盍禱於城隍神，請其代辭乎？」曰：「渠官甚尊，非城隍所能企及。然我往須得某廚侍我耳。」是夕，俞君卒。次日，某廚亦無病而亡。越五年，復有余親家錢慎庵一事。

慎庵名德承，浙之山陰人。居心仁恕，律身廉謹，胸中肅然粹然，不設城府。以簿尉起家，歷官州縣，所至有惠政。同治二年，今相國李肅毅伯方撫吳中，以循良薦舉，特旨擢知府。數年開署松江常州蘇州江寧鎮江府事，賢聲噪一時。辛未三月，由鎮江得代來蘇，臥病邸舍。時余自新陽調攝上海，以邑太繁劇，意不欲往。慎庵願以大義相勸，蓋慎庵之季女，乃余長子婦也。五月，余將赴上海任，慎庵以病劇歸里。六月，慎庵卒，七月，兒子至，紹弔喪，還縷述其臨歿情形。余爲之驚歎不已。初，慎庵以疾甚歸，歸後疾日以平，第精神疲乏，未能出戶耳。六月初旬，晨起，謂眷屬曰：「帝命我作總管神，有差官四人來迎赴任，可速具筵款之。」家人聞之，疑信者半。乃設羹飯祀之大門外。大門距內室遠，慎庵室中忽怒曰：「四人皆官，遠來接我，奈何待以野鬼之禮，促向中堂設席以享，乃可。」衆懼從之。祭訖，屈指計曰：「二十日太促，二十二日辰時可矣。」越一日，又言：「山會二縣城隍神爲之餞行，待以上官之禮，辭之不得。」云云。自是十餘日，舉動如常，亦無病狀。至二十二日，向辰，呼諸子，令催合家眷口齊至榻前訣別。諸子惶遽以爲疾作，將呼醫，則韃牀怒曰：「我且死，豈醫者所能活乎？」比家人齊集，舉目周視一過，泊然而逝。與半月前所尅之期，絲毫不爽。於是蘇人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常人亦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今松江常州二府，思其舊德。

皆呈請祠「名宦」焉。先大夫嘗言，閩中同官言可樵司馬朝鑪，臨歿自書一聯云：「始笑生前，徒自苦耳；既知去處，亦復陶然。」以爲去來自如嗚呼！若慎庵之自定死日，可不謂之去來自如耶？

太倉顧伊人，撰吳梅村先生行狀云：康熙辛亥正月旦，先生夢至一公府，主者王侯冠服，降階迎揖，出片紙，非世間文字，不可識。謂先生曰：「此位屬公矣。」十二月朔，復夢數人來迎。先生書期日示之，故豫知時日，竟不爽。王、文簡公、池北偶談，亦載其事。并記有浙僧水月者，能前知先生疾革，挈舟往詢，僧曰：「元旦夢告之矣，何必問？」老僧吳人，相傳先生作閩羅王云。余六世從祖，諱容，永，字直方，先生之壻也。順治甲午舉人，考選知縣，卒年僅二十有九。幼時爲冥官，每夜赴陰府治事，嘗思罪何以杖重於笞，斬重於絞，於是皆以身試之。忽奉上帝命曰：「陳某心存愛人，特予晉秩。」於是金冠象簡，自稱小聖，與岳瀆大神無異。與閩汀黎媿曾甲午同年，嘗謂媿曾曰：「余知四世事，初爲蜀通判子，苦嫡母嚴，商於外母，死乃得歸。再世爲王孫，三世爲京師竹林寺僧，一日放參，有婦女羣過，偶一目之，遂墮落至此。八歲時，從家大人入寺，一見恍然，齋房徑路，皆爲記識。今雖爲宰相子，後世愈下矣。」事載徐季方見聞錄，梅村集中寄懷陳直方有一百口風波大，三生夢寐真；膏梁虛早歲，辛苦得前身」之句，蓋指其事也。又伯祖惺齋公諱觀國，乾隆乙未科進士，歷知江蘇金山、蕭縣、婁縣、甘泉、高郵州，升海門，同知海門之設，學額自公詳請奏定，所蒞之處，均循聲卓著。在海門得疾，自言當作甘泉縣城隍。卒之夕，衙署前百姓均見甘泉縣城隍燈籠，大小數百，充塞街巷，而公奄逝矣。因記少村慎庵爲神事，故並書之。

鐵嶺楊泉樓先生書續，先大夫嘉慶癸亥同年也。先大夫官福建，先生官浙江之青村，場鹽大使，不通聞問者四十年。道光癸卯，先大夫里居，於書肆中，遇先生鬚髮皓然，各不相識。互詢姓名，乃相持大喜。時先生遷雲南，恩安縣知縣，以年老乞休，欲於郡城覓屋暫住。先大夫遂留館之。先生忠厚慈祥，待人和藹，年雖七旬，而意興如少年。余兄弟侍之，每劇譚諧語，至丙夜不肯休。工書善畫，以意創爲簪畫。其法濡紙令稍濕，蘸墨於簪，任意揮灑，雲煙滅沒，有

大小米之概人爭寶之。未幾，先生之第三子簡侯宮贊能格來主浙鄉試，事竣後，遂迎歸京師侍養。次年，宮贊遷甘肅鞏昌道，余亦選金華縣訓導，乃上書先生爲俳言，謂世弟年三十爲巡道，某年三十一而爲訓導，豈非寸有所長耶？先生得之，大笑，復書數百言，皆諧謔語。先大夫見之，亦爲絕倒。先生嘗爲余言，官大嵩時，衙署濱海，一日，忽轅門外人聲嘈嘈然，使往問之，乃漁戶網得一大魚，四足有尾，獨無角耳，重數百觔，衆議市，無可賣，欲殺之熬油。先生命扛之入署，聚眷屬觀之。時夫人方有娠，見魚乃謂之曰：「汝雖非龍，然亦當是神物，何不自慎，而困於豫且？今則性命莫保奈何？」語未已，此魚兩目汪然出涕，漬地斗許。先生心大不忍，亟出十金，畀漁者，而縱此魚於海。魚入海，乍沉乍浮，至中流震雷一聲，風浪大作，遂振盪去，咸疑爲真龍矣。未幾，而簡侯生，官至江蘇布政使。先生之孫名霽者，近又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廣西學政。子孫蒸蒸日上，盛德之報也。

先伯祖洛如公諱癸，曾祖恬齋公長子也。公幼而歧嶷，髫歲能作擘窠書，直隸制府方公觀，承延入署，令書「清慎勤」三大字，今節署堂上所懸九齡童子書之榜是也。顧屢試不第，以武英殿纂修四庫全書，得直隸布政司經歷以終。公之長子，爲枝巖伯，諱明遠，工詩，著有玉照山房集。少時習扶鸞之術，時召古詩人相爲唱和，其是否莫能明也。最後來一仙，與唱酬最久，自承爲狐，會伯祖母張安人下堂而傷其足，疾甚劇，諸醫束手，狐自贊能醫，然需藥資銀若干許之，乃先用敷藥，繼用煎劑，每日二次，以承筐繫于梁上，少頃，藥卽在中，而筐自下矣。煎劑熱可炙手，不知其藥從何處來也。病愈後，取銀而去，又不知需銀將何所用也。枝巖伯每欲與之相見，輒不可久之，乃約於某酒肆中晤面，屆期而往，無所遇而歸。歸後，降壇書曰：「室內第幾座上，長髯之老道士卽我也，君何不相詣耶？」一思之，信然。自是遂絕。此事先大夫在郡中所目擊者。狐自言每月在宮中輪當差使數日，信乎聖天子百靈呵護也。

先大夫又言，福建省城內九仙山有乩壇，主之者亦一狐，作詩文楚楚有致，而大致在以醫術濟人。服其藥者，有驗有不驗。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也。」至總督署中之狐，則據居一樓，稱爲仙樓，可以問卜。李經齋方伯自盡一

案，星使且至，人往叩之，則畫二紅頂於紙上，莫解其故。既總督汪公巡撫王公皆褫職，乃悟道光之季，制府劉公韻珂撤其樓，狐大肆擾，至劉公歸乃已。

海寧查映山先生瑩，以吏科給事中，督貴州學政，科試苗疆，取一土司之子入泮，撤棘後，土司率其子來謁謝。美如冠玉，公有一侍者，貌亦娟好，土司子歸後，此人遽辭公去。疑而訪之，則兩美必合也。公一笑置之。至次年，鄉試揭曉，土司子竟得解元。公謂中丞曰：「此人在上年，我甫取之入學，筆下甚平，何能作此等文？」試傳訊之一，到即款伏，係情浙江湖州某舉人頂替入場所作。中丞大駭，然以罪名重大，頗思消弭之。察公顏色不憚，不敢遽言。擬越日再為周旋。公去後，適有他事須奏，升炮發擢。中丞聞之，疑公以此事上達，已若不陳，懼干譴責，遂連夜繕疏入告。次日，詢公所奏之件，則並不因此也。二公俱大悔恨。疏上得旨照例正法，兩人遂駢首死。事越二十餘年，公久歸道山，有湖州姚孝廉，年二十餘，文名藉甚，會試報罷，後留京，與先大夫同客查小山比部，即公之嗣子也。孝廉為人恂恂篤謹，不妄交遊，獨與先大夫善。一日微疾，握先大夫手曰：「吾將以後事累君矣！」驚詢其故，則歷舉前事。蓋土司子控於地下，孝廉則某舉人之後身，將往對質。先大夫問何以不早為發覺，則曰：「科場舞弊，例應處斬，本無可言。學政摘發弊竇，亦是其職。特以查公有疑其誘侍者一事，心近於私，當有挾嫌之罪。冥官以究竟事本因公，故待查公數盡之後，始行提訊。若公誠無此心，則土司子亦不能再有異說。第某不幸，前世因之橫死，今世又因之夭死耳。」語訖痛哭，次日遂卒。此事比部本不知之，既詢公隨往貴州之老僕，則信有此事。而內中曲折不能如孝廉所述之詳。噫！孝廉既予之轉生矣，何必又令之再死乎！且前世以孝廉罹禍，今世何為又予以孝廉，徒使姚氏門中，寡妻弱子，煢煢無告，此則天理之不可解者也。孝廉名某，字某某，先大夫曾舉之，則余忘之矣。

長洲徐少鶴侍郎頌，嘉慶乙丑榜眼，姑丈季雅先生之兄也。侍郎博學工古文，為姚姬傳先生入室弟子，曾侍上書房，宣宗登極，以師傅恩，隆隆驟遷，方且大用。乃於督安徽學政任內，以活疾遽卒。天子眷念舊學，飾終之典，極為

儼焉當公初病時，即若有所見，作紀夢詩十餘首，竊冥恍惚，多不可解。臨終，自言前世爲福建林公子，客茲以公子事牽累至此。然所爲何事，卒未明言也。季雅姑丈，有文述病中見冥王事甚詳。余粗記其梗概如此。嗟乎！姚與徐皆以前生事，天其年，然一則僅登賢書，一則官至通顯，乃各追其前事而死，天欲殺之，則如勿生，何必多此一舉，然亦可令人警懼。今世勿作累來世之事，可也。或曰：「世人第顧目前，後日之累且勿顧，况來世之累乎？悲夫！」

科場中，世每豔稱鬼神事，以彰果報。余自道光戊子科起，至咸豐乙卯科止，其鄉試十五次，前後居矮屋中，計一百三十五日，可謂久矣。然鬼神之變幻，不特目未之見，卽耳亦未之聞。惟外舅聞藍樵先生言嘉慶丁卯科鄉試，頭場三藝，脫囊已三鼓矣。內逼如廁，比還，見燭臥於卷面，已橫藝寸許，不特卷不焦灼，并油亦不溢出。驚爲奇異。是科遂中式，容是鬼神之力。至咸豐辛亥科鄉試，同官陳星垞，二子丙會誦會，兄弟同掇高魁，其文皆取法尤王，於是都中盛傳星垞於元旦夢文昌神告以今年闈藝，宜學西堂農山，因此得雋。祁春圃相國，以問賈荆山方伯，緣星垞次子右會館於其家也。右會馳書歸詢，其父星垞持以告余，并笑曰：「君今爲文昌矣。」蓋上一年，都門寄來擬題若干，內有「可使有勇」二句。丙會謂余此文自王農山後，無人能繼作者。余因取少時所作是題文示之。丙會嘆爲驚才絕艷，傾倒萬狀。余謂是餒釘之學，壯夫不爲。丙會乞其文去，呈之星垞，星垞謂此調不彈已久，鄉試可以必薦，而不能保其必售。初學偶學之亦無不可。於是丙會弟兄皆學爲之。而時時請業於余，余初尙爲改削，久而益厭，不復過問。比入試，而題係「必也射乎」三句，適可用尤王腔調。弟兄遂皆中式，並無所爲文昌示夢也。因知科場內所傳鬼神之事者，大率類此。

丙會兄弟，既同捷，於是浙省人士，競揣摩聲調之學，書肆遂取農山西堂二公文稿重雕之，爲尤王合刻，風行一時。都中論文者，以爲敗壞風氣。龍編修元禧尤惡之。壬子會試，龍適與分校之役，搜得一文，情濃，豔之，卷示人曰：「此必陳氏兄弟也。」亟橫抹而黜之。丙會願爲清微淡遠之作，又得中式。比填榜，龍見陳丙會名，大駭，取其卷讀之。

復大驚。丙曾字子雁，誦曾字子清，右曾字子銘，同母兄弟，皆少年高第。談者有三珠樹之目。

張壁田軍門玉良，起於行伍，目不識丁。余初於蘭谿軍次見之，適有急牒至，軍門拆閱，點首攢眉者良久，乃舉付從兵，令送文案處。余詢牒中何事，笑而不答，以爲祕不肯宣也。越日，又見持一札，顛倒觀之，大惑不解。既乃知其本不知書，特爲此以掩飾人之耳目。嘗與程印鶴太守換帖，三代中有名「蚤」者，願以爲怪。繼復見其一帖，則是「早」字矣。因詢其文案某君，答曰：「渠不能指定一字，第隨其口語而書之，是以如此。」同時有吳總戎再升者，眇一目，每戰必先登，賊畏之，呼爲吳瞎子。嘗延僧追薦先人，僧請三代諱氏，張目不能答，急召文案委員，令撰一好名字與之，聞者捧腹。此與侯景之托王偉撰七廟諱者何異？善乎國初之馬惟興也。惟興以孫可望將來，降官至禮建總兵。順治之季，嘗賜諸將三代封典，惟興久之不上。撫臣問之，愀然曰：「某少時爲寇虜，相從作賊，今幸際會風雲，實不知父何名，母何氏，若私撰之，不惟欺君，亦自誣其先人矣。願公以此語上聞，但恩榮及身而已。」一時皆是其言。惜無人以是說告之軍門及吳總戎也。

歸安凌厚堂，道光辛卯舉人，大挑撰授金華教諭，與余同官。性怪僻，敢爲大言。初到官，卽於明倫堂自署一聯云：「金廣萬千衷，孔子曰：孟子曰：華袞百廿作，帝者師，王者師。」見者無不吐舌。論學直宗孔孟，於宋儒一概抹煞，而尤惡朱子，極口肆罵。至謂：「朱子之父名松，與秦檜之檜字同班輩，而朱子之名，則與檜子秦燾無異。」語極狂悖。課人讀四子書，止誦白文，凡朱註盡刪之。嘗在金華府署中，與其同鄉孫柳君孝廉譚及考亭孫稍右之，遂欲加以白刃，以是人莫敢在其前稱紫陽氏者。議論縱橫，自謂是奎宿降生。俯視一切，於天下人無不鄙薄，願獨與先大夫善，執子姓禮惟謹。又有閩人林拔臬先生，年七十餘，亦與之往來。會有人延之小飲，座客互論金華人物，凌拍案曰：「郡城中只有一個半人，其餘皆畜類耳。一人爲先大夫，半人指林君。」座客驚，稍稍引去。凌傲然自得，工古文，善奇門，醫卜星相，無所不能。著有德輿子外集數十萬言。僂於古作家，而於醫尤自負。先大夫年七十五，猝中風疾，

以爲不救矣，藥之數劑，而愈。縣署有幕友延之視疾，按其脈曰：「無妨！」顧指一友曰：「君顏色甚晦，當有病。」遂診之，曰：「疾不可爲也，百日内當疽發背死。」其人固康強無恙也，至期果以疽歿。於是人爭神之。然內子聞淑人疾，醫之竟死，凌自恨無效，亦發病者累月。其相人也，一望即能決其貴賤壽夭。何宮保桂清，辛卯同年也，撫浙時，凌以教職考驗，一見憤然，握手曰：「君昔相我，當封疆，今封疆矣，請再視我，異日何若？」對曰：「昔觀公相甚善，今所留下部，甚惡矣，於法當斬首。」何大怒，揮之出。越六年，何果以失守罪伏法。此外相雖間有不中者，然後來應驗者居多。嘗謂先大夫曰：「大劫將臨浙江，無一片乾淨土，吾所相人多橫死者，獨公祖孫父子相皆善，不遭此劫，當是公厚德所致。」又嘗昌言年屆庚申，京城有急兵入，而杭州亦破，數俱前定，莫可挽回。至己未歲，遂棄官歸。時余爲富陽教諭，舟過城下，不入，貽書先大夫決別，語甚慘，而猶以子孫無害之說慰先大夫焉。次年，庚申，夷人果入京師，而杭城於二月間爲粵匪所陷，皆如其言。自是余奔走兵間，無從得其消息。至乙丑歲，在盛澤遇其鄉人，問之，乃知其歸後居晨舍鎮，杜門不出。湖州陷之月，自卜賊匪當於某日到鎮，若過已時，則無害。屆日，開門延友，飲酒以待。至已時，賊果至，執之以歸。僞王聞其名，將以爲軍師，大罵不肯，命之跪，不肯，有賊帥爲之緩頰曰：「一揖卽縱汝出矣！」亦不肯。僞王怒，揮去殺之，延頸受刃，顏色不變而死。噫，厚堂亦可謂非常人矣！

厚堂最喜言區田法，謂成湯七年之旱，賴伊尹以此治田，故民不飢死。繪圖著書，逢人必勸。顧無一人信之者，每深歎恨。又自詡奇門遁法，謂可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爇云云。一日，方圍爐環坐，厚堂又掀髯譚火遁。余戲舉鐵箸夾炭火燒其鬚，厚堂驚起走，衆容大笑。然相蔡二風有水厄，當授以水遁法，而二風果以殉難，投井死。

蕭山蔡二風召南，道光戊戌年進士，雲南卽用知縣，改就教職，銓杭州府教授。丁憂服闋，再選金華府教授。爲人忠厚長者，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遇諸譴際，時出一語，令人解頤，性慎密，意所不合，亦不宣於言。余嘗與商一事，不答，再問再不答。余性下，遂罵之，亦笑而不答也。與余交逾十年，情好甚摯。余時綜理局事，從未以一事相干，終年

閉門認徒而已。凌厚堂毀朱子，二風與倪少尉時帆共非之。余謂此厚堂代二君報怨耳。兩人驚問故，余曰：「君等不讀『居蔡』及『反其旄倪』之註乎？」衆爲哄堂。二風第曰：「君是陳人，故述陳言。」時府試，責金華湯溪兩縣備旂鼓。二明府不允，謂無向例。余諧之曰：「此真所謂金湯鞏固，旂鼓相當矣。」衆方粲然。二風忽正色謂湯溪沈明府曰：「湯邑之應辦鼓，見於經書，何可推諉？」沈請其說，則徐曰：「君不讀衛風『擊鼓其鏜』耶？」衆亦哄堂。辛酉正月，余以辦理糧臺，寄眷口於金華。二風來賀歲，譚次忽感然謂余曰：「內子最信佛，膜拜誦經者數十年矣。今年元夕，忽夢觀音大士告之曰：『大劫已至，上帝以爾家世代良善，一人不在劫中。』內子醒而甚喜，我獨至今悵悵。因長歎曰：『若祇我家不罹劫，則衆人之遭劫者多矣。』即幸而生全，有何意味？」其居心忠厚如此。四月，賊至城破，二風投井殉難，二子亦相繼死，獨遺一孫在，乃恍然大士所告以一人不在劫者，謂祇剩此一人也。壬申之夏，其孫入泮矣，來上海暑謁余，追念舊事，爲之愴然。

粵匪之難，浙江之官紳殉義者最多，余之所不相識者，無從論定。相識中，則當爲李地山明府首屈一指。地山名福謙，湖北之監利人。咸豐戊午，來攝金華縣事，會粵匪石達開由處州攻陷永康武義，逕逼金華，一時佐貳諸君多托故引去，官舍一空。城中現任地方官，只太守及明府二人耳。士民奔走，不可禁止，雖復力事城守，然風聲鶴唳，一夕數驚。賊苟乘銳來攻，實無抵禦之法。余見人心搖動，有不終日之勢，慷慨謂明府曰：「以金華之大，若無一二死節之官，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哉？」明府持其衣帶問所費藥示余曰：「子無慮，我必死之。」因與謀所以死之處。余曰：「聞古人有止水之說，今大橋下水清而深，當可爲葬身之地。」明府曰：「不然，投水而或爲人所援救，或被賊所鉤獲，求死不死，反受玷辱，不如仰藥自盡之有把握。」遂指永福寺內之塔曰：「我死必於更上一層，所謂置身百尺也。」余笑曰：「君可謂得死所矣。」比賊退，明府調攝仁和縣事，余送其行曰：「腰間藥可棄之矣。」明府曰：「不然，今賊雖竄去，並非敗賊，安見其不再來？我仍當戒備耳。」庚申二月，賊破杭州，明府時在局中，聞賊

已陷城，乃步出局門，謂同行某公曰：「子當何如？」曰：「有老母在。」明府曰：「然，各行其志可也。」遂登吳山之麓，坐城隍神位前，吞藥而死。所謂置身百尺之上，竟踐其言。廟中道士取民家所寄棺盛之。比城復，改殮已半月餘矣。面色尚如平生。嗚呼！慷慨赴死，從容就義，明府二者殆兼之矣。同時殉難，爲余所識者，有太倉、葛小鐵、主簿、家達、江漲、分司、無錫、倪時帆、景炊，皆會宦金華者也。

吾鄉中殉賊難者，秀水、沈燭、門馬、少坡、二廣、文嘉、與則、江夢、花明、經，皆余之舊友也。族中則叔祖、笠漁、公希、敬、道光、未進、士官、直隸、深州、知州、賊、至、坐堂、皇、罵、賊、死、最、烈、堂、叔、介、卿、公、錫、熙、道、光、元、年、三、品、蔭、生、官、湖、北、荆、州、府、同、知、護、理、糧、道、殉、於、武、昌、城、中、骸、骨、均、無、從、收、堂、弟、文、齋、廣、文、其、炳、合、門、死、之、堂、姪、德、宣、官、江、西、縣、尉、則、以、戰、死、皆、得、旨、優、卹。此外宗族男女輩，抗節死者甚多，見於琴齋、兄、所、著、文、齋、傳、中，要皆舍生取義者也。近有大力者，其父兄實病歿，乃捏爲被戕，朦請賜卹，招搖市上，鄉人藉藉唾罵。朝廷表忠之典，爲之不光。吁！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何面目入昭忠祠也。

亂仙多係鬼狐假托，昔人論之詳矣；然世人仍多信之。以余所聞，則無錫、唐雅、亭、明、府、受、禍、最、酷。雅亭以縣尉起家，累擢至浙之慈溪，令爲人有幹材，能飲酒度曲，上官俱喜之。而顧極信扶鸞，每事必咨而後行。在慈溪任時，亂仙忽告以大禍，且至，宜亟去官。雅亭遠引疾，上官留之不可。未半載，濱海鄉民入城滋事，後任官竟至罷斥。於是益神之。又詢以下居之所，亂言天下且有事，惟金華、府、之、武、義、縣、最、吉。遂徙往居之。置田營宅，極園亭之勝，飲酒按歌，望者疑爲神仙中人。咸豐戊午二月，賊至處州，叩之曰：「無礙。」既破永康，又叩之曰：「必無礙。」且云：「遷避則不免。」遂堅坐不出。比賊至，全家被擄。雅亭爲賊拷掠死，甚慘。賊退後，余偕李、太守、赴、縣、城、辦、撫、卹，至其家，斷壁頽垣，焦原荒土，屍骸狼藉，爲之一歎。噫！此殆夙冤，又異乎鬼狐之假托矣。

矜淹雅者，喜旁搜博覽，而於目前所讀之書，每多忽略。如袁簡齋、太史、所、記、與、諸、翰、林、論、孟、子、有、韻、之、文，自「師

行糧食，「至」飲食若流，以下皆不能記憶。或且杜撰二語，以足之。衆疑其不類，繙孟子書觀之，乃大噱。乾隆時博學鴻詞，不知「增廣生員」四字，出在論語注中，皆可笑之甚者。先大父在太平府時，嘗閱黃山谷尺牘中，有「損蕙薌其」語，忘「薌其」爲何物？時江右汪巽泉尙書，方督學政，大父舉以問之，尙書謝不知。適陳遠嬰太守雲亦至，尙書告以先大父所問，太守譁曰：「陳君最好以僻典難人，四庫書汗牛充棟，安得盡能記憶？」遂不研究，歸以語余輩。時三弟昕年十二，方讀禮記，卒然應曰：「黍曰薌，合，梁曰薌，曲禮語也。」大父翼日謂太守曰：「禮記誠僻書也。」相對軒渠。尙書聞之，笑曰：「兩榜眼可謂眼大如箕矣。」蓋汪陳皆以第二人及第者也。同治癸亥，史士良觀察，上左爵帥書論事，帥批其牘尾有曰：「該道喜用失事之人，良以使功不如使過耳。抑思古人棄婦，妻非之喻乎？」觀察不知四字出處，詢余及汪時甫太守，皆不知。徧繙類書，不能得。時章采南殿撰，以憂歸，舉問之，亦不能答。以爲真僻書矣。嗣余至上海，偶言之，大兒德濬適閱裴松之三國志，註諸葛武侯與張藩書曰：「棄婦不過門，妻非不入園。」則此書亦未爲僻也。惟鄉前輩言乾隆朝開大科，徵書至學，學官遣門斗持文傳與薦者，門斗問諸君曰：「公等咸稱博洽，亦知我門斗二字，於何時昉？取何義名？」皆墜莫對。比至都訪之同徵者，亦均無以對。迄今百有餘年矣，計必有博學者能知之。

徐少鶴侍郎，少負博洽名，作文喜用僻書難字。嘉慶甲子，舉於鄉，題爲「謹權量」四句。文內所用之字，讀者多結舌不能下。相傳是科內監試張古謫太守，於第二場夢神謂之曰：「此卷所用者，乃爾雅注疏，君其記之。」既醒自笑，以爲監試官向不閱卷，何有斯夢？次日方送薦卷入，忽聞二主考相語曰：「卷中出此所用，乃是山海經，對比則杜撰矣。當黜之。」太守聞之，忽悟，乃前白曰：「恐是爾雅註疏。」因述夢中所聲繙雅閱之信，遂中式。余曾以此事詢之其弟季雅，姑丈而符，亦奇矣哉。

博雅宏通之彥，余六十年來僅見三人：一閩縣陳恭甫太史，壽祺於書無所不覽，著作等身。余在福建時，尙幼，僅

一拜見不能有所叩發。第聞金匱孫文靖公侯官林文忠公欽佩之不已。二公則余知其學問之淵懿也。一金籍戴簡格公致元，余道光壬辰，應京兆試，公時爲刑部尚書，以年家子上謁。公謙抑殊甚，有「有若無，實若虛」之氣象。余特搜僻典數則叩之，公則曰：「年老記憶不真，似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內，其前則某語，其後則某語。」試繙之，則百不爽一。蓋公固十行俱下，過目不忘者也。余嘗問公：「天下書應俱讀盡矣。」公曰：「古今書籍浩如淵海，人生歲月幾何，安能讀得遍。惟天下總此義理，古人今人說來說去，不過是此等話頭。當世以爲獨得之奇者，大率俱前人之唾餘耳。」公於刑部例案最熟，無一事可以欺之。老胥猾吏見之束手，故終身歷官不出刑部。一爲會稽屠筱園先生湘之，先生與余同官者三年，內行敦篤，善氣迎人，念四史十三經諸子百家，探口而出，問之不能窮。嘗爲袁簡齋先生駢體文注釋一典，必窮其源，不肯舉眼前所有者以塞責。余嘗借其本觀之，所引之典，多出余所知之外者。余謂先生恐簡翁當日撰文時，亦祇就目前之典用之，未必若是之探天根躡月窟，誠恐先生所引之典，並簡翁當日亦未必知之。先生曰：「固然。然注書之法，不能不如此。」余曰：「若天下後世皆欲如先生之釋書，則所釋亦僅矣。」先生貧甚，此書未及刊刻而歿。庚辛之亂，底本不知存亡矣。先大夫嘗言南昌彭文勤相國，乾隆時最稱爲博學，相國爲考官，純皇帝以「燈右觀書」命題，相國愕然不知出處，大慚愧。比覆命，陳奏以學問淺薄，不審詩題之所出，敢昧死以請。上微哂曰：「朕是夜偶在燈右觀書，卽事命題耳。」公叩首趨出。上顧侍臣大笑曰：「今日難倒彭元瑞矣。」

同治丙寅十二月，上海縣漕河涇趙姓，有古樹數百年物也，析爲薪，樹枝中生大菌，具人形者三，一破於斧，一爲析薪人竊去，僅存一，高尺許，眉目耳鼻，如寺中彌陀像。丁卯二月，莫家塘古墓，有烏柏樹一株，大十餘圍，枯死久矣。里人伐之，穴中得紅芝一枝，三歧，上有佛像，皆跌坐。時余提調松滬釐局，曾親見之。

秦景容先生，諱裕伯，大名人，元至正進士官至奉議大夫行臺侍御史，延平府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會世亂，避居

上海題橋見志，世目爲俗伯題橋。張士誠據姑蘇，招之，拒不往。明太祖卽位，命中書省檄起之，先生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出而拜命，是不孝也。不忠不孝之人，又焉用之？」固辭不起。居邑之東鄉長壽寺里，歿卽葬於其地。太祖敕封爲上海縣城隍神，丕著靈爽。順治十年秋，海寇犯縣治，總兵官王燦督戰辱師，民聚而詬之。王怒，訴之周巡撫，誣民通賊。周惑其說，將俟雞鳴屠之。是夕神降官廨，儼立階下。周心動而止。至夜半，仍欲屠之，又見神直視，搔首者數四，懼而輟其事。事載邑人曹給諫一士所撰頌序。民感神再生之惠，二百年來，香火極盛。同治丁卯，余攝令南匯，邑境開港鎮，爲先生子姓聚族所居之處。曾以先生題橋事爲賦試諸生。辛未，調攝上海，會先生裔孫彥華中翰，暨其族中生監十餘人，呈請爲先生墓禁樵采。余以先生生爲義士，歿作明神，而邱壟摧殘，侵佔不治，是有司之責也。因首捐俸錢二百緡爲倡，囑諸紳士量鼓分操，共得錢三千餘緡，爲贖回墓地十畝，並建祠堂於墓側，俾其後世人守之。壬申之秋，余謝事時，工甫及半，至冬間，彥華中翰來告蕙事，並云於先生墓道前掘出石匣一具，鐵條鋼之，不敢啓視，仍埋舊處。余謂此必當年所刻墓志也，惜不開之，俾銘幽之文，一顯於世，而再埋之也。中翰云：「當獲石匣時，曾篋之以善，有文明之象，其爲墓志無疑矣。」

南匯海濱廣斥，鄉民圍圩作田，收穫頗豐。以近海故，螻蟻極多，時出齧稼。國語所謂「稻蟹不遺」也。其居民每畜鴨，以食螻蟻，鴨旣肥，而稻不害，誠兩得其術也。此事余在南匯稔知之。比宰青浦，則去海較遠，湖中雖有螻蟻，漁人捕以入市，恆慮其少，而鴨畜於湖，千百成羣，闌入稻田，往往肆食一空。於是各鄉民來縣，具呈請禁畜鴨。時攝南匯令某君，方以畜鴨食螻蟻爲保稼善策，稟請通行各處。巡撫丁公抄稟行知下縣，余閱之不禁失笑。因以青浦請禁之件申覆，公見之亦一笑而止。蓋物土之宜，固不可一概論之。古人迎貓祭虎，今日虎詎可迎耶？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此真孟子通達世故語也。余嘗見慷慨之士，揮斥千金，毫不吝惜於一二金出納，或不免斷斷者，事過之後，在己未嘗不失笑也。五茸葉桐山，爲河間通判，治餉宣府，當更代，

日積資餘三千金，桐山悉置不問。主者遣一吏持至中途，以成例請。桐山曰：「不受羨，即吾例也。」命歸之。晚居春申故里，餽粥不繼。一日，梅雨中，童子張網失一大魚，桐山爲呀歎。其妻聞之曰：「三千金卻之一魚，能值幾何？」桐山亦撫掌大笑。雖然，居今之世，桐山可不謂賢乎？

嘉興馬澹于明經，汾嗜學工詩，嘗謂余曰：「詩人境地，亦各就其造詣爲之；才力大者，如清廟明堂，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小者則如竹籬茅舍，布置幽雅，亦自可人。吾才不高，只可小以成小而已，萬不可貪多務得。嘗之蘆簾竹屋中，忽陳黃鐘大呂一器，美則美矣，其如不稱何？」先生累躡鄉試，道光辛巳，會開恩榜，時室中窘甚，妻苦勸其不往，先生不可，典質簪珥而行。出闈，意得甚。日盼捷音，放榜日，佇立門首，會同里沈蓮溪觀察中式，報錄者誤入其家，鄰人咸從之入，衆口稱賀。先生大喜，登樓易衣冠，命其妻爲之着靴。顧而矜之曰：「何如？」語未畢，樓下忽呼曰：「誤矣！中舉者乃沈家也。」一哄而散。先生靴猶未着竟，其妻仰而謂之曰：「如何？」聞者無不捧腹。先生歿後數年，乃選景寧訓導。

四川余紫松軍門步雲，嘉慶初年以鄉勇從軍，剿白蓮教匪，力敵百夫，所向無前。由偏裨擢至大帥，加太子少保銜，圖形紫光閣，征伐之事無役不從，威名亞於揚侯。道光二十年，西夷事起，定海失陷，軍門由福建調督寧波。年已暮矣，兼之兵將不習，駐守招寶山者二年，和戰之議未決，而蛟門不守，軍門伏失律之誅。雖罪有應得，而其情則可原焉。軍門與家梅亭方伯在川楚軍營共事日久，其初來寧波也，致書方伯道契闊，並及議和事。方伯囑余代爲作答，時余年少氣盛，一揮而就，書達，侯官林文忠公見之，矜賞甚至，因之頗得聲譽。迄今三十餘年，不幸所料之事，多有中者。辛酉，金華失守，余詩文藁均付劫灰，駢體文二卷，亦歸烏有。此書乃門生姜梅生編修所錄存者。甲子年，壽以還，余茲附存之。一執別三巴，歲星八易，鱗羽並曠，烏兔爭馳，瞻望旌麾，時形轆轤。近聞移北門之鑰，視東浙之師，望重寰中，威行海上，想聖人洪福，元老壯猷，揚烈武於簡青，擒蘇文於鵬綠，翹足可待，屈指以期。頌展芝幟，式慰蕭

念。承示大軍雲集，小醜勢窮，夷目乞降，廷臣議撫，凱旋不日，師撤有期。既循覽之再三，輒有疑於萬一。不揣冒昧，敬獻芻蕘。夫用兵固仁人所不忍言，而禦侮亦王者有不容已。恩不深，不能懷遠人之志；威不立，不足攝狡寇之心。故六月行師，宣王薄伐，三苗逆命，虞帝徂征，沿及漢唐之朝，率有戎羌之役。古來合主，豈好窮兵？良以蠻夷之情性，感德少而畏威多，是以中國之聲靈，武備修斯文教洽。今者逆夷事勢，居然猖獗，機謀明目，曰「通商」，陰圖襲邑。其遊奕四處，卽肆楚之狡謀；其盤踞一隅，卽以防之故智。兵實怯於來戰，故純以礮火作虛聲；情究畏我久持，故疊致書函爲疑陣。揆厥伎倆，已見端倪。倘復信其詭詞，必至墮其奸計。未堅心服，益長天驕。生四夷輕漢之心，恃中國和戎之議，損威失體，貽患將來。糜餉勞師，後憂方大。就此一節，慮有三端：從來大信不齊，況在夷德無厭，倘或陰圖深入，故爲陽乞緩師，使臣方持玉節而臨，贊普已鑄金枷以待。我將釋甲寇且張，弧事起蒼皇，禍成黑子。雖依漢與依天，同誓不少恭命之詞；而受降與受敵，無殊終恐劫盟之變。此其可慮者一也。人面獸心，非情可喻；蠅營狗苟，惟利是圖。縱令此日尙可羈縻，難保異時不生反覆。豈尋白馬，諧責黃龍，掩答貢明，朝市不妨夕掠。元昊通宋，賤貨可索；貴酬喜則連艘而爲商，怒則分牒而入盜。此其可慮者二也。揆其入犯之由，實係禁煙而起，驟通貿易，難立章程。卽嚴命之重申，恐難遵乎令甲，紛紜估舶，乘鯨浪而明來；雜沓漁舸，駕鸞帆而暗引。截之則彼時仍慮與我，縱之則前詔豈非反汗？始猶私漏，繼且公行。機失一朝，毒流四海。此其可慮者三也。我國家金虎開圖，銀臺拓地，德威所被，寰宇胥臣。閣下專閫大員，中朝宿將，假狄天使，平南之節，肅馬伏波下瀾之軍，草木亦識威名，婦孺皆知姓氏。掃清孽特，無待龜轡。况以邇者情形，尤見勝謀在我，狐跳梁而尙短，鼠門穴以將疲。何必故作趨趨，重煩擬議？請上防邊之策，歷排築室之謀。追原定海之亡，實以重洋之限，鞭長莫及，湯沃無從。故遂鷓鴣，得成鳩占。然敗之於崇明，挫之於廈門，殲之於姚江，卻之於乍浦，突豕失勢，鋌鹿已窮。迄今餽運時增，師徒日集，諒軍食則彼寡而我多，計兵力則彼薄而我厚。論氣勢則彼驕而我忿，怒度量則彼損而我繕。完機若建瓴，專同沃雪，先眺奚慮，必克焉誣。擒且勝。

於渡瀟，功更逾於橫海。犬羊入荏，只用篋笞；魚鱉無橋，何須靴踢？不疑何？惟麟乃成，固將卻四座以勿噴，決兩言而不再。某受恩最重，衰病不支，際此空憊，未能展效，莫上匡時之策，徒深愛國之心。所望閣下刻玉燕山，銘金麟海，葱珩赤鳥，齊方叔之元勛；鼉鬯青圭，祝召公之萬壽。在公固多偉績，於某亦有榮施，事業千秋，起居萬福，謹承勳靜，無任主臣！

余署青浦縣時，江北委員來言揚州仙女廟鎮烈女事，心異之，而未悉其詳也。壬申冬，在蘇州，晤前江都令寧波胡竹亭刺史璋，詢之，竹亭曰：「此吾後任事，故女之姓氏，不能記憶。然其事固彰彰矣。先是鎮民某，聘烈女，未娶而卒。烈女聞信，卽矢靡他。父母屢勸不從，遂如其意，俾過門守節。某家業染固素封也。烈女入門後，恪守姆訓，家無閒言。某之姪女，年長未嫁，與染工王姓者通，頗爲烈女覺。時時規之，女患之，與王謀並遁，以緘其口。而烈女冷面寒鐵，不可以游詞入，則意必強而後可也。一日者，乘間令王先匿於房，俟其就臥，犯之，大呼不從，王不能強。女入助，拒益力，遂以彼掩殺之，而以斃死計其家。然血痕未滅也。父母控之官，官爲杭州某君，初驗時，心頗疑之，而未敢決。比回署，輒轉問其子受重賂，說某竟以病死擬定案，人咸冤之。越數日，江寧省城隍廟卜者，夢城隍神升座，有江都縣女鬼號訴，擊冤，神大怒，簽差提人。俄頃，囚至，則赫然江都令也。卜者驚醒，次日舉以告人，人莫之信。未幾，江都縣報病故之文至，於是喧傳省中。後任官，復提全案研鞫，事遂白。女與王並擬斬決，而烈女請旌焉。某君與余有年誼，人亦恂恂長者，爲惡子所誤，遂隕其生，惜哉！」竹亭又言某卒未幾，其子亦暴疾死，想地下無漏網也。惟卜者云：夢中詢神姓名，則曰是宋丞相文天祥。

鬼神報應之說，儒者所不道。然確有其事，足爲世人鑒戒者。先大夫官福建時，有李某者，江蘇常州人也。以巡檢需次，充督轅巡捕官。其人有幹才，白晳鬚眉，甚美，總督阿公林保深愛之。會有相士自都中來，會識阿公於微時者也。阿公館之外，而令李某於同官處，爲之推轂。未兩月，獲千金。相士深感之，將別去，李餞之，謂曰：「君此行得多

金，緊誰之力？」相士謝曰：「公之賜也。」曰：「僕有一事奉煩可乎？」曰：「何不可之有？」曰：「君將行，總督必問君歷觀省中各官員，何人最貴？君第曰無逾於李巡捕者，則拜德多矣。」相士許諾。比行，阿公果如所問，對曰：「歷觀巡撫以下，狀貌應富貴固多，然無逾於李某，將來功名不下於公。」遂別去。阿公自是待之加厚。李亦深自嚙。一日，召入署，謂之曰：「我欲拔擢汝，而汝之官太卑，今方開事例，我資汝二千金，汝可捐通判，赴選後，我再爲設法。」李從之，捐通判，入都候銓。阿公指名奏調，即奉旨發往福建，委用。到省後，人皆知爲總督所屬意者，其門如市。李亦呼吸風雷，頓改故態矣。未幾，以獲盜功，保升同知。又未幾，阿公遷去，頗行密摺保薦，得旨以知府記名。旋署泉州府知府。時先大夫攝兩湖場鹽大使，正其所屬。新歲到府賀正，本舊識也。一則飛上枝頭變鳳凰矣。然相待亦尙款洽。越日，省中有候補通判譚山俞君益者，以公專至，與先大夫亦舊識，遂同寓一店中。店固距府署不遠也。俞往謁李，李訂翌日晚筵，並云亦須延先大夫。次日，聞升炮聲，以爲太守且來答拜，俞亟衣冠以待。而久不至，遣人探之，則云太守出門遇鬼，回署不復出矣。明日，仍不出。又明日，俞往視之，李延入臥內，曰：「正欲迎君，來甚善，當以後事相託。」俞詢其故，曰：「前日方出門，忽見數人攔輿擊我，我呼隸執之，不見，乃知爲鬼。入夜即病，夢冥王提往質訊。緣有人控我十款，我俱不承。冥王甚怒，昨夜復訊，杖鐵棒百，痛甚，姑承一款。」因啓衾，示俞兩股，皆作青黑色。遂令僕開箱，取錦軸畫展之，乃二美女。俞驚問何人，曰：「不肖事，何必言。」遽取火燒之，歎曰：「所承卽此案也。」俞不忍留，再三安慰而出。出與先大夫言之，共相歎詫。越日，天甫明，李遣人邀俞，並先大夫一見，即執手流涕，曰：「死矣！昨夜冥王尤怒，拷訊極酷，最後竟炮烙我，我不任受，已盡承矣。今日不能過日中，所以亟請二君至者，林下尙有三千金，奉懇持作扶柩及歸柩之用。他無所囑。」歎曰：「我命本合作知府，因急於求進，機械變詐，造成惡業，致天年君等不信，數日後當有簡放泉州府之部文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切勸諸君，居易俟命，以我爲前車之鑒也可。」言訖，遂隕。李本魁梧潔白，比殮時，縮短如童子，通體顏色焦黑，如椽炭。知炮烙之加，定非虛語。死之日，部文到省，

奉旨以李某補授泉州府知府

福州薩虎山者，翰林薩龍光之兄也。薩氏爲福州巨姓，世業鱣。虎山舉孝廉，大挑得知縣，因總鱣網，遂不赴補。虎山人極平正，慷慨喜結納，各官多與之交好。一日，衙參將散之際，聞有人言其死者，先大夫遂與同官數人往探其喪。至門寂若無事，姑入焉，而虎山儼然出，衆愕然。虎山笑曰：「諸公以某爲死耶？衆不能答，乃曰：『死誠死矣，生暫生耳。』」因言昨午坐而假寐，忽見一吏持票拘之，遂隨之行。至邑城隍廟，始悟非人間。見一吏似相識，而忘其姓名，詢之故，曰：「少待自知之。」俄頃，神升座，隸引之入，神謂曰：「有一事，須君對質，某年月日送一私販到龍溪縣杖斃，尙憶之否？」言未既，則鹽販跪階下呼冤索命。我對曰：「彼時某在鹽公所，鹽快緝一私販至，某呈送到縣，事實有之。然並無囑令杖斃之事。夫鹽快緝私販例也，公所呈送私販到官，亦例也。其是否應杖斃，當問彼時之官，不當問此時之某。」神曰：「固知君無罪，但冥間之律，必須兩造相質，無異詞，乃能完案。前因君壽數未盡，故遲之到。今君數已盡，是以傳來一質。案已結，君可休矣。」迴視私販者，已不見。我乃知已死。遂前懇曰：「某有二事未完，一則友人托孤於某，已撫養長大，須爲之舉劬。一某薄有資產，人欠某債者，券盈匣，然其中有能償者，有不能償者。惟某知之，若不爲別白，將來子孫一概索之，則貧窮者受苦矣。願乞二日期，了此二事。」神鑒我心，准予給假，飭吏送還。至夜半而蘇。今日遣人追友人子來，爲之完婚，并檢券之不能償者，召而還之。二事已了，明日復死矣。」衆問：「君死後當何如？」曰：「我已問之吏矣，爲人若無罪業，則生爲何等人，死卽何等鬼，與陽世無異。」曰：「若不轉生乎？」曰：「我亦問之吏矣，今世爲何等人，則來世亦爲何等人。若作善則來世勝於今世矣。若作不善，則來世遜於今世矣。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此理絲毫不爽，敬告諸公，其各勉之。」握手鄭重而別。次日果卒。先大夫嘗謂少年氣盛，每持玩臆論，不信鬼神報應之事，及目擊李薩二君死時狀，乃知陰陽確有此理。從此歷典州縣，守分安命，不敢妄爲一事，妄起一念，臨上質旁，在在若帝天昭格矣。此二事，余幼時隨侍衙齋，熟

聞庭訓，既以自警，亦每舉以戒人。

先大父嘗訓余兄弟曰：「居家儉則居官廉，吾歷官數十年，見奢者未嘗不以貪敗。」白小山尙書，採此語入公慕志中。余歷官亦三十年矣，每見儉樸者子弟，類能自立，奢汰者子孫，無不貧窮。所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也。明上海人喬純所先生懋敬，官廣西布政使，居官廉儉，雖歷藩臬，仍布衣蔬食。常曰：「士大夫不可一日無窮措大氣。」旨哉斯言！先生著有廉鑑四卷，余幸上海時訪之，未得也。

用兵以氣爲主。咸豐庚辛間，浙江賊氛甚熾，官軍屢挫，張壁田軍門嘗指其士卒告余曰：「子視其狀貌糾糾，桓桓，殊不知迭經喪敗，心胆俱碎，見賊即走，不可用矣。」至同治壬戌，相距僅一年耳，左帥駐師衢州，李帥紮營滬上，一號令之，壁壘旌旗，均各變色。余時在四明軍中，所用之兵勇將弁，率多杭州潰散之餘，然遇賊輒奮擊，所向有功。先時我軍望見賊之旂幟，則走；後則賊望見我之旌麾，即逃，豈非氣之爲哉？壬戌夏五月二十一日，粵賊十餘萬自蘇來，分十二枝，四面馳突，圍程軍門學啓新橋營數十匝。李帥聞之，親勒兵馳救，所部卒離皖數月，不得一當賊。至是，勇氣百倍，軍門望見帥旂，亦突圍夾擊。我兵無不一當十，賊大敗奔還。是役也，有一卒殺數十人，最後遇一悍賊，鏖戰良久，兵刃俱折，至以手相搏，互殲於地。賊取其斷刀，刎其頸，卒亦以拳搥其胸，正危急間，忽見賊失其首，躍起驚視，則一卒手斬賊頭去矣。次日，余謁李帥，帥爲余備言戰事，余因言公重臣，當持重，不可親冒鋒鏑，萬一飛礮偶集，羅忠節已事可鑒也。帥言若不親自督陣，則士卒必不能如是效命。因歎從來文臣爲大帥，類深居簡出，不肯親臨行陣，故不能成功。前數年，以編修從軍，每親出擊賊，軍中呼爲武翰林。我戲應之曰：「僕乃文蝦耳。」蓋滿洲中稱侍衛曰「蝦」，新武進士入侍衛學習者曰「拉蝦」也。先是外國人輕中國兵，以爲無用，至是戰乃稱「中國有人」。

同治癸亥正月，我軍攻紹興，諸將屢奏捷，每俘賊至，輒發善後局委員訊之，果屬老賊，卽行正法。如實係被脅破

擄者，多給照令回籍。殺者不知凡幾，釋者亦不知凡幾矣。一日者，訊一賊，其人喋喋自陳，確係被擄，涕泗交下，情景逼真。問官惻然，已欲生之矣。忽食肆中童子送湯圓入署，見之驟呼曰：「此賊是殺我一家者。」官驚問之，則童子之父，向設肆於紹城中，亦賣湯圓。城破時，此賊殺其父兄，而係童子去，爲之服役。賊中所謂「小把戲」者也。童子乘間逃出，乞食至寧，遇父之同業，收留之。今則適遇之耳。相質之下，賊俯首無詞。當即驅出斬首，嚮使童子是日不入署，則此賊遂伴逃顯戮，而一家數命，洗冤莫雪矣。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斯言信然。

福建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李白鴨」也。先大夫在獄局，嘗訊一關殺案，正兇年甫十，六歲檢屍格則傷有十餘處，非一人所能爲。且年稚弱，似亦非力所能爲。提取覆訊，則供口滔滔汨汨，與詳文無絲忽差。再令覆述，一字不誤。蓋讀之熟矣。加以駁詰，矢口不移。再四開導，始垂泣稱冤，卽所謂「白鴨」者也。乃駁回縣更訊。未幾縣又頂詳，仍照前議。再提犯問之，則斷斷不肯翻供矣。他委員嗤先大夫之迂，逕行提訊，遂如縣詳定案。比臬使過堂，問之，仍執前供。因訊「爾年紀甚輕，安能下此毒手？」則對曰：「恨極耳。」案定後，發還縣。先大夫遇諸門，問曰：「爾何故如是執之堅？」則涕泗曰：「極感公解網之恩，然發回之後，縣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來罵曰：『賣爾之錢，已用盡，爾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獄，必處爾死。』我思進退皆死，無寧順父母而死耳。」先大夫亦爲之淚下。遂辭謝局差，噫！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數十起，如此類者，良亦不少。爲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

壬申四月，江南三江營炮船哨官捕盜，盜拒捕，哨官溺水死。兵勇死者五人，傷者十人。其地在揚州江都縣境，事聞，制府震怒，飭地方官及水師營官嚴緝。於是瓜州鎮總兵吳君派營弁，帶同失事炮船內之勇丁，作爲眼線。來上海緝捕。緣勇丁稱認，係浙江巡鹽紅單船之廣勇也。六月初，到滬，越一日，在茶館店獲一人，是紅單船之廣勇次日，營弁請觀察及右營參將督率兵勇，於紅單船又指獲二人，皆發縣審訊。據來勇聲稱，一是拋火藥包入船者，一是

隔船斫人者，一是過船釘炮眼者，言之鑿鑿。余卽提犯反覆訊究，熬審一日，不承。隔日再訊，擗耳跪繞者，竟日無一詞，呼冤而已。余心疑之，問來勇曰：「伊等旣先以火藥包擲爾船中，則彼時烟焰迷漫，爾何從辨爲斫人者爲釘炮眼者如是之真也？」對曰：「巡鹽船與炮船同泊一鎮上，每日上岸，時常相見，故能認識。故雖於烟焰之中，亦能辨識。」而來奔則以余不應駭詰來勇，大有煩言。次日，余又研訊，自朝至三鼓，心力俱瘁。一無供詞，余恐其死也，稍寬之。來奔遂以余欲縱盜，不用嚴刑，訴之觀察。余亦以不能得確情，請添委員會審。觀察謂南匯令葉君頤之有能名，且係廣人，札令來審。葉君覆訊一日，亦不能得其情。余與葉君皆謂此三人冤，而無奈弁勇質之甚力。會制府又委前皖南鎮劉總戎啓發帶爲盜行船之舟人來，因派兵快與之會緝。當日卽於玻璃肆中，獲廣人陳來；陳來者，前水營中藍翎千總也。先是有販猪船泊江口，羣盜登其舟，將猪客及舟人盡縛置船底，駕其船以行劫。行數日，盜稍倦，陳來者，勸盜首釋舟人，俾搖舫行二十餘日，劫客舟三次。最後遇炮船拒捕後，駛至江陰口，羣盜登岸逸。猪客到靖江縣報案，故總戎帶此舟人來，以其與盜共處久，能識盜也。陳來故勸盜首釋放舟人，是以舟人與之尤熟。余乃喜得真盜，復令舟人識此三人者，來弁與來勇共脅持之，舟人遂不敢斥言其非。而陳來顧狡賴，不肯承。余與葉君及劉總戎翼日再會訊，反覆誘勸，許以如獲盜首，待以不死。總戎指天日以誓之。陳來乃言盜首亦係廣人，向日同在水營中，曾保花翎守備，現居六合縣城，開土棧，並錢店，尙有羽黨在鎮江，共十二人，皆積慣行劫者。陳來在揚州開烟館，本不同夥。此行也，盜首邀之至。陳來言十二人者，皆百戰勁卒，無論一炮船，卽十炮船，亦無奈之何。令陳來視前獲之三人，來言非是。而三江營之弁勇，則謂來庇其同黨，大不悅。於是劉總戎以陳來作眼線，往捕盜首，而瓜鎮則更制府，謂此三人是真盜，制府飭令解至金陵再訊。時余已謝上海縣，乃將詳細情形，白之應廉訪，會劉總戎率陳來、捕首盜等七人，皆訊明正法。留陳來獄中，待獲餘犯。江寧府蔣君訊七犯，皆供與上海之三人不涉，而瓜鎮持之至，制府惑之。至八月中，應廉訪至金陵，乃力言於制府，將此三人釋放。噫，是三人者，使余嚴刑鍛鍊而成招，則

又必令其供出羽黨，轉輾株連，冤死者不知凡幾矣。然此固眼線之確指者也。眼線其足恃乎？是役也，余之不安殺人者幾矣，可畏哉！

余攝南匯時，有棉花行主姚某，控王某欠伊花價洋銀一百有六元，有券有中證，有代筆，云索之不還，反被兇毆等情。余提訊先問原告，及中證代筆者，所供與呈詞相符。繼提被告，跪堂下，戰慄惶恐，似不能言久之，乃訴曰：「實不曾欠錢。」余曰：「不欠，何以控汝？」又不能對。余疑其情虛，復促令言，則曰：「我縱欠錢，何必請開烟館者作中？」余笑曰：「汝並非貴人，開烟館者何不可作中？」則又曰：「我自能寫字，何用代筆？」余叱曰：「汝蓄意不良，是以不肯親書，爲圖賴地步耳。」侍役遂羣喝之，王即伏地供，願還，而涕下如雨。余疑之，因令帶下，復呼原告至前，問曰：「爾之券何以不令伊親書？」曰：「伊自托人代筆，某不與知。」曰：「此券是伊帶來乎？抑在爾家所寫乎？」姚躊躇對曰：「是在我家所寫。」曰：「代筆是伊同來耶？」曰：「否，某甲向在村口居住，是日因在茶店相勸，遂偕歸代爲寫券。」余大聲曰：「是在茶店偕來乎？」曰：「然。」時某甲已在堂下矣，遂令帶原告至宅門外，而呼某甲前訊曰：「爾代王某書，是王某邀爾耶？」曰：「是王某所邀。」余知某甲蓋已聞「茶店」二字，因曰：「書券何不在姚某家中，乃在茶店？」曰：「是日相勸在茶店，故就彼處書之。」曰：「爾本擬作代筆，故紙筆皆帶往乎？」曰：「否，是從茶店借來之筆，而紙則買之也。」余曰：「信乎？」曰：「信。」遂令將其帶入後堂，而傳作中之某乙入，則拍案曰：「王某並不欠錢，爾與姚某騙至爾家，逼令出券，爾乃硬行書中，此何理耶？」乙惶懼曰：「某不過爲好相勸，實無逼勒事。」余曰：「先在茶店，已經言明，何以又至爾家？」乃曰：「某開烟館，家有餘地，是以王某隨姚某來，而某甲又欲吸烟，故就某家寫據，因將某書作中，並無逼勒事。」余大笑，令將原被代筆三人，皆來前，諭被告曰：「此案我已訊明，爾所欠不止一百六元，乃三百十八元。」王大驚哭曰：「天乎冤哉！」姚亦從旁代白曰：「實止一百六元。」余曰：「固也，票共有三，一在爾家寫者，一在茶店寫者，一在某乙烟館寫者，豈非三百十八元耶？今一票已呈，

尙有二票，可速交出。皆相顧愕貽。爰將三人重懲枷示，而釋王某去。越日，有醫士陳君來署曰：「幸矣哉！公之折獄也。」余問故曰：「先一日，出門視疾，足乏於廟中，卜肆小坐。俄來一人，手持香燭，容色倉皇，卜者其素識也。呼之，詢以何往，曰：『前村姚某欺我，與惡棍串通，捏造借券，控我於縣，明日將訊矣。有中證有筆據，我口又訥，勢不能辨，毋寧死耳。』將先往訴於神而死。」卜者止之曰：「姑往審，審而負，訴於神，請先爲子卜之。」卜既視其爻，曰：「甚吉，有貴人解，當無礙。」我隨詢其名，即公昨斷之案也。今已得直，可無死矣。」余聞之，駭然。夫錢債訟獄中細事耳，使爾日掉以輕心，不幾致死一命乎？袁簡齋先生有句云：「獄豈得情寧結早，判防多誤每刑輕。」余常服膺，以爲仁人之言。由今思之，一誤且不可，况多誤，再加之刑乎？甚矣爲地方官者之難也。

顧淡如先生菊生，攝理紹興府事，有父母神明之譽。嘗聞某鎮有開場聚賭者，派員訪之，返命則云：「逃散久矣。」蓋有一人，狀貌與先生類者，泊舟市橋，至鎮上買少物，不計值而去。於是匪黨疑先生親訪，卽刻奔走。先生笑曰：「吾安得如是百十化身，使入縣鄉間處處有一顧淡如哉？」余在南匯，鞠一獄，訊問之，詞偶中其隱，案中入疑。數日前烟館內話是事，有一蒼髯者在彼吸烟，謂是余私訪得其情，遽吐實。實則余並未出門也。在青浦時，至金澤鎮勘案，微服步行村落中，遇一老嫗，嫗問余曰：「今日官來此，先生其隨官來者耶？」余佯爲不知，詢其故。嫗以勘案告余，因問其官之賢否。嫗曰：「官甚好，但有一件惡處。」余驚問之，則曰：「我處每年春日演戲，自此官到來，禁不復作耳。」俄而騶從畢集，嫗驚，余慰之曰：「嫗勿怪，我之禁戲，乃以兵燹之後，爲若等惜物力也。與其看一日戲，費錢數百文。」因指其身之敝衣曰：「何如到冬日，製一新棉襖乎？」嫗笑，余亦笑而去。又嘗至章練塘鎮比邨，衆尙未集，乃易服至鎮廟瞻眺，歸則繞鎮後田塍中行，綺交紺錯，迷不得路，無可問津。正猶豫間，忽田間來一人，曰：「官其迷路耶？」余曰：「然。」遂引余出，意甚殷勤。且延至家，獻茶，余謝之，睇其面，似曾相識者。因詢之，曰：「記在何處見爾？」聳然曰：「小人徐德全也。」徐德全者，曾因奪蕩田聚衆鬪毆，余杖之一百者也。余不覺駭然，遂謂之曰：「

此後宜作好人，爭鬪非好事，切須戒之。」徐唯唯，送至道左而別。歸後，與友人言，此人曾受滿杖，乃邂逅相遇，既無怨，且知敬愛，小人革面，亦見青邑民俗之淳。然自後思之，白龍魚服，困於豫且，微行究非正道也。

今各直省多設書局矣，而事則肇於左爵相，局則肇於寧波爵相，創軍府於嚴州，嚴當兵燹後，田疇荒蕪，草木暢茂，遺民無所得食，爵帥於賑濟外，發銀萬兩，購買茶筍，俾百姓得採擷於深山窮谷，以爲資，茶筍製成札，發寧波變價，往返二次歸正款外，得羨金數千兩，爵相以亂後，書籍板片多無存者，飭以此羨餘，刊四書五經，嗣杭城收復，復於省中設局辦理，卽以寧波之工匠從事焉。蘇州金陵江西湖北，相繼而起，經史賴以不墜，皆爵相之首創也。爵相自奉甚儉，所得養廉銀，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賑民。寧波海關，有巡撫平餘銀八千兩，循例解往，爵相謂「今日之我，無需於此款，本可裁，然裁之，則後任將不給於用，不可以我獨擅清名，而致他人於困境。」遂受之，而轉給賑局，其用心忠厚如此。後丁兩生中丞，爲方伯時，不受平餘，比升巡撫，則命復之曰：「不可累後人。」亦同爵相之意也。

青浦城隍神，爲明方伯上海沈公諱恩，公清風亮節，彪炳郡乘，歿爲明神，靈爽丕著。有蘇人以舊據來提餉者，游於寢宮，頗加嫚慢，是夜忽哀號叩首，遍身杖痕。其從者亟命舟載歸，未及家卽死。此事見青浦縣志。公墓在上海青浦人恆醮資前往修理，至今不廢。余宰青邑二年，遇陽雨不時，往禱輒應。同治己巳六七月間，淫雨不止，縣境地勢最下，將有淪胥之患，余以邑經賊擾，凋瘵未起，子遺之民，不堪再被水災，因虔禱，以年近六十，死不爲天，願將己之生年，爲民請命，倘可挽回，殞身不恨。祝畢，乃起立再白神，謂我志如是，特恐神不能代達，天聽耳。時嘉定陸文魚署教諭事，笑曰：「君方求神，乃作此語激神耶？」然自此雨勢漸止，余亦無恙，是殆會當暗靈，故余得苟全性命耳。

曾文正公碩德重望，偉烈豐功，震於一時，願性畏雞毛，遇有插羽之文，皆不敢手拆。辛未十月，到上海閱兵，余供張已備，從者先至，見座後有雞毛帚，曷去之，謂公惡見此物，不解其故。公姻家郭慕徐觀察階，告余云：「公舊第中有古樹，樹神乃巨蟒，相傳公卽此神蟒再世，遍體鱗文，有若鱗甲，每日臥起牀中，必有癩屑一堆，若蛇蛻然，然喜食

雞肉，而乃畏其毛，爲不解耳。」後閱隨園隨筆，言於雞毛修蛇巨虺，聞氣卽死。蛟蜃之類，亦畏此氣。乃悟公是神蟒轉世，故畏雞毛也。宋文信國公傳爲吉安潭中黑龍降生，信國柴市殉節，後是日其鄉風雨大作，人見黑龍復歸於潭，與公之異將毋同？

余前記家文簡相國，及晴巖編修，以爲高僧轉世矣。因憶故友休寧程印鵠太守兆繪事。太守之封君，賈於蘭溪，與城外廣濟庵老僧景契一日，見僧來，徑入內室，追而問之，則已舉一子矣。太守生五六歲時，封君攜之入庵，登堂入室，恍若素習。返卽大病，云欲歸去，幾瀕於死。自是不敢復往。至十餘歲，及三十歲，兩次被人強拉以遊，歸又大病。從此望門卻步。此太守親爲余言者。余與太守，曾同遊石門坎之六松亭，太守在溪邊獨立，余自上望之，儼然一老衲也。比見長洲彭文敬公所爲靈鷲兩僧傳，則文敬公亦似由竺國來者。因節錄其文曰：「吳之婁門，有靈鷲寺者，與龍門之開元寺，皆留行脚僧。靈鷲不能繼，有一彬者起而振之，重復舊觀。一彬退院，傳於永豐。是二僧者，余皆識之。佛門有參透三關者，一彬能之也。先是一彬之友，有筆玉者，旣前死矣。余幼時，人或稱筆玉後身，蓋以神情狀貌言語舉動之似，而生初亦有爲之兆者也。及余見一彬，一彬亦言似，且言筆玉苦行，惟臨終一念繫戀，不得往生淨土，爲可惜。余問其他日能不繫戀否？曰：亦無把握也。一彬持戒律甚嚴，獨言論通脫，口如懸河，或拊掌大笑，不類他衲子之貌爲篤謹者。永豐後至，亦能參三關，持戒律，苦志過於一彬，其爲人靜默寡慾，與一彬異，而其務作功德，志在有濟於世，則無不同也。兩僧者，於嘉慶間先後怛化，不著靈異。余意兩僧若不生淨土，必當仍在世間，惜非肉眼所能識耳。後二十餘年，在京師見兩翰林，皆年少，一似一彬，一似永豐。問其生年，亦在兩僧死後。余疑爲兩僧後身。然不知兩翰林生時，有無爲之兆者？未敢以無稽惑世，終未嘗以語人也。及與兩翰林相處，愈習觀其神情狀貌，言語舉動，愈肖兩僧。因思今日余之視兩翰林，猶昔一彬之視余。余雖肉眼，固已若或啓之，而心識之矣。古稱蔡中郎爲張平子後身，豈盡誕耶？」云云。觀文敬公所述如此，則文敬公固自以爲筆玉後身矣。昔人謂世之登大位享福

者、星、精、僧、三項人爲多，其信然耶？

天下之巧，至泰西而極。泰西之巧，至今日而極。古人言鐵船渡海，爲必無之事。嗣以鐵皮包裹者當之。王申之春，竟有北德意志國鐵甲船至吳淞海口，其船純以精鐵鑄成，成爲船，重數千萬觔，可載軍士萬人，內中作爲機括，可以洗行海底，大砲擊之，不損分毫。每造一船，須用銀三百萬兩。此時英、法、俄、美各國，皆有此船，或數隻，或數十隻不等。海中有此船，則各樣火輪船均不能敵。機器局、瑪竹儒觀察，曾買船鐵一片，觀之，計銀一千五百兩，以費太鉅，故尙未能學製。然此船非至吳淞口，人雖有言，余亦有信也。又有氣球，大者其內可分作五六間屋，用機器轉運，則上昇數十丈，東西南北，無不如意所向。北德意志國法蘭西都城時，法主乘氣球出亡，北軍亦乘氣球追之，空中爭戰，卒爲法主逸去。此則行於天上矣。現在製益加精，向高不過四五里，卽爲天氣所遏，氣不能舒，人且閉死。今則用法吸地之生氣，置於中，可以上行至二十七里之高。現此球尙未至中國，計數年後，必有來者。來而仿製，則江河皆失其險矣。向稱海爲至深，今則測量知極深之處，不過六里。故海底均可以開地道行走，特工費浩大，不能舉行。若泰西諸國之高山，倘是要道，皆從山根鑿通一穴，或數十里，或數百里，行火輪車矣。鳥鎗之精者，余曾見一具，可連發六十四鎗，又有氣鎗，不用火藥，自能飛彈擊物，至砲之靈便迅疾，有非口所能述者。戰陣用之，無堅不摧。各國之製，皆已窮極工巧。王申之春，英、美二國，因賠貼軍餉事，怒欲相攻，然皆不敢先發。蓋炮火均極精鍊，兩軍相當，可以死傷盡淨。泰西諸國，向言用兵，總須一二年間，始決勝負。今則不過一月之內，便可立判。故皆畏而不發。後得奧斯馬國爲之解紛，遂和好如初。此皆余幸上海時所見聞者也。

英領事官阿查里，言伊前年從軍往征一屬國，所統之師船，兵力不厚，懼一時不能制勝。乃造千觔重砲子，十餘枚，至其國之海邊，晝夜用人扛擡上岸，行十餘里，散置之。歸船乃發空砲數十聲。次日，其國舉兵拒戰，行置中途，見砲子，驚其大，且訝其擊至十數里之遠，以爲不能抵敵，遂遣使乞降。於是宣布威德，取成而還其實。伊國本無此

大砲，亦並不能製此大砲也。兵行詭道，外國亦然。

崇地山宮保厚，使法國歸，言泰西各國人，亦知尊敬孔子，在彼處會見洋官家，供奉一泥塑之土地神，云是孔子像，則聖教固被於海外矣。孫稼生觀察家穀，遊歷各國，還言外國儀文簡略，見國王只須罄折致敬，無所謂拜跪也。獨布國以新戰勝故，於禮節大爲增加，其貴臣謂觀察曰：「我國儀文繁重，見皇帝須三蝦腰，然亦不過三罄折而已，謂爲煩縟矣。每到一國，必見其后妃，大都以接唇爲禮，觀察告以中國以是爲褻狎，不肯從，彼亦不強也。在法國偶於街市間步，忽傳言曰：「皇帝來矣。」人皆旁立摘帽，皇帝步行，一狗在前，一公主在後，別無從者。更無論儀衛矣。皇帝見衆人之摘帽，亦以手稍掀其帽爲答禮，然疾趨而去。俄羅斯國之皇帝，曾隱姓名，赴荷蘭國做工，學製火輪船，學成，國人來迎，彼國始知之。各外國之稱其主，惟俄法日本布魯斯四國稱皇帝，若英若比利時奧斯馬日斯尼亞非德意志及丹國義國，皆稱君主。咪喇堅其君三年一代，故稱「大伯理璽天德」。今法國之主，爲布國所擄，國人奉故相攝君事，故亦同此稱。余在上海與各國領事官互相往還，皆各盡其禮。日本新通商換約，其代理領事官神代延長，最恭順，謂余曰：「我國讀中國書，寫中國字，行中國禮，本是一家。」云云。曾文正公莅滬，其人來見至門，則科頭而入。科頭者，伊國之大禮，卽古之免冠徒跣也。奧馬斯國，亦於日本通商之年換約，思竹樵方伯奉命爲換約大臣，訖事之後，其國之公使，及提督領事官，相率來謁。方伯張筵款之，余等皆陪宴，公使等遇菜卽食，噉聲如流，使繙譯官致辭曰：「莫笑貪喫，中國之滋味極好也。」席罷，鼓腹歡笑而去。英吉利之副領事達文波，亦謂余曰：「久居中國，飲膳俱精美。洎回至本國，雖同是生羊肉食，反覺不慣矣。」日斯尼亞國之領事官，每見余等補服，必嘖嘖曰：「中國衣裳好看。」再三言之，殊有夫差好冠之意。俄羅斯國之代理領事官聶鼎者，自言到中國十五年，未嘗歸去。喜讀中國書，論語孟子，略皆上口，覺甚有意味等語。此則幾幾乎有用夏變夷之道矣。大抵各國領事等官，久在內地，與中國官交際談話，頗有中外一家氣象。第一涉及利字，則必攘臂而爭，無交情之可論。惟以理折

之，以不遵和約責之，雖強項亦無他說。即使故爲狡辯，終必爲俯就戎索也。

世人恆言「戰鼓三通」考衛公兵法，以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三通則千槌，而勝負可決矣。世人以射一箭爲一發，而不知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爲一發；一發五靶，非一箭射五靶也。十二箭，乃射得五靶耳。

嘉慶癸丑科，一甲一名，吳縣潘文恭公，二名大興陳遠雯先生。（名雲原籍吳江）二甲一名張春山先生，三甲一名馬秋水先生。時人爲之語曰：「必正妙常雙及第，春山秋水兩傳臚。」蓋世謂二甲第一爲金殿傳臚，三甲第一爲玉殿傳臚也。按宋趙向辰朝野類要謂五甲末名爲擔榜狀元。朱文公即五甲進士，故有「若使當年無五甲，先生也是落孫山」之句。今則無五甲矣，是三甲末名，即可稱「擔榜狀元」也。

余師仁和許一槐先生諱錦春，嘗言幼時值高宗第六次南巡，有司於鳳凰山宋故宮址，葺治行宮，掘地爲池，下鐫數尺，適得舊池，欄杆皆白玉琢成，雕鏤精絕。蓋德壽舊基也。池底泥土中，獲鯽魚十餘頭，長俱尺餘，而無目，大約埋於地下，六七百年之故。工人烹食數尾，頃刻皆暴死。乃懼，舉餘者棄之江，浮至中流，風浪陡作，有大魚數十翼之去，入皆異之。今此池兵燹之後，又沒爲平地，不知何時再得理而出之也。

一槐先生爲梁山舟學士外甥，故所藏學士真跡頗多。余曾乞得一聯，兵燹後亦亡之矣。先生言學士年六旬時，曾以事入都，道出山東，聞訛言前驛水阻，因詣中丞滿洲某公咨之，中丞一見，即盛言前途水勢異漲，不能行，遂留學士居於署之後圃，館給豐隆。惟出入必經其內寢，殊爲不便。因亦鍵戶不出。中丞越三五日，必來館一次，見則言水勢之大，吁嗟不已。館中一無書籍，架上祇古帖十餘種，險糜數十九，縑素數百番而已。學士閑居無事，日以染翰爲消遣計。如是者，幾及匝月，楮墨略盡。一日，中丞入見，喜動顏色，曰：「水已全退，君可行矣！」遂開筵飲餞酒。半酣，忽願插架歎曰：「吾以公事勤勞，將友朋所譏諉者，就擱許久。」學士乃言：「日來無事，業代爲書盡。」中丞佯驚曰：「此皆遠近名士，慕余之書，輾轉交來者，今願爲公墨之，奈何！」促呼僮舁去，更易新楮來。學士大慍，遂別去。既

首途，則前路並無水漲事，皆中丞捏詞欺之耳。久之，始悟廿餘年前，在翰苑時，中丞方官筆帖式，以佳紙乞書，學士不應，今乃爲是狡獪以報。後學士每言及之，猶有忿色。然某中丞，則已琳瑯滿篋矣。

「食無精粗，飢皆適口。」故善處貧者，有「晚餐當肉」之語。憶昔庚辛，避亂山中時，偶得一魚一肉，不啻八珍之享。年來宦遊江南，每歲首，赴蘇、賀正，僚友邀飲，一日之間，或至三四五處，皆窮極水陸。然開招則蹙額，舉箸即攢眉，豈今昔口腹有不同哉？蓋緣過飽之故耳。是以宋人治具宴客，有「三字訣」曰：「爛、日、少。」爛，則易於咀嚼，熱則不失香味，少則俾不屬糜，而可飫後品，少之一字，真妙訣也！

飲食日用之物，非目睹不知其製造之穢。余在福建，見製冰糖者，皆雜以豬脂。在蘭溪，觀製南棗，以牛油拌之，乃見光彩，故嗅之微有羶氣也。富陽竹紙名天下，造時竹絲不用小便煮，則不能爛。淮甸蝦米，貯久變色，浸以小便，即紅潤如新。河南魚鮮，在河上斫造，盛以荊籠，入汴道中，爲風沙所侵，有敗者，乃以水濯，小便浸一過，控乾入物料，肉益緊而味回。然僧家以冰糖南棗供佛，道家用竹紙書符上表，至蝦米魚鮮，江南人家，均珍爲美味，習而不察，無乎不可也。先大父嘗言嘉慶初年，在四川一驛，遇福文襄郡王行邊州縣，極供張之盛。以王喜食白片肉，肉須用全豬煮爛，味始佳。乃設一大鑊，投全豬於中，煮之未及熟，而前驅至，傳王諭以宿站尚遠，一到卽飯，以便趕行，無如肉尙未透，庖人窘甚，忽焉登竈解袴，溺於鑊中。先大父驚詢其故，則曰：「忘帶皮硝，以此代之。」比王至上食，食未畢，忽傳呼某縣辦差人。先大父驚曰：「必覺其臭矣！」旣乃知王以一路豬肉，無若此驛之美者，賞辦差者寧綢袍褂料一副。

咸豐甲寅，先大夫七十二歲，患瘡甚劇，諸醫束手。蘇州馬雨峯太守傳一方，用燕窩三錢，冰糖三錢，先一日燉起，至次日瘡作之前一箇時辰，加生薑三片，滾三次，將薑取出服之。倘胃不能納，卽止，啜其湯亦可。一劑不愈，則再至，三劑無不愈者矣。此方得之蕭山因校官王君年八十，病瘡服此而痊。其後試人屢驗云云。余因遵方進之，先大夫

服即愈。二十年來，以之傳人，奏效甚衆。尤宜於老人，及久瘥不痊者。其方平淡無奇，而應驗若是，可謂奇矣。夏日生癩，以蚌粉等撲之無效，惟以隔夜之熱湯水滌之，即瘥。

疝氣病，用薏苡仁，以東向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食生冷，致心脾作痛，以陳萊苳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一服即止。腎虛腰痛，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爲末，無灰酒調下，三服而愈。

秀水錢曉庭，孝廉聚朝爲籀石宗伯曾孫，余同門友也。少孤，事母以孝聞。胸襟灑落，無城府。畫得宗伯家法，而加以腴潤。晚年，聲價益高。今則吉光片羽，人爭寶貴，且不可得矣。余先得其畫甚多，庚辛之亂，皆付劫火。幸其子伯聲太守，卿餼能世其家學，爲余作一二紙，善者竟將跨竈，可喜也。曉庭早歲慕貧，而性甚介，不妄受人惠賞。謂余昨晚斷炊，僅剩白米少許，供老母饋粥。而我則以炊餅二枚度一日，然意氣自如，絕不露寒乞相。人服其雅量也。舉孝廉後，家稍裕，大挑得淳安教諭。未及滿任，即棄官歸，歸後惟以書畫自給，不問外事。咸豐戊午春，粵賊犯金衢，於是嘉郡亦警備。太守馬雨峯昂霄，於精嚴寺設籌餉局，延諸紳司其事。曉庭亦與焉。太守爲江蘇名孝廉，工書，宰金華時，與余善。余素不善書，而太守願以爲善，臨別強余書扇而去。致是在局中，謂陳某因才識優裕，即書法亦自佳絕。因出扇示之，曉庭卽馳書諧余，謂「子蕉臆試遇馬公，必狀元及第無疑，何事軍功耶？」時余方軍書旁午，不勝冗瘁，煩懣忽見此函，亦爲失笑。比秋，賊退，乞假歸省，至局中，訪諸友，見曉庭擁長几，列巨硯六七，粉墨狼藉，作畫猶未竟。因戲謂之曰：「促爲我畫直幅八。」曉庭笑問：「潤筆若干？」余曰：「若畫果好，當書一扇奉酬。」曉庭大笑，向諸人曰：「渠字乃欲易我畫，亦太不自諒矣。」余乃曰：「我之字，嘉興一郡，除太守一扇外，更有何人能得寸縑尺幅？若渠之畫，但須贈以潤筆，便可捆載。此皂隸傭僧之家，誰不高懸錢。曉庭畫者，以我之扇，易彼之畫，我猶快快耳。」衆皆鼓掌，曉庭亦爲絕倒。迄今十有餘年，喪亂既平，曉庭早歿，卽爾時在局諸人，無一人存者，思之慨歎。

聖祖不飲酒，尤惡喫烟。先文簡相國時爲侍郎，與溧陽史文靖相國酷嗜淡巴菰，不能釋手。聖祖南巡，駐蹕德州，聞二公之嗜也，賜以水晶烟管，一呼吸之，火星直達唇際。二公懼，而不敢食，遂傳旨禁天下喫烟。蔣學士陳錫恭記詩云：「碧碗瓊漿漱澹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煙火來。」今則鴉片煙盛行，其禍較巴菰百倍。在天之靈，哀此下民，得無有餘恫乎？

一步時聞閣帖右軍書，多有「死罪」字，不解其義。後見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也。」乃恍然悟。又史記屢言「家累千金」，以爲富者，竊思千金，卽於今世亦不能稱富，豈秦漢之際，金固貴重耶？後見如淳註「戰國時以一鎰爲一金，漢時以一觔爲一金」，又恍然悟。然此二義，人多不知者，因附記之。

先大夫於道光初年，官福建石碼場鹽大使時，忽天大風雨，隱隱有雷聲者，三日乃霽。嗣乃知海中有二大魚鬪，風雨者，魚鼓鬣噴沫所致也。鬪至三日，一魚之鬚鉤於山巔，不能動，一魚去而此魚遂死，將死之際，海濱居民，乘舟往割其肉，魚稍一擺動，浪湧如山，舟覆溺斃十餘人。乃待至臭腐後，始羣往取肉熬油，尙得千餘石。

袁丹叔先生國梓，文章爾雅，而性癡絕，人皆以袁癡目之。自郡守解組歸，居於葦城，屋濱大河，鄉人每泊糞船於門外。先生惡之，乃買羊肉一拌，密置河畔。鄉人擔糞歸，將飯，見肉，疑爲人所遺者，大喜，亟啖之。先生俟食訖，乃至岸側，伴爲周視，故作喜狀曰：「這畜生今日必死矣！」鄉人驚問故，則曰：「此地有惡狗，吾買砒霜置肉內，毒之。今既食，除一害矣！」鄉人大恐，承係已食，懇其救解。先生陽驚曰：「我毒狗，不毒人，此係爾自作之孽，非我罪過。」鄉人愈哀懇，至涕泗，乃指糞曰：「亟啖，此或可解。」鄉人畏死從之，大吐委頓，則撫掌笑曰：「爾他日仍泊船於此，當令寫喫糞也！」一日者，立於門前，適府公遣僕奉書於先生，僕見先生不識也，因詢曰：「此間有一袁癡居何處？」先生引之至家，攜書入，良久什襲一巨函出，交僕曰：「此係寶物，爾主向借，不能不與爾主。書中言，惟爾誠實可靠，須

親攜去，毋易人，致損壞。」鄭重言之再三，僕負之歸，物已重，路又遠，汗流浹背。府公見之，不解，折封乃一粗石，重二十餘觔，上書十六字曰：「尊价無禮，呼我衰癡，無法處治，以石壓之。」府公大笑，即其僕亦自笑也。

大興朱文正公，乾嘉時名臣也。厓岸高峻，清絕一塵，雖官宰相，刻苦如寒士，餽遺無及門者。與新建裘文達公最善。一日至裘處，譚次，忽歎曰：「貧甚，奈何？去冬上所賜貂掛，亦付質庫矣。」裘笑曰：「君生成窮命，復何言？我笈戶部，適領得飯食銀千兩，可令君一擴眼界。」因呼僕陳之几上，黃封燦然。公注視良久，忽起手攫二元寶，疾趨登車去。

三國魏明帝時，紀日本國女王卑彌呼遣使入貢者，凡二次。今考日本國史，則仲哀天王之妻息長足媛神功皇后也。后攝政六十九年，年逾百歲，所謂國有內難者，乃其子廢坂忍熊二王起兵，與母爭位也。后親生子名譽田，別在儲位，七十年，至七十一歲，乃登宸極。又四十二年卒，壽亦百有十二歲。號應神天皇，並無卑彌呼之名。日本與中國同軌同文，何以於其主名亦訛誤若此？即如明史記封成秀吉爲日本王事云：沈惟敬私以衰冕奉秀吉，尊以帝號。今考其史，亦殊不然。蓋秀吉求封明王，惟敬許之，歸而不敢言，洎宣讀至「封爾爲日本王」，乃怒，脫冕服投地曰：「嚮言明主封我爲明王，故命班師，日本在我股掌，爲霸爲王，彼何與焉？」是秀吉之心固未嘗帝制自爲也。其國人中井積善亦曰：「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秀吉武人，昧於事體，以取嗤於異域，貽羞於後代。」云云。則奉以帝號之說，實屬誣罔。總之以中國人紀外國事，無從質證，故舛錯恆多耳。

日本自開國數千年以來，一姓相傳，至今不替，爲天下各國所無。其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不一而足。舊君奪國，女主臨朝者，亦不一而足。更可笑者，以國主之尊，削髮爲沙門者，尤指不勝屈。惑溺之甚，相沿成例。視武之同泰捨身，猶其小焉者矣。然弟兄遜國之美，則有希蹤夷齊者，不得以異域而輕之也。初應神天皇愛少子稚郎子立爲皇太子，命其兄大鷲鷄輔之。應神卒，稚郎子避之菟道，而讓位於大鷲鷄。曰：「王仁孝，宜爲天下君，且國罔王之

國也。大鶴鵝則曰：「先皇預選明德，以爲貳，我不敢違先皇命。」固辭，固讓，虛其位者三年。民之貢獻者，不知所適，而大鶴鵝執志彌堅。稚郎子知其不可奪也，乃自殺。大鶴鵝聞之，驚馳至菟道，哭極哀，不得已而登帝位。是爲仁德天皇。嗚呼！若稚郎子，可謂有華風矣。

嘉慶初元，福州將軍某，與總督伍公，巡撫浦公，以事相忤。署方伯錢公，則以爭一優人有隙，會總督入覲，將軍兼督篆，遂擒撫三人，贖私事，并以福省州縣虧空百萬劾之。疏入，奉命查辦。總督巡撫方伯，皆正法。而所謂百萬之虧空者，實無此數，乃以鹽課及閑款湊成之。於是州縣擬斬決者，十七人，合省呼冤，而某揚揚自得也。讞案既定，部覆未到，此十七人者，發閩侯二縣監禁。二縣以同官也，羈諸署中而已。一日者，有某令，年六十餘矣，向閩縣令吉君泰懇曰：「我老，止一孫，今夜擬回寓一視可乎？」吉許之。至明晨，部文至，署督即委吉君監斬。急使人至某寓，僞以他事促之。乃還報曰：「某已一早出門矣。」吉大窘，只得先押十六人赴轅，而擬自請逸囚罪。時天色慘淡，淒風苦雨，路人目之皆爲流涕。比至督轅，而某持傘著履，已候署門矣。吉心大感，遽前握其手曰：「何不謀而先至此？」某曰：「我自家行至中途，聞部文已到，囚思回署，再至此，則路迂，故逕來就死耳。」吉不覺失聲。是日十七人死後，吉痛哭，嘔血滿地，遂引疾歸。不二年，某移鎮四川，又劾總督勒襄勤相國，而代之。未幾，乃以縱賊渡河，貽誤軍機罪，伏法。勒仍回任，閩人以爲有天道焉。

盪寇營水師參將戴兆熊，字夢瑣，湖南人。辛酉，余於富陽江上識之。兆熊爲人質直勇壯，屢督砲船，與賊戰，未嘗敗北。嗣杭城陷，軍潰散，走爲賊執，不屈被殺。兆熊嘗爲余言，伊戚趙副將，因病入冥，見大廈一區，列坐者數十人，皆僚友之陣亡者也。詢其何以羣居於此？衆答言：「凡力戰死綏者，忠勇之報，大率爲神。我等雖得神道，而以平時優用勇糧，故須聽勸校，羈滯之苦，所不勝言。」趙蘇後，每舉以戒統領等官。兆熊緣此故，與士卒同甘苦，不敢有所私云。先大夫嘗訓余輩謂：農夫服田力穡，沾體塗足，終歲勤動，所積不過銚銖之贏，獨士大夫，居則高堂大廈，出則結駟連

騎，衣錦繡食梁肉，與若輩苦樂，奚啻天淵；即令盡心民事，不敢怠荒，已恐折福；况復驕奢淫佚，貪饕無厭，廣積金帛，謂可遺之子孫昭昭在上，決無是理。觀戴兆熊所謂戰死沙場者，冥司尙勤校其侵冒，則安富尊榮而貪贓虧帑之人，恐未必能逃閻羅老子之一算耳。

唐詩人賈島墓在安徽太平府城外甘棠村，湮沒久矣。道光六年，當塗人張君寶榮，吳君其彝，偶有事於村，在榛莽中得一斷碣，乃知爲閻仙墓道。因集同人，捐資修葺，並立祠祀之。余時年十五，曾爲撰文記其事。迄今四十餘年，兵燹之後，詩藁文藁，均付劫灰，無從追錄。况幼時所作乎？壬申歲暮，檢點舊篋，忽得閻仙詩一冊，夜於枕上默念舊作，乃歷歷記憶，不禁喜甚。亟起錄之，或閻仙之靈陰厲余衷也歟！然文辭殊不佳，姑留存以志童年故步云爾。

有唐水部員外郎賈閻仙先生墓，在太平府城西甘棠村。修護無人，樵蘇莫禁。牧童謳吟而上下，耕夫侵軼其中。星霜漂飛，碑銘磨滅。悵坏土之莫保，問鑄金者伊誰？道光丙戌，吳鴻臚其彝、張徵君寶榮，聯騎西郭，遂陟北邙，顧荆棘勿翦於邱封，悲詩人猶窮於身後。慨焉悽感，修厥墳塋，並作祠堂，以奉祭祀。鬱葱掩日，丹雘飾雲，泉菊有馨，春秋匪懈。海昌童子某，乃爲撰文書之碑。其辭曰：天縱詩人，高才拔萃，天厄詩人，屈身卑位。繫惟水部，崛起中唐。李賀並駕，劉綏聯轡。沉思斷髮，劇肝攢血。窮力追新，極貌寫物。秋風渭水，落葉長安。吟苦比孟，名重因韓。遭時多議，入宮見妒。長沙長江，同才同遇。浮沉一尉，潦倒半生。鬱此磅礴，發爲精英。絕唱五言，餘事千古。物化雲烟，人資藻斧。如何高麗，沒於荒榛？孰司守土，致慨樵薪？我招我朋，爰究爰度。蟻結文還，牛亭封廓。別開巖岫，式啓祠堂。鳥旆奔奔，松柏蒼蒼。姑溪帶前，龍山環側。墩望謝公，樓隣太白。落日飛花，（鄭谷經賈島墓詩）落日風吹鼓子花。雲車風馬，鬚髯靈來，推敲月下。

枝巖伯明遠，先有墓捐詩四首，一時傳誦。茲並錄之：願醴黃金鑄浪仙，一時佳話競流傳；而今更有孫晟輩，爲歛名流置墓由。莫將詩瘦例尋常，萬古心源一瓣香。寒食芳郊分白打，清樽誰與奠斜陽。青山祠墓春秋祭，太白樓高

畫棟新詩派縱分仙與佛，忍教荒塚沒荆榛？膏腴十畝買何時？奢願還思建一祠；馬負千鈞蟻駝粒，東風吹上海棠枝。

明鄭芝龍縱橫海上時，娶於日本生子成功。隆武帝賜以國姓，封延平郡王，大兵入閩，芝龍叛而迎降。其妻抗節死。成功起兵漳泉，奮螳臂以抗顏行，雄踞臺灣四十年。傳子若孫，乃滅，雖爲周之頑民，實殷之義士也。聖祖於其子孫，疏封五等，仰見如天之度，覆轡靡遺。凡在遠人，無不親感。日本人以康公我之自出，故豔稱之。藤森大雅有鄭延平焚儒服圖詩，慷慨激昂，用采之以備東國之風。其詩曰：「朱火欲燔國步難，殺氣腥膻白日昏。萬歲山頭哭龍髯，延秋門外哀王孫。黨禍紛紛擊且拮，四海土氣斷喪久。草間偷活何奄奄，崩角稽首惟恐後。延平郡王真男兒，忠義之心確不移。一死酬恩無反顧，一木欲支大廈歌。慷慨唱義意激烈，先師廟前矢立節。脫卻儒衣付焚如，仰天低回灑心血。昔爲孺子今孤臣，向背去留異所遵。旁人乍聽色潛動，嗚咽無聲氣自振。嗚呼！志業雖不遂，足爲萬世鼓忠義。君不聞此子受生日，域中山川鍾秀騰氣雄。又不聞母氏清操亦英特，泉城烈死驚異域。母教自古賢者多，何況男兒性所得，莫怪金陵喪敗氣猶剛，直取雞籠作金湯。戈鋌一揮紫隄息，鱗魚遠徙鯨鯢僵。三世恭奉明正朔，衣冠堂堂四十霜。求爲臣子示儀表，昭回並懸日月光。」

世傳明成祖靖難，殺戮忠臣甚慘，故再世爲莊烈帝建文，諸臣爲流寇報怨，卒亡其國。此說荒誕，不足信。然史闕部爲文信國後身，高宗聖諭亦曾及之。桐城張封翁少時，曾夢金甲神，自稱晉之王敦，欲托生其家，封翁以亂臣也，拒之。敦曰：「不然，當晉室喪敗之際，我故應運而生，作逆臣。今天下清明，我亦當應運而生，作良臣矣。」驚寤後，果生一子，然未幾而夭。後數年，又夢敦來托生，封翁責之曰：「汝果姦賊，復來欺我，今不用汝矣。」敦曰：「我歷相江南諸家福澤，無逾於若者，是以仍來，今不復去矣。」遂生文端公英，故小字敦復。相聖祖，爲名臣。子文和，公廷玉，歷相雍正乾隆兩朝，孫曾皆躋膺仕，福澤洵冠於江南。第不解以敦之凶逆，而再世乃膺福報，爲良相。文信國之忠節，

再世雖仍爲宰相，而復丁陽九作忠臣報施之理，固如是哉。又觀明焦弱侯太史所著濟寧州濟川坊記，內載秣陵司空郎畢瑜治運河時，一夕緋衣絳幘者，稱宋都魁某，見夢曰：「公堤逼吾宮，今不爲區處，桐園將爲行路，奈何？」公寤，亟索堤旁志石，丹書炳然，用是改築堤，而封其故墓，爲文以祭。匝歲，前緋衣絳幘者復見夢曰：「願爲公後，以報。」詰朝而仲子生，是爲濟時。已而登第，繼瑜爲河臣。弱侯太史以明距宋七百餘年，感應如一日爲奇，詎知後來之史與張，尤奇之奇者也。

卜說家無稽之語，往往誤人。岳傳載張浚陷害岳武穆，後爲諸將齧死。於是吳俗遂有「齧死人不償命」之說。同治壬申，蘇郡有「飛金」之貢，先是業金箔者，以所業微細，自立規約，每人須三年，乃授一徒。蓋以事此者多，則恐失業者衆也。其時有無賴某者，以辦貢爲名，呈請多授學徒，用赴工作。既得批准，卽廣招徒衆，來從學者，人贊六百元。一時師之者雲集，同業大忿，於是援「齧死不償命」一言，遂羣往持其人而齧之。人各一口，頃刻而死。吳縣令前往檢驗，計齧傷處，共一百二十三口。然何人齧何處，人多口雜，不特生者不知，卽起死者問之，恐亦不能知也。乃取始謀先齧者一人論抵。

吳將軍六奇所贈查伊璣孝廉「縹雲石」道光年間，爲石門蔡小硯廣文所得。廣文置之福嚴禪院。院距縣城十餘里，兵燹之後，巋然獨存。同治甲子，余乞假省墓，曾往一觀。石高丈許，極纒瘦透之妙，洵奇物也。廣文不私於家，而施之寺，石丈人所以無恙，否則亦同其故宅成煨燼耳。吳將軍遇孝廉後，至粵東仕明官副將，入本朝，落歷提督卒諡順恪。

粵逆洪秀全，廣東花縣人，飲博無賴，以演命賣卜爲業。先從上帝會，繼托名西洋天主教，捏造天父天兄名目，撰各妖言書，肆爲煽惑，遠近不逞之徒附之。道光三十年六月，在桂平縣金田村倡亂，不過千百人耳。延既久，脅從愈衆，僞號太平天國，稱天王，騷擾至十六省，陷名都大城郡縣六百餘處。伊古以來，盜賊縱橫之甚，未之有也。同治

三年五月，大軍圍之於江寧城，垂克，乃仰藥死。賊平，搜得其尸，寸磔之，後烈火焚之。其子洪福瑱，次年亦獲於江西之廣昌縣，凌遲處死。逆案遂結。然天下被其毒者，已有五年。考其行事，全無義理，而能作亂如是之久，殆劫運使然耳。逆先改正朔，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一月有三十日，三十一日者，遂不置閏，而改天干地支之名，如丑爲好卯爲榮，亥爲開之類。繼滅人倫，令軍中夫婦不得同處。蕭朝貴僞封西王，其妹塔也。朝貴之父，於長沙途中，私招朝貴之母同臥，朝貴卽公訟斬其父母警衆，揚揚語人曰：「父母違犯天條，不足爲父母也。」而其妻洪宣嬌與僞東王楊秀清通，嘗共臥起，爲衆所見，乃傳天父令曰：「秀清宣嬌，同胞兄妹，臥何嫌？我令宣嬌同秀清臥者，爲天下兄弟姊妹贖病也。」洪逆乃號楊逆爲「禾乃」一師，贖病主。蓋賊最尊者曰天父，追其所自出，云有叔嫂姦而生耶，華，卽爲天父。天父以一七日造成世界，生五子，一女，長爲耶穌，次爲洪逆，次爲楊逆，又次爲馮逆，爲韋逆，女爲宣嬌，卽洪逆之親妹。蕭朝貴殺其父母，以示天條，而妻與楊逆通，則不敢言。韋逆之父，尊爲國宗伯，然見韋逆亦跪而稱千歲。其悖謬如此。後馮逆被擒正法，韋逆殺楊逆並宣嬌，後爲洪逆所殺。蕭朝貴於湖南爲官軍擊斬，莫起事死黨，遂無一人存者。

賊之最無道理者，曰「講道理」。每遇講道理之時，必有所爲也。凡據衆搜糧，則講道理；行軍出令，則講道理；選女色爲妃嬪，則講道理；驅蠢夫壯丁爲極苦至難之事，則講道理。究其所講者，其初必稱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莫大功德；理應供奉歡喜，娛其心志，暢其體膚。爾等衆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財祿，驕淫怠惰，犯天條律。云云。以後則宣揚賊將欲爲之事，以一衆心，而復引天父之語以證之。如謂孔子爲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將其責打手心等語，聞之令人髮指。卽在賊中之人聽之，亦不復信也。

常州鄒中丞鳴鶴，未遇時，夢至冥府。有友人自內出，云在府中掌冊籍者。因叩以終身事，友書八事付之，曰：「官居四品，洪水爲災。」正欲審詢，遂寤。道光丁丑，官河南開封府，適河決中牟，黃水灌城，危在頃刻。因學前夢告人，自

恐不免，乃竟無恙。後擢任廣西巡撫，以剿辦賊匪，未能得手，革職歸里。爲兩江總督陸公建瀛檄赴金陵，幫辦籌防事宜。城陷死之。奉旨照道員例賜卹。始知四品之應，洪水蓋指洪逆也。

長白麟見亭侍郎慶，任河南總督時，嘗刊鴻雪因緣圖記，歷序一生宦蹟。每幅各係以詩，分贈同人。道光戊戌，余薄遊清江，亦得一冊。見紀夢一圖，自敘云：「夢騎赤馬，躍入河中，有聲如雷而醒。」余私謂人曰：「再八年，歲在丙午，公其終乎？」人問故，余曰：「昔謝太傅夢乘桓溫之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後代溫秉政十六年，至辛酉歲而薨。解之曰：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十六年也。辛爲金色，白酉屬雞，則白雞也。今公治河而夢入河，必有河患。丙屬火，火色赤，辛者馬也。非其徵乎？」人皆不信余言。至甲辰歲，河果決，公以是罷官。丙午年，河工合龍後，公卒。同治庚午秋七月，兩江總督馬端敏公於督署內教場閱兵，訖事，還行至西夾道，爲賊所刺。賊亦當時就獲。公傷重，不能言。頃刻遂卒。事聞，中外驚駭。天子震怒，悼惜賜諡，並命入祀賢良祠。安徽浙江等省經公所蒞治者，感念恩德，咸爲公建立專祠，奏奉兪旨，生榮死哀。近年督撫所未有也。賊張文祥，河南人，狡凶惡，各官嚴刑訊問，無一實供。上命刑部尙書鄭公帶同司員來江審辦，僅據供係浙江海盜餘孽，前來復仇。他無一言，遂擬以凌遲完案。所奇者，伊自供出妻女所在，毫不隱諱。提到妻女，嚴鞠，亦一無供詞。余戚錢慎庵太守，時署江寧府事，慎庵受公知甚深，極欲究出實情，爲公雪恨。乃殫精極思，研訊兩月之久，卒不得要領。發憤臥疾者累日。此案慎庵爲余詳細言之，故知外間之謠傳，均不足據。尤奇者，是月有湖州人費君，以畫師流寓在上海，患瘧疾甚劇，公被刺三日，上海卽得信，而未知賊主名。其同鄉沈姓爲布捐局司事者，往告之，費瞿然曰：「賊必張文祥也。」沈驚問故，費曰：「數日前瘧作，昏憤之際，忽見一隸手牌票上書張文祥刺殺馬總督一案，係一百二十年前之事，今當完案，在案人證，合行拘提云云，共計一百五十餘人，首名卽馬總督，而我之名亦在內。方擬細視，忽妻持藥至，隸遂不見。彼時自思與總督無一面之識，何以連及殆噩夢耳。今乃有是事，我其死乎？」閱數日，知賊名果爲張文祥，費亦旋卒。次年，余攝上海

縣事訪之布指局而信。噫！此夙冤耶？與前明張差挺擊，本朝嘉慶時之成得行刺，同爲千古疑案矣。成得者，京師中廚役也。於睿皇帝駕幸圓明園時，行刺。當即被擒，上命諸王大臣六部九卿會訊，默無一言。但云若事成，則公等所坐之處，卽我坐處也。上寬仁，不欲窮詰，與大獄，遂命凌遲處死。其處死時，先大夫在京，與衆往觀之。先立一木椿，將得縛於椿上，其面前，又植二木椿，乃牽其二子至。一年十六歲，一年十四歲，貌皆韶秀，蓋尙在塾中讀書也。至則促令向得叩首訟，先就刑。得瞑目不視。已乃割得耳鼻及乳，從左臂魚鱗碎割，再割右臂，以及胸背。初尙刀刀見血，繼則血盡，只黃水而已。割上體竣，忽言曰：「快些！」言甫畢，廠上走下一官，謂之曰：「皇上有旨，令爾多受些罪。」得遂瞑目不言，鬻割至盡，乃死。究亦不知何人所指使。倘非上之聖慈，則演之楚獄，明之胡獄，株連而死者，且數萬人矣。嗚呼！此仁宗之所以爲仁歟？

東陽張玉箴先生諱，維，明崇禎中，曾巡撫應天。時江蘇安徽兩省，皆屬管轄。先生勤政恤民，百廢俱舉。於吳中築捍海塘，並開通各河道，著有三吳水利全書。嗣擢督河漕，去吳，人感其恩澤，立生祠於虎邱。先生旋解組，里居。魯王監國晉官大學士，浙東不守，投水殉義。吳人因卽生祠，春秋隆胖饗焉。乾隆時，高宗純皇帝褒揚勝國忠臣，賜諡忠敏，列入祀典。咸豐庚申，賊陷蘇城，祠宇被燬，僅存一楹。同治癸丑，大兵收復後，亦未及修葺。至壬申歲，永康應敏齋方伯攝藩篆，里人馮敬亭宮贊，始以爲言。方伯於先生爲鄉後輩，遂於治事之暇，輕騎往視。先是方伯屢夢至一處，池南岸柳塔影山光，依依神往。及至是地，恍符夢境，心大感異，因立意重修，捐廉爲倡，命余及仁和邵步梅刺史襄其事。竟鼓分操，輸費雲集。經始於壬申首夏，至癸酉季春落成。署中丞恩公率僚屬釋奠祠下。士民環觀，嘖嘖稱歎。亦足見忠義之不可磨滅，而今日之人心，猶有不忍忘先生者也。祠後隙地，廣數畝，有大池，荷芰叢生，每當夏月，香風郁然。方伯於池上建鴛鴦廳三楹，以攬其勝。復於廳之左構一樓，資憑眺。院中堆碎石，小山雜蒔花木，園逕迴林，華綉繚垣，接趾於陵，阿浮圓挂影於霄漢，朝煙暮靄，頗有卷畫之趣。此則初經營時所不料及者也。其亦先主之

靈爽有式憑焉！不然，何方伯之夢適與之合也？或所謂因緣者，非耶？是舉也，共糜緡錢一萬餘，監工者爲蘭溪人，候補同知祝齡。

朝鮮越南，本中國地，故周孔之道，至今被服。日本至魏明帝時，始通中國，自其主文武天皇，釋奠於先聖先師，尊崇孔子，而儒教逾東海矣。觀先哲叢談一書，知彼國儒生，恪守程朱之說，於性理之學，實有發明，不得以倭人而輕視之也。乃今閱香港華字日報，英吉利國牧師雅里各將遊京師，以極觀光之願，又將迂道山東，往謁曲阜孔林等語，已心喜其知所趨向矣。復見王韜送雅牧師回國序，稱其注全力於十三經，取材於馬鄭，折衷於程朱，於漢宋之學，兩無偏袒，譯有四子書，尙書兩種，西儒見之，咸歎其詳明賅洽，奉爲南針云云。不禁爲之起舞，深幸聖人之教，又被於西海，西儒能奉周孔，固堪嘉尙，而雅里各研究馬鄭程朱之學，用夏變夷，眞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中席之言，豈欺我哉！

董文恭相國語，曹文正相國振鏞，嘉道兩朝名臣也。文恭盛德偉望，朝野欽仰。嘉慶十八年，天理教匪林清遣賊入禁城爲亂，時上幸熱河，聞變，近臣有以暫行駐蹕之說進者，文恭力請迴鑾，繼以涕泣。而文正在京師，於亂定後，鎮之以靜，幾旬遂安。時有無名子撰一聯嘲之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二公聞之，笑相謂曰：「此時之庸碌啼哭，頗不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師銜，人有尊以太師之稱者，公輒笑辭曰：「賤姓不佳。」後二公皆加太傅銜。文正訐護遠獄，小心翼翼，歷相兩朝，福壽近世罕比。余於二公，皆姻家，故熟聞之。

道光初年，英煦齋相國和，初爲軍機大臣，以州縣辦公無資，而取民無藝，奏請以各省陋規，酌定其數，爲公用；有於數外多取者，重罰之。宣宗諒直省督撫議奏，言人殊兩江總督孫相國王庭上疏極言不可，奉旨嘉許，英相國得薄譴，撤出軍機，而孫相國賜「公忠大臣」四字，天下頌聖主之明。同時廣東巡撫康公紹鏞一疏，尤爲暢達。其略曰：「粵東負海濱山，盜會諸匪，甲於他省，公用以緝匪爲大宗，捐攤賠補次之，辦公雜項又次之。粵東州縣歲入

所藉，專在兵米，折價歷久相沿，舊規官民相安。緣粵東產米稀少，全賴粵西湖南兩省接濟，故民間皆願折納地方官，代爲買穀碾支，百數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色，事涉更張，轉滋擾累。其餘雜稅及車舟行戶鹽當規禮，或有或無，不能一律。此粵東陋規，與州縣辦公之大概情形也。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礙難辦，勢不能徑情直行者，卽如兵米折價一項，朝廷取民，歲有定制，抑且應徵本色，折取卽爲違令。今以例徵本色，例嚴浮收之，正供忽明著申令，許其折價，許其多取，無論國家輕徭薄稅，斷不值因辦公費用，誤蒙加賦之名，且卽以折價而論，在剔蘆花戶，雖照舊規完納，而刁生劣監，頑抗百姓，多不能照數，有於正數之外，絲毫無餘者，更有正賦之內，收不足數者，州縣以浮折，事屬違例，往往將贏補絀，自行賠補。今若定以折收額數，則所浮之價，卽爲應納之數，設有短少，似難辦理。又粵東兵米零尾挂欠頗多，須州縣先爲墊解，是照正項，尙不能年清年款，設經明定浮數，其挂欠代墊，恐較前尤甚。况貪官污吏，視所加者，爲分內應得之數，以所未加者，爲設法巧取之數。聞之雍正年間，議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當時議者，謂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來，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前項折價，與從前火耗增收，事實相近。卽能明查暗訪，堅持於數年之間，亦斷難周防遠慮，遙制於數十年之後。夫兵米正額，各州縣有定數，折收之價，粵省有通例，其不能行，尙如此，況雜稅等項，名目不一，或此地有而彼地無，或此地多而彼地寡，愿者減其數，以求悅黠者浮其數，以取贏究之浮者，已淨數已定而難改，減者非減，事甫過而復加，此時毫髮未盡之遺，卽他年積重難返之漸。其中更有持蠻行戶，刁滑商人，尙不完納平餘，致送禮規，今以案經奏定，數已申明，在官視爲宜然，在民視爲非舊，兩相脅制，互爲稟呈。上司既不能爲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糾參，又不能因民間不繳陋規，懲以官法，爾時辦理更形掣肘。是雜項等稅之難辦，較兵米折價尤甚也。再四思維，實無萬全良策。且各項所入，既有陋規名目，今逐款臚列，上瀆聖聽，於體制似亦未協。夫弊去其太甚，事不外舊章，臣等受恩深重，於查辦此事，萬不敢畏難推委，而事有窒礙，不敢不將情形據實密陳，應請照常辦理，並隨時稽

察，如有於常額外，多取絲毫，一經訪聞，輒則撤參，重則治罪；並督率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力行儉節，屏除浮費，庶以儉佐廉省一分之費，用卽以紓一分之民力。云云。此奏可謂通達治體矣。按英相國原奏，誠恐州縣取民無制，亦具一片婆心；而揆以國家大體，實不可行。且又不勝其流弊，故聖主不惜收回成命也。

先伯半帆太守錫熊，由知縣洊歷牧守，所到之處，裁革陋規，一切用度，皆是伯祖長蘆運使任內攜往。時有「陳青天」之號。先大父時官安徽，聞之弗善也。貽書戒之曰：「若父爲都轉，若故能取給；後任官之父，安得盡爲都轉耶？將來不給於用，勢必仍復舊貫。居己以清名，陷人於不肖，非仁者之用心也。若果無須此項，盡留爲地方公用乎？」先伯不能從。比去任，後來者果盡復之。同時帥仙舟中丞承瀛，官浙撫，解任後，以鹽規二萬兩，留爲書院經費。後左季高相國撫浙時，亦以寧關平餘萬六千金，捐作賑濟之用，均不裁本規目。二公皆一時名臣，前後所見，相合如此。

余在金華校官任時，有諸生數人來見，一人自稱其弟爲「令弟」者，同座均目笑之。其人亦自慚，余解之曰：「古人自稱弟者，本有令字，諸君特未留意耳。」衆請教，余因誦謝靈運從弟惠連詩云：「未賒值令弟，開顏披心胸。」杜少陵送弟詔詩云：「令弟尚爲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李頎答從弟異卿詩云：「吾家令弟才不羈，五言破的人共推。」是稱己之弟爲令者，亦猶行古之道也。衆俱粲然，謂先生善於解嘲。

官名官制，歷代不同，惟宰相及大將軍數千年以來，始終貴重，其餘或古貴而今卑，或昔輕而今重者，不一而足。如尙書侍郎，漢世皆爲冗官，至唐則尙書以處藩鎮，侍郎則居宰相之位矣。沿至於今，尙書仍屬八座，侍郎亦貳六卿，未嘗少貶。六朝之中書舍人，權倖宰相，今則爲內閣之屬，祇七品耳。唐宋元之大學士，秩不過五品，明初亦未大重，大學士者，必加公孤之銜，乃尊。後乃升爲宰輔之任，無須加銜，今則與太師太傅太保同爲正一品矣。至古之官名，今以之呼執藝者，薤髮曰「待詔」，工匠曰「司務」，典夥曰「朝奉」，皆不可解。庚午，余於西捻肅清案內，加

道衡，有人貽書稱余爲觀察者。一幼僕粗解文義，見之憤然曰：「彼欺我官太甚！」余驚問之，則曰：「觀察者，捕役之別名也。」衆皆不解，則持水滸傳緝捕使臣何觀察爲證，雖牽囁其妄。然元明之際，稱捕役爲觀察，亦實有此名矣。至都頭，久爲縣役之通稱，而唐之季年，則有以都頭爲官名，而兼平章事者。

讀書貴識字，今人即目前之字讀別者甚多，如搶擗音撐能，數奇音朔基，而俗俱如字；讀口吃之吃音吉，而俗讀作喫；大觀之觀音貫，而俗讀作宮，冗長音杖，而誤爲長短之長，勁敵音擊，而誤爲強勁之勁，射覆音食福，今誤從去聲；跟蹤音亮搶，今俱作平聲；分野之分是去聲，仰給之仰非上聲，口占之占音戰，逕庭之庭音廳，叢爾小貌，叢音萃，俗讀爲撮爾者非。冷然清意，冷音靈，俗作冷然者誤，此皆章章在目耳之前者也。至誤汨爲泊，訛哲爲哲，叢之混羗，曉之異謔，稍爲留心，卽不錯用。然二十八宿，宿本字音肅，世均作秀音，傳臚之臚，臚字本音閩，並無盧音。今若依古音稱宿爲爾，稱臚爲閩，豈不致人譁笑耶？余謂讀書識字，心自知之可也，若相沿成習，亦用今之音爲宜，不必沾沾自詡，呼天明爲汀茫耳。

今人論詩韻，多極詆沈約，以爲約湖州人，江左偏音，不足爲據。殊不知約所撰四聲一卷，亡之久矣。約之後，隨陸法言撰四聲切韻，唐孫愐撰唐韻五卷，今並不存。存者宋之廣韻及禮部韻略，嗣有平水劉淵，仍禮韻而通併其部分。至元黃公紹仍劉韻而廣其箋註。最後有陰氏兄弟，著韻府，取各韻書，大加刊削，頗多遺漏。當時並不推爲善本。然自明初到今，相沿用之，學者卽指以爲沈韻，其知爲平水劉氏韻者已希矣。何論陰氏徒使沈隱侯於千數百年之後，橫被詆譏，豈不異哉！

曾文正公與左季高相國，同鄉相友善，又屬姻親。粵逆猖獗，蔓延幾遍天下，公與左相戮力討賊，聲望赫然。合肥相國後起，戰功卓著，名與之齊。中與名臣，天下稱爲曾左李，蓋不數唐之李郭，宋之韓范焉。比賊旣盪平，二公之嫌隙乃大構。蓋金陵攻克，公據諸將之言，謂賊幼逆洪福瑱已死于亂軍中，頃之殘寇竄入湖州，左公諜知幼逆在內。

會李相之師環攻之而疏陳其事。公以幼逆久死，疑浙師張皇其詞，而怒，特疏詆之。左公具疏辯，洋洋數千言，辭氣激昂，亦頗詆公。兩宮皇上知二公忠實無他腸，特降諭旨兩解之。未幾，洪幼逆遁入江西，爲沈幼丹中丞所獲，明正典刑，天下稱快。而二公怨卒不解，遂彼此絕音問。余爲左公所薦舉，公前在安慶時，亦曾辟召之。同治丁卯，謁公於金陵，頗虧青眼。泊攝南匯縣事，丁雨生中丞時爲方伯，具牘薦余甚力。公批其牘尾曰：「會見其人，夙知其賢，惟係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云云。劄子範太守以告余，謂公推屋烏之愛也。辛未，公再督兩江，張子青中丞欲調余上海，商之於公，公乃極口贊許。是冬來滬，閱兵，譽爲著名好官，所以獎勸者甚至。聞余欲引退，特命朝軒方伯再四慰留，謂公忘前事矣。後見常州呂庭芷侍讀談及二公嫌隙事，侍讀云：「上年謁公於吳門，公與言左公致隙始末，謂我生平以誠自信，而彼乃罪我爲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時侍讀新自甘肅劉督三軍門處歸，公因問左公之一切布置，曰：「君第平心論之。」侍讀歷言其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且曰：「以某之愚，竊謂若左公之所爲，今日朝端無兩矣。」公擊案曰：「誠然！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捨去，無論我不能爲之繼，卽起胡文忠於九原，恐亦不能爲之繼也。君謂爲朝端無兩，我以爲天下第一耳。」因共歎公憎而知善，居心之公正若此。余又謂洪逆未死，公特爲諸將所欺，並非公之自欺，原可無所芥蒂也。公歿後，左公寄挽一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我愧不如元輔，攻金以礪，錯玉以石，相期無負此生。」讀者以爲生死交情，於是乎見。昔韓忠獻與富文忠皆爲一代賢臣，第以撤籬事，意見不合，終身不相往來。泊韓公薨，富公竟不致弔。今觀曾左二公之相與，賢於古人遠矣。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此語誠然。道光二年，先大父爲安徽太平府通判，例應押運北上。廬州府通判董某，以歧路得之，押運優差也，人皆代爲不平。先大父不以介意。董至北，會旗丁行賄事發，累及運官，發刑部訊。董身關三木，幾瀕於死。先大父時知滁州，聞之歎曰：「此咎應屬我得，董乃以捷足代之乎？」嘉慶十年，先大夫與杭州陳荔峯閣學嵩慶，同以臆錄議敍鹽庫大使在京候銓。一夕，與伊墨卿太守、張船山侍御，夜飲極懽。次日，應赴部投供，醉甚，不

能往；適有河南庫大使一缺，因不到打選，閣學大失意，同人亦爲之惜。然未幾連捷，遂入翰林，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壬午，閣學主福建試，先大夫方由石碼場大使升同安知縣，相見於鎖院，閣學謂爾日使不以醉誤事，則今日亦不過中州一令耳。

先大夫署福建光澤縣時，鄰縣某，因禁私宰，幾至民變。蓋犛殺牛者，而以牛肉環置架上，暑腐臭爛，薰蒸致死也。府委邵武令往驗而歸。先大夫遇諸塗，詢某君何以若是之酷。答曰：「渠因生肖屬牛，故愛牛同於骨肉。」復笑謂：「我長渠一歲，此番歸後，當禁民間畜貓矣。」遂彼此鼓掌。余謂宋徽宗時宰相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元延祐間，都城有禁，不許倒提雞，犯者有罪。因仁宗乙酉生命也。明正德朝，下詔禁天下食豬，蓋武宗以豬與朱同音，爲犯國姓也。古今事，無獨有偶者乃如此。

金壇蔣振生，原名衡，字湘帆，虎丘修撰之姪也。康熙時，以書名一時，碑版照耀四裔。年五十六歲，矢志書，十三經共八十餘萬言，閱十二年而訖事。南河河道總督高公斌，特疏上呈御覽，奉旨以墨刻頒行天下，授國子監學正。當寫經時，以恩貢選英山教諭，又舉博學鴻詞，皆力辭不赴，其專精如此。嘗云：「學書者，不能爲人宗祖，亦當與古人弟兄，何至爲人子孫，甚至甘同奴僕？」云云。自負之高，有不可千古之概。所爲古文，亦希蹤龍門，出入唐宋諸大家，余五世從祖文勤相國，曾爲序而行之。其書法論一篇，聚古人大旨於數百言之中，如探驪得珠，覺前賢紛紛議論，均爲饒舌矣。茲錄其全文於左：

自永字八法後，論者幾數萬言。惟孫過庭書譜、姜堯章續書譜二家言最詳。余撮其要旨：第一在執筆，曰懸臂中鋒，顏魯公云：「捻破管，畫破紙。」蓋言五指齊用力，若雙鉤單鉤諸法，雖三指着力，四五指全無用處，故必右肘懸，則靈動五指撮管頂，則堅勁，此乃反本還原，追蹤顏邁斯嘗作篆之意。夫竹簡漆書，可容指腕兼運否？學書者，先擬

神端坐，使筆與手，如鐵錐木柄，全然不動，純任天機運轉。左臂平按，久乃酸痛異常，此語從未經人道破。至運筆，則凡轉肩鉤勒，須提起頓下，然提頓二字相連，捷於影響，少遲則犯落肩脫節之病。不可使盡筆，不可用順牽，凡畫之住處，直之末稍帶第二筆處，皆從左轉，所謂「每筆三折，一氣貫注」者也。有從無筆墨處之求者，曰：「意曰：神曰：布有從有筆墨處求之者，曰：絲牽，曰：運轉，曰：仰覆，向背疏密，長短輕重，疾徐參差，中見整齊，此結體法也。魏晉人書，天然宕逸，唐人專用法，遂有「九宮」，「一分中左右上下界畫，使學者易趨，竊疑所謂口授訣，即此也。余擬四言曰：「中正靈靜」，「中則直，看每一字有中，如帝宗康之類，中直必與上點相對，若兩分之字，則左右各有中，如靖辟錄，軒或上合下分，如聳昂靡，或上下分合，如瞿替，或中合上下分，如靈墨，或三並，如職繼，各以類取中，則停勻矣。正則言橫畫，懸臂用力太過，則右昂起不平，如書無之類。皇甫君碑，尙犯此病，乃少作也。九成宮則平正，的是老筆。夫一字中，主筆須平，他畫則錯綜用意，乃不呆板。靈則必由於懸臂，雖蠅頭亦使離几半寸，捻管則大小一例也。靜非精熟不曉。唐碑惟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歐陽九成宮碑，能造此境。顏多寶塔，柳玄秘塔，中正之法，悉備靈尙有之，靜則竟未能到。降而黃蘇米，皆火氣未除。元明而後，不足言矣。臨帖須運以我意，參昔人之各異以求其同。如諸名家，各臨蘭亭，絕無同者，其異處，各由天性，其同處，則傳自右軍。以此求之，思過半矣。又正書用行草意，行草用正書法，學褚求其蒼勁處，學歐求其圓潤處，以怒張木強爲歐，綺靡軟弱爲褚，均失之。夫言者心之聲也，書亦然。右軍人品高，故其書瀟灑俊逸，顏平原忠義大節，唐代冠冕，書法亦如端人正士，凜然不可犯。若其行草，鬱屈瑰奇，天真爛漫之概，雄視千古，學者尙能立品以端其本，復濟以經史，則字裏行間，縱橫跌宕，盎然有書卷氣，胸無卷軸，卽摹古絕肖，亦優孟衣冠。苟出心裁，非寒儉骨立，則怪異恣肆，非體之正也。竊願同志，其凜斯言，庶稍有補乎江南拙老人蔣衡譚。

拙老人有乞兒傳，載愈奇疾事，甚奇。茲並錄之，其文曰：山東陸宣子，自京師來，爲余言李公某之子，指甲中生肉

管，赤色，頃刻長三尺餘，垂至地，能動，動則昏昧欲死。遍訪名醫治之。內府大醫，至方上士俱縮手，遂巡而退。公子於是取酒痛飲，引刀自斷之，出血數斗，氣絕良久甦，復出如初。公子曰：「嗟乎！吾其死矣！」乞兒者不知其姓名，以蟒蛇爲業，聞之，至曰：「我能活之。」聞人叱之，乞兒曰：「爾勿然，速白公子。」李公聞之，大喜，延入，謂曰：「若果愈吾兒，吾分家之半以與若。」乞兒捉蛇負劍，昂昂直入中堂，居上座，口中謾罵諸醫者曰：「公子蛇頭疔也，其管通四肢百骸，絕則又出，若輩何能爲？請見公子。」初乞兒家多錢財，居室衣服，飲食與馬之屬，甚修麗，賓客出其門下者，鬪雞走狗畢集，侍妾僕從，娼優歌舞，縱酒馳騁，弋獵無虛日。未幾病，病如李公子，破家求醫，不可得。京師有白雲觀，正月十九日，舉國人畢集，名曰「燕九」。冀遇神仙，或曰：「仙往往雜儂人中賣藥，或類乞丐，當是時，乞兒父亦往果遇丐者，持大蛇，貌甚偉，心異之，問以子之病，曰：「能治。」因請之，許諾。既至，曰：「命而子速呼其妻來，屏左右。有一人留，而子卽不治。」乃置大蛇於地，命乞兒妻曰：「無懼，其持此納諸袴中，兩腿蹲地，鑿袴孔以出蛇，握首定視，蛇首與肉管相對，蛇以氣吸之，則消。」不移時，果如其言。蛇則紅絲百道，僵臥死。乞兒竟愈。乞兒既見公子，如其法治之。公子亦愈。李公大喜，竟分其產之半與乞兒。

江陰陳鼎，於康熙時，遊雲南，作滇黔紀遊。內載金沙江大水，漂一狗頭人至岸，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眉目皆狗也。逾日，得土氣，狗人復生。問其言，答之如狗吠。土官解來大理，軍民府鼎目睹之，軍門命土官解還原處。解人行一百二十日，始抵其國。國中無城郭，有宮室，其皇朱冠，屨跨白馬，佩刀，官吏皆如之，服食起居，與中國同。惟婚嫁則非云云。似域外確有此狗國矣。乃余在上海，晤各國領事官，與譚地球上之列國，從不知有所謂狗頭人者。卽據泰西人所記四大土人民，惟峨羅斯之極北，天使頭城，其人極短小，以狗爲馬，以鹿爲牛。南亞墨利加之極南，巴他峨拿人，皆野番，肢體如常人，一身有半，遍體生毛，攪食野獸。此二處卽世所稱爲短人國，長人國者也。此外黝黑，如阿非利加，醜怪如東南洋各島野番，亦不過白黑妍媸之別，而五官四體，皆無大異於人。乃知長耳比肩之民，飛頭賈

胸之國，不過古人故爲恢奇之說耳。而陳鼎竟爲目見狗頭之人，且有解人解之歸國，言之鑿鑿，不太覺荒唐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斯言誠是也。

金華府城外，北山最高，大山深處，有一巨龜，蓋千年物也。民號之曰「龜龍山」。左右鄉人，均種靛青，靛非雨不殖，當靛苗發時，乏雨，輒迎龜龍祈之，祈而應，則鑄一金圍，穿其甲而綴之。歷年既久，龜身所綴之圍，幾以百計。行則索索有聲，顧亦時見時隱。咸豐壬子夏，金華大旱，太守崇公，委經歷嚴某赴北山請龜龍。龜匿不出，遂取山中一小龜昇之來，置於天寧寺壇內。晨夕拜禱，驕陽益甚。不數日，龜死，寺僧懼責，另取寺內一龜代之。文武官弁，亦仍一日三叩，觀者匿笑。至七日，雨降，復委嚴經歷送之歸，而從前山龜之朽骨不可得矣。金華城中雖當盛暑，至四五更時必涼，土人云龜龍之氣所致也。

咸豐癸丑，上海縣東門外民家，地忽湧血，掃除不盡。邑令袁君，親往視之，澆以糞穢不止，乃築土填之，未幾遂有紅頭賊劉麗川之變，戕官踞城，竭江浙二省兵力，兩年餘，乃克盪平。距今二十年矣。今年夏，忽聞縣城內浴室間壁，復有出血之事。市井轟傳，爭先走視。主人阻之不聽，彼此爭競，遂將屋宇什物打毀。署令葉君，願之聞信往勘，出血之牆，並無形迹。拘衆訊究，乃係棍徒，夙與店主有隙者，於入浴時，陰持豕血暗塗牆隙，出號於衆，以爲陷害地步。衆人墜其術中，店主幾至破家。葉君乃將此人重責，荷校通衢。然遠近訛言，仍復不息，於是又出示曉諭焉。余謂此人居心險惡，應照妖言惑衆律治罪，僅予枷責，猶覺其寬耳。

世人書翰之末，顧書「勿勿」字。按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旌，蓋以聚民事，故急遽者稱勿勿。流俗又於勿勿中加一點，謂爲恩字，人多笑之。殊不知說文既解，勿字爲急遽之稱，又解恩字爲多遽恩恩之義，則二字原可相通。好古者但知勿勿，而嗤恩恩，逐俗者又但知恩恩，而駭勿勿，蓋均未之考也。

金陵盧止泉孝廉澤，學問深醇，品行尤方正。考取國子監學生，不赴補而歸。其子某，官山陽縣教諭。會縣有水災，

教諭幫辦賑務，侵蝕銀得四百兩寄家。止泉疑之，貽書詰所從來，教諭以友人資助對。未幾，其僕忽見數差人洶洶入門，迹之不見，而教諭陡暈絕。半日而甦，始知以侵賑事為餓死者所控，城隍頗庇之，故得生。趨數日，僕復見前差人於大門外，教諭又暈絕，似死非死，數日不蘇。教諭之子極孝，於神前哀禱，燒一指以致誠，家人不知也。一日，教諭忽起坐，衆皆驚喜。期搖手曰：「未也！前日控案，城隍斷後，諸餓者不服，再控於冥王。王訊之，確謂侵蝕賑銀，當付油籠，欲解衣就烹。忽復呼上諭以爾子在陽世為爾燒指，孝心感格，免爾鼎烹之罪。然不能不死，暫令回生，布告大衆，以賑務之銀，不可侵蝕如此。」言畢，即死。衆索其子手視之，則一指已燒去過半矣。於是人共憫盧子之孝，而恨教諭之貪也。此事金陵人多知之，而止泉亦歷述之不諱。夫凶年饑歲，小民轉輾溝壑，呼天望救，幸得賑濟，真是生死肉骨，司其事者，宜如何盡心以慰民望？乃從而侵蝕之，此其心與豺狼何異？即不陰被鬼責，亦必上膺天譴。觀於教諭之事，能不凜然！余在青浦辦理豐備倉事，胥吏具稟，請領經費，余諭之曰：「此區區之錢，皆荒年哀窮人之食也。爾等今日幸飽食暖衣，何忍奪饑民他日口頭食乎？」皆相顧動色而退。司吏來索房費，力拒不給。伊等亦無如何。比至上海，則前任已定書役經費數百千文，又司房費一百數十千文，年年給發，數已逾千。余不禁為之慨然太息。然持此等錢歸家者，其不能蔭子孫而致富厚也，決矣。

江陰季仙九尚書芝昌，以進士第三人及第，官至閩浙總督。哲嗣念話，亦以進士入翰林，家門鼎盛。而其贈公則以知縣遣戍新疆，卒於口外者也。初贈公官直隸行唐縣，知縣地方傳言，有教匪事。公方嚴擊，總督遽飛章入告，及上命重臣來查辦，公業將首犯擒獲，并搜得名冊二本，細為訪問，非青蓮白蓮等比，不過以鬼神禍福，恐嚇愚民，為斂錢計耳。並無謀叛情事。及閱名冊，則紳矜富戶，幾居其半。公籌思數日，至郡見太守曰：「此等人名為教匪，實非教匪；而冊內共有二千數百戶，俱是良民。一時無知，惑於禍福之說，與之往還，冊上即列其名，並非從之為匪者也。星使到時，若將名冊上呈，勢必將各戶拏問，縱得原情釋放，而二千數百人家已破矣。」太守曰：「子將若何？」對

曰：「以某之愚，欲將名册焚之，祇辦爲首者數人而已矣。」太守曰：「此舉甚善，然子且獲大咎，咎不止於褫職，盡再思之。」公曰：「某思之已熟，一已獲罪，而能保數千戶無恙，亦何憚而不爲？」太守曰：「子願則好爲之，毋令後人笑子拙也。」公還，即舉名册投之火，合署人皆大驚，既已無可奈何，星使至，將首犯審明後，即飭取名册。公曰：「某已查明所列之人，俱係良民，留之恐拖累已焚之矣。」星使大怒，顧亦無可奈何，祇據實嚴參，擬公職，發新疆效力贖罪。公怡然就道，人或憐之，或嗤之。然此數千戶實良民，雖漏網，地方亦卒無事，而公竟歿於戍所。公歿後，不十年，尙書卽探花及第，孫會鼎貴，噫，孰謂天道無知而報施果不足憑耶？

華陣圖爲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世願以爲王右軍。朱子家訓，乃昆山朱柏廬先生作，而訛爲考亭，甚至翁森之四時讀書樂，亦稱是考亭，豈不可笑。柏廬先生，明季諸生，國變後，隱居教授，著書滿家，皆力宗程朱，爲理學正宗，與桐鄉張楊園先生同時並稱。楊園今已從祀兩廡，而先生僅祀鄉賢。同治庚午，巴縣廖養泉刺史繪，攝新陽縣事，於城中爲先生建專祠，而以從學諸子配享。蓋新陽乃崑山所分縣也。

本朝自陸清獻公嚴朱陸異同之辨，力排王氏之學，天下靡然從風。日本爲海東小國，自儒教入其國中，伊國人亦恪守程朱之說。嘗見佐藤直方所著韞藏錄，內載筆記序一篇，曰：「王陽明之學，實祖陸象山矣。故其所論說，大意與陸子同，而又不自謂學陸子，間去取於陸子之言，常欲出於其右，輒自以爲接孔孟之傳焉。是以辨陸學則王學亦在其中矣。大家商量集所載朱子辨陸學諸說，尤爲詳備，今摘出其最的實切當者，且取太極後論中庸或問所論附之，以明王學之初不異乎陸學，而其背聖賢之教也。吾友詳之。」云云，其辨別之嚴如此。今其國王改從泰西之制，衣服法度，均遵其俗，用夷變夏，取則陳相，焚書屏儒，有同羸政。吾恐天主教之教，從此流行，朱陸之學，并以淪胥，不知其國中之明理者，如何痛哭流涕也。

天主教向有厲禁，自泰西通商後，其禁遂弛，蔓延於江浙閩廣東南各省。入其教者，廢祖先之祀，無鬼神之敬，生

員入學，不拜孔子，殊駭人聽聞。然教中人自若也。余嘗與其教士諱論，亦不過就釋氏天堂禍福之說而推衍之耳。伊教內，亦分異同，謂奉天主者爲正學，奉耶穌者爲異端。異端當闢，正學當扶。其闢也，不獨以言，且至攘臂。今年英國別部天主耶穌二教之人，分朋鬪爭，殺人縱火，不可禁遏，竟至調兵彈壓。余笑謂此卽中國朱陸之辨也。然天主教人龐雜嗜利，喜傳教，耶穌教人自守，而不傳教。

同治十二年，越南國王遣使上表進貢，表文用儷體，選詞頗佳，茲備錄之。越南國王臣阮福時，稽首頓首，謹上言。茲仰見蒼階日煦，桂甸風清，仰大闡而葵藿遙傾，瞻王會而梯航恐後。謹奉表上進者，伏以皇疇建五，庶邦翹安，勸之仁，使驛重三，下國效賓從之款，尋常雜蕪，咫尺蟻均。欽惟大皇帝陛下，湯德懋昭，堯勛光被，六御辰居，極北合遐，邇爲一家一人，四敷文命，暨南公覆載於所通所至，波不揚於周海，其畢受於商畿。念臣忝守炎邦，世承藩服，久洽同文之化，夙敦述職之虔。土物非絀，上屆幸停留，庭香惟謹，下情獲遂，瞻依臣憑仗寵靈，恪修職貢，式金式玉，遵王度以不違，維屏維翰，迓天庥於無斁。臣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除另具歲貢品儀，交陪臣潘仕倂何文關阮修等費遞上進外，謹奉表隨進以聞。一恭進今年癸酉歲貢品物：象牙一對，犀角二座，土綢一百匹，土紬一百匹，土絹一百匹，土布一百匹，沉香三百兩，速香三百兩，砂仁朱四十五觔，板榔四十五觔。

蘇州滄浪亭，有水石之勝。前則蘇子美以四萬錢得之，後爲韓蘄王別墅。故從前於中堂合祀二公，有聯云：「四萬青錢，明月清風，今有價一雙白璧，詩人名將古無儔。」道光戊子，陶文毅公撫吳，重修之，合蘇人暨官蘇者鄉賢名宦，爲五百名賢祠。落成之日，有五老會。五老者，內閣中書潘三松、奕雋，年八十八，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吳玉松，年八十一，山東按察使石琮堂，年七十二，刑部尚書韓桂齡，年七十一，江蘇巡撫陶雲汀，年五十，以齒序座，各賦一詩。文毅有「惟時座上人，長眉多老耄」之句。好事者遂繪爲「五老圖」。太平盛事，賢達風流，一時傳爲佳話。粵匪之亂，亭亦被燬。同治壬申，方伯恩公錫廉訪應公寶時，復興葺之。至癸酉季夏，始竣事。距戊子已四十

六年矣。雖經滄桑，幸復舊觀。然壽籐古樹，均已無存；登臨者能不感慨係之！

河間紀文達公，酷嗜淡巴菰，頃刻不能離。其烟房最大，人呼爲「紀大烟袋」。一日當直，正吸烟，忽聞召命，亟將烟袋插入靴筒中，趨入奏對。良久，火熾於襪，痛甚，不覺嗚咽流涕。上驚問之，則對曰：「臣靴筒內走水。」蓋北人謂失火爲走水也。乃急揮之出，比至門外，脫靴則烟燄蓬勃，肌膚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國，戲呼爲「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於行者累日。相國又嘲之爲「李鐵拐」云。

南海羅羅村先生文俊，督浙江學政時，銜鑒公明，拔取多知名士。經賞識者，大都破壁飛去。所取優貢馮小亭培元，辛丑榜眼，金翰臯鶴清，乙巳榜眼，章采南，袁壬子狀元，此外捷鄉會試，登臺閣者，指不勝屈。惟余兩列前茅，一無成就，殊累知人之明。公素短視，尋丈外，卽不能辨。嘗於召見時，上笑問曰：「汝見朕否？」公奏曰：「天威不遠，顏咫尺。」人共服其應對之得體。

遂寧張船山先生問陶，大學士文端公之孫也。性仇爽，無城府；書畫妙一時。與先大夫最善。由檢討遷御史，連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各督撫，一劾河漕鹽政。先大夫問之曰：「子不慮叢怨中外乎？」先生笑曰：「我所責難者，皆大臣名臣事業，其思爲大臣名臣者，方且感我爲達其意，若無志於此者，將他身分拾得如此高，慚愧不暇，何暇怨我乎？」先生嘗畫一鷹贈先大夫，上題云：「奇鷹警然來，攫身在高樹；風勁乍低頭，沈思擊何處？」可想見其風采矣。

船山先生與洪稚存、太史亮吉，皆爲大興朱文正相國門下士。相國好佛，嘗於生朝諸弟子稱觴之際，太史袖出一文上壽，相國固喜其文，亟命讀之。太史抗聲朗誦洋洋千言，多譏佞佛事，諸人大驚。先生獨大笑叫絕。相國大怒，坐是淪蹟有年，先生不悔也。太史後以上成親王書言事，下詔獄，獄急，親友或對之哭，太史口占一絕慰之，末句云：「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爲朝廷吃一刀。」聞者皆破涕爲笑。賴上聖明，卒得釋還。同時永福黃莘田，任官廣東四會。

縣知縣，放情詩酒。大吏以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劾之。莘田聞之，忻然解組，日卽將「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奉旨革職。」十二字，自旌其舟而歸。三君子者皆詩人也。

成都楊忠武公邁，奉嘉道時名將也。以武舉從征，教匪起家，身經百戰，無不克捷。官至提督，改文階爲陝甘總督，晉封一等昭勇侯。予告，年逾八十而薨。臨終，自知死期，會四川總督同安蘇公廷玉往訪之，公出見，手交遺摺，托其代奏，時固無恙也。蘇公不得已，帶之歸。公卽於夜間逝世。豈非生有自來者耶！仁和馬秋藥，太常履泰，有楊鬚子歌，人奇而詩亦甚奇，讀之覺公之精神意氣，猶躍躍紙上也。詩云：「賊怕楊鬚子，賊怕鬚子走脫趾，不怕白鬚大尾羊。」（時有總兵姓羊）只怕黑鬚楊，難當賊正蒼黃疑未決，瞥見鬚子擲身入刀嫌太快，矛太尖，只使一條鐵馬鞭。逢人搥人馬，搥馬血肉都成甕中鮓。須臾將士風湧波，縱橫步騎從一驟。賊忽乘高石如雨，鬚子鞭已空中舉。賊忽走險，奔如蛇，鬚子驟已橫道遮。森森賊寨密排壘，鬚子從外陷其內。重重賊隊圍如帶，鬚子從內潰其外。鬚子鞭驟繞賊走，吞賊胸中已八九。曠目一吐鬚槎枒，賊皆撲地爲蟲沙。相傳失路會問賊，賊指問道教鬚出。賊寧不怨鬚子鞭，頗聞鬚子爲將賢。鬚子待士如骨肉，蟻大功勞無不錄。拔擢真能任鼓鼙，拊循含淚吮瘡痍。噫嘻！賊中感服尙如此，豈有官軍肯惜死！寫得生氣勃勃，彷彿聽鼓鼙之聲，而思將帥之臣矣。然此詩作於嘉慶年間，猶未覩道光七年公征西域時之偉績也。

雲夢許秋巖尙書兆椿，美鬚髯，工書善詩，尤精於吏牘，下筆千言，無不迎刃而解。蓋非獨以吟詠見長也。官漕督時，道出長沙，善化令某已升武岡州牧，置備儀仗，於官銜牌，誤書漕作漕，尙書作一詩調之云：「平生不作醉鄉侯，況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尙書兼麴部，漫勞明府續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異馬牛。聞說頭銜已升轉，武岡可是五缸州。」風流蘊藉，想某令讀之，亦當絕倒。

南皮張子青尙書之萬丁未狀元也。爲孝廉時，與同伴數人赴京師，道出天津。公騎一紅馬，甚神駿，途遇洋官見

而愛之。遣人來買，公不許，則固以請。同伴以外國人不足較，勸公與之，遂牽而去。次日，將欲啓程，洋官送馬來還。詢其故，則洋官甫乘，遽被掀下，連易數人，皆掀墜，且蹶嚙，不可向邇。以爲劣馬，故不復留也。比公乘之，調良如故。乃共歎此馬之義。此同治辛未公撫蘇時爲余言之者。余因記乾隆時來文端相國，夙有伯樂之稱，嘗路見負煤老驥，謂是良馬，以重價購之，用以充貢。上試之，果千里馬。會降阿睦爾撒納來朝，會善騎射，上臨灤陽萬樹園，欲試其技。會輒以無馬辭，侍臣徧取上廐馬示之，均無當意者。文端命圍人牽所貢之老驥，使之乘，甫振轡，即墜，如是者三。阿會大慚，蓋良馬均通人性，不肯以身爲異國人所乘耳。後阿會叛於西陲，重煩征討，上嘉此馬之前知，特恩給三品俸料云。

世豔傳「五子登科」事，以余所知者，本朝則六世從祖清恪公，五子皆登甲乙科，四入翰林，同時深陽史文靖公，亦五子登科。近時仁和許氏，則七子登科。所奇者，乃大登乾隆癸卯科，乃恩登道光癸卯科。前後六十年，遙遙相對，然皆文榜也。余官金華，校官十六年，上何村何氏弟兄五人，皆應武試，長者名廷威，能開十八石弓，技藝最爲嫻熟。然每至學院試步箭，總不能全，致未入彀。而其弟四人，則入學後，卽中武舉。廷忠則中武進士，得侍衛。惟廷威年已三十，猶考武童。咸豐年間，會開武監生例，余勸其納監應試，遂中亞元。於是何氏亦五子登科人，推爲金華武世家。辛酉粵寇之亂，渠弟兄起兵殺賊，尤稱忠義云。

五世從祖子敬觀察諱世安，康熙年間，以兵科給事中，奉命偕侍郎張公鵬，使俄羅斯，定地界事。張公有使俄羅斯日記，石門吳震力刻之，說鈴中矣。今余於中西見聞錄內，得俄文館繙譯該國使臣義茲柏阿朗特義迭思所著聘盟日記一冊，具見彼時使臣之恭順，及敬仰表朝之意。因備錄之，可與張公之書並傳也。所有擡寫空格，悉照原書，俾不失本來面目。亦以見外國尊崇中國，無分彼此，所謂四海九州，悉主悉臣爾。

康熙二十八年，西歷一千六百八十九年，於尼卜初商訂和約後，大俄大皇帝，爲通商要務，詳訂數事，特派欽差

義茲柏阿朗特義迭思於康熙三十年由俄國南京起程經過尼卜初暨中國墨爾根河齊齊哈爾烏綠江東蒙古
 薊州通州入覲蒙召對數次並錫筵宴會同執政大臣議定俄商除北京貿易外准前往黑龍江那爾璽城蒙古庫倫
 等處貿易事畢仍由舊路回國往返三載經過處所俱有日記茲將進京一事選摘譯出以資考證

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自通州起程約十鐘開離京僅五里行李先行余亦下車換馬除隨從俄兵外尚有
 九十餘人整列而進將至城門觀者塞途幸營兵開路方得前進城內亦觀者如堵擁擠幾無隙地沿途多有官員
 來相勞問街市兩旁館門左右皆有兵排列入館酒果燦設余少憩默念從本國至京僕僕風塵至今一年八月之
 久猶幸塗中只亡一人餘皆安然無恙不禁上感蒼穹愴懷靡已後遂日日虔謝即隨帶人員亦都如此休沐三日
 恭候引見第三日按中國典禮傳旨內廷賜宴亦似民間禪慶余敬隨諸大臣入朝見提督內大臣索額圖及他大
 臣四位一同迎勞地上悉設花鬪延坐其上提督倡言曰「吾主大皇帝特賜此筵無暇自至君長路辛勞敬請食
 之」卽有旨酒嘉穀如雞鵝牛羊之屬乾鮮果品雜陳一桌桌方式面各寬二尺是爲勞使臣之席器皆銀製廚畧
 約七十餘品衆大臣另席相陪飯畢衆皆飲茶或吸烟惟飲余以各色洋酒提督又曰「願貴使臣饗此宴卽爲我
 皇恩優渥之據再候數日旨下時須親奉國書預備召見」余起身謝恩乃回館十月初五日提督派官數員告以
 明日親帶國書伺候召見余謹受教次日八鐘有大員三位來約同行其補服有團龍獅虎仙鶴各像皆銀線繡製
 又馬五十匹爲從者乘騎余按泰西禮攜我大皇帝國書偕委員整列而進至皇城（宜作禁城）外門有石碑云
 「是官員下馬處」余卽遵制步進入五重門始至殿見玉階千官蟒衣繡服光彩奪目在此待余略相款接聖駕
 已出余奉國書按常禮頌揚數語遂退下十月初九日奉旨明日賜宴余欽遵次早隨特派官員偕副使等進朝入
 六重院落見衆多官員錦衣繡裳濟濟跼踖按品站立俄傳呼上殿入門見皇上已出上坐左右數人作樂簫管悠
 揚怡心悅耳又十二人似護駕儀仗皆執長柄金斧上懸虎豹各尾升座樂止執斧人亦皆分列左右御筵上設果

炫陳，器皿悉銀，覆以黃色大緞。提督額駙，及二大員近侍。余在座右二丈五六尺外，皇上注視良久，已而顧提督有言。提督跪，旋起，執余手前進。至離御座一丈一二尺，余之隨員，又在我後三丈以外。上又語提督，至余前，敬問我皇上起居，余答禮惟謹。旋命撤筵，上黃緞，亦諭我食。余另一席，衆大臣二百餘人，各依座位。二人一席，如法耳西（即波斯）國禮，皆盤膝坐。余勉強盤膝相從，如畫上式。特撤御筵，上燒鵝、燒豬、燒羊、賜我，內羊肉異常香美。隨又賜果數盤，已又賜茶。此茶、奶油和麵所作，如西洋之噶露（如茶者），余祇領惟謹。上命提督問余通西洋幾國語？余對以通俄國、日耳曼、荷蘭語，略通意、達禮國語。即見有官從後退出，帶入耶穌會中三人，至寶座前跪行叩禮。上命起，一法國人名熱爾必良，其二爲西洋國（即葡萄牙）人，一名波瑪斯，皆教師。上命熱教師問：「汝從南京至我北京，行多少月？係乘車騎馬，抑或乘船？」余逐一對答。上連稱「國窪國窪」（或是好哇好哇，恐誤聽也）。又命我前，提督攜余手，又前離寶座六步，正向一席，命坐。於是余謝坐。又命熱教師細詢一路情形，並俄國南京去亦道若干度。離波蘭法郎西意，達禮大西洋、荷蘭諸國里數。余亦逐一謹對。語畢，親執金杯酒，（滿語名阿拉奇）顧提督，資我飲。余飲少許，仍敬還。提督詢問，通官云是馬乳所製。後又命隨帶俄官至一丈七八尺前，亦以此酒賜之。余照西洋禮謝恩。提督仍攜我退原處坐。刻許光景，宴畢，上顧我點頭，下坐出左邊門還宮。余方下殿，上又命提督問國家會造一西洋教師，名郭禮瑪地，前往西洋，有何新聞。答曰：「自本國南京起程時，聞其隨帶二十五人，行至土耳其國，四迷而那城，意欲從法耳西（即波斯）及印度還京。」提督曰：「此人現至爪窪國地方，行已七年，今將至矣。」遂退。凡余進內，一切聞見，俟詳後序。茲先將皇城（宜作禁城）宮殿及寶座，略述大概。城式長方，以磚砌，深較寬約倍。宮殿，悉覆以琉璃黃瓦，有獅龍各獸形，殿高約六丈四尺，階十數層，窗與西洋不甚差，而格較小。却不通透，以紙糊故也。東西二門上，刻木如王帽形，飾以金，光閃閃射目。內不隔斷，頂上不作圓棚，皆金漆彩畫。各種物形，深約十八丈，寬約六丈，地上按滿洲禮鋪以絨氈，上織各色草蟲。寶座設向東門，儘近後壁，寬長皆一丈八尺。

前面左右，有陛可循級而上。護以雕欄，鏤葉鍍金爲飾。兩旁亦有雕欄，刻各物，或請金裝，或曰銀製，然外悉金彩華麗。中如佛龕，有門二扇，內卽寶座。高二尺，以貂皮爲褥。皇上盤膝而坐，仰瞻御容，非必秀出人寰，然視之令人忠愛之心，油然而生。黑睛奕奕，有光。隆準頭微向上，鬚黑而短，頰下頗疎，面多細麻，身適中，衣青緞袍，藍青色褂，出銀鼠風，項挂珊瑚朝珠，垂於胸腹，冠貂冠，紅絨結頂，後被孔雀翎數層，髮後結一辮，無他金寶之飾。足登玄色絨鞵。用膳時，合殿寂然。惟見各大臣，以目下視，皆若忘於言也。次日，皇上特遣官二員，帶領遊歷城內景勝，並馬五十匹，爲從人乘騎。余卽備馬同行。隨至一處，似是戲園，房廊高大，內一高臺，上多雕彩各畫。臺上正中，有一方孔，周圍有樓，樓上有欄，二官照料座位，款待茶酒。戲之佳，不待言，兼有劇法，亦極敏妙。有從空手變出香桃金橘葡萄各鮮果，又變飛鳥螭蟹各生物。其餘亦有在西洋會見者。又一枝人，以玻璃圈數枚，大者如人手，疊置木槌梢頭，橫飛豎舞，無一落地，真妙絕也。已而六人共昇一竹竿，長約數尺，直立地上。一童揉升至頂，匍匐其上，轉運如輪，盤旋不已。既而以下一手執竹梢，徐躡足立於梢上，拍手騰空，飛身而下。此外之技，不可枚舉。劇佳甚，聞此伶人皆供奉內廷，無怪藝之絕耳。戲彩之衣，悉金珠晃漾。所演戲，爲一英雄破敵還朝，大似策勳飲至，並有多神下界，神內一人，赤面如珠，云是先皇帝也。戲之中間，忽出美婦二人，曲眉秀頰，麗服炫妝，各立二人肩上，翩躚而舞，應絃合拍，如履平地。又二童子，衣奇異之衣，奏技如果斯提克。（此戲俄國今失傳矣，其詳不聞。）盡日所觀，無不入妙。曲終，拜謝而回。是日遵滿洲禮，上幸虎圈打虎，卽日還宮。內大臣提督索額圖請宴，至其宅，情款甚密。從內書房攜手客舍，桌椅精潔，上覆金絲，滿繡各色生物桌單，余另一席。他官隔坐相陪。案設細磁花盆，內植各色花朵，皆以紫絨雜色綾絹爲之。因時隆冬，無鮮花，故像生也。前案羅列銀碟，內焚沈香，氣頗馥郁。旁設文玩，數寸小人，木質金裝，飾畫工細。余及主人，所坐椅上，覆以虎豹之皮，文采威重。衆客皆先飲果茶，杯放鐵匙一枚，果有胡桃榛蘗之屬。茶畢，以瑪瑙杯奉酒。此酒皆對淋水飲之，隨上盤盞多道，皆齷切魚肉，層層疊累，上貼鮮細花草，列於一旁。又魚肉六品，齊上食少許。又珍品數

有各種小食。末上各種蜜餞，如葡萄、蜜桃、金橘等物。筵有優伶女妝，演戲侑酒，舞裙歌扇，盛極一時。有從旁窺客者，朱簾半啓，紅袖微呈，則夫人及女公子也。其妝飾，則皆依其國服色，極爲華麗。在此開懷暢敘，約有三鐘之久，乃同隨員致謝散去。靜息數日，有管庫之石老爺相請，因至其宅，相待尤極豐盛。客舍之制，亦屬中國極富規模。白石爲地，室三隅，皆設鐵梨木桌，以漢白玉爲面，石上自成山河樹木之形，真世間罕物。上設極大銀餅，內插名花無數。雖庭柱，亦采畫鮮明，他可知矣。席間，招優伶演戲侑酒。宴畢，主人引余遊市廛，所見綉緞成衣，金銀首飾，及百種細貨，鋪面，有一官藥局，因同下馬，意欲購買數種試用。店內藥材滿架，主人款茶，少坐，卽有許多大夫藥方，前來按方稱藥，與西洋無二。旁有古玩店，余購數器，因得覘其鋪後花園，以盆植香桃，及各種鮮花，羅列殆滿。中一玻璃缸，水滿其中，蓄魚數十頭，長約一指，色如真金，有脫鱗者，肉際紫色，實爲天下所罕有。從此又過數市，門上悉懸木匾，上書主人名字，並所賣之物，字甚整齊。又過魚市，見各色生魚，如鯉、鯽之屬，並有水蛇，心大詫異，不解中華何以食此。又道木桶，盛放蝦蟹，旁輔鋪中，有鹿兔山雞野羊，及各野禽之類。是年，本國正月初七日，爲中國元旦，此節約過三禮拜之久，從夜半新月初生時候，陡聞皇城內鐘鼓特起，接連各寺院鼓聲不絕，沿街勿論官民士庶，門放各種花炮，以示新年之意。各鋪閉戶，鼓樂赦曹，庵觀僧道喇嘛各衆，皆循其規矩，擊鼓吹號，從亥正起，直至次午，如兩軍對壘，各領十萬之衆，炮聲震天不絕。白晝街市多有執事人等，扛擡佛像，各處巡行。喇嘛則提鐘拈珠，伐鼓擊鈸吹號，絡繹於道，游人如蟻。各鋪三日內，不開市，罪人停刑，浹旬之間，街市男女甚夥。婦人或騎驢，或乘車，車乃二輪，上作圓棚，前面爲門，使女坐後，或吹或唱，人共見其主婦外坐吸烟也。蓋中國婦女向不出遊，惟北城專係滿人居處，不甚避忌。漢人俱住城外市肆，數日後，上遣官二員，傳旨以次日先黎明一時入朝辭行，欽遵。次日未黎明前一時之半，有三員官來約，並馬同行。至下馬碑處，步入三重門，進一室坐，仍有如曠罪之茶，云是滿禮早晨所食者。見第四院內，朱紫紛集，悉滿洲衣冠，風雅華麗。俄黎明，引入第四院坐。百官之中，侍臣皆按品秩，或東或南，兩處鵲立。刻許，聞

聖駕將出，簫管悠揚，如聞仙樂。此殿又非前日召見處所，內設寶座，鋪黃絨褥；兩旁列二大鼓，金彩輝煌，鼓大約十八尺，下有木座。皇上入座後，命一官從內出，至衆官次，朗宣數語，惟聞末云：「起來叩頭！」如是者三，各官即行禮。三次行禮時，鐘鼓齊鳴，絲竹外有一器，音極清銳，殊震耳。有二大臣，命我進，從二丈八尺外，遂進至一丈八尺，立二滿王之間。行禮畢，鐘鼓大作，聲如發礮，簫管備舉，接連六次，仍賜坐，復賜如噴霧之茶一盞。余捧而飲，兩國公事畢，余起身朝上行禮，上起進西方門還宮。此院內鑾儀，兵衣紅布衣，上印如洋元花，小帽黃翎，云黃色，惟御前用之。又有腰佩刀，手執手鎗，上挂小旗之兵，在院內排立；去兵不遠，有馬八匹，一色純白，鞍轡悉具，應亦儀仗也。第三院內，象四隻，內一白象，背被文繡之衣，轡頭等均以金銀爲飾，背負細木雕刻小亭，內可容八人。又有御用轎轎，皆以黃單罩之。又許多木椅木座，爲鐘鼓及各廟樂器所用。下朝，即登象輦送歸。第象奴十人，以大繩繫象頭，左右牽之以行。項坐一奴，手執鐵鉤，以爲約束指示。象頗馴，馭者走如飛，似加意爲之，恐其生事也。又數日，耶穌會教師奏請得旨，准本大臣前往其宇瞻視。即有兩官偕余同往，堂外四圍皆高墻，石碑二座，門內廊舍，悉仿意達禮亞國房式。門內右設天地二球，橫分大有八尺，堂按意達禮亞國式，極高大。內張琴瑟，皆安馬思教士所製。並按西教典禮，神像儘多。教分新舊，西東俄國所奉者爲東教，意法等國所奉者爲西教，其新教即耶穌教，無神像。神壇一切，工緻無比。寬廣可容三千人。房上懸大鐘，小鐘無數。交鐘時，相合如樂。瞻仰畢，隨入廣屋內，貯西洋各色寶玩。又延至寢室坐談，食蜜餞諸果，及西洋乾糧，酒香美異常。飲時不忘泰西禮，各爲君上祝釐。乃同飲，款敘良久，情懷頗暢。始別。回時復有一員，自內廷出相請游玩，遂乘馬同至馴象所。象共十四，有白象一，觀之不足，命象呈技。奴喉之，乃作虎嘯，聲震屋宇。又有聲如牛馬，又如南方小鳥。尤奇者，學吹號，又命象向我請安，就地作滾，其滾時，先舒前足，徐舒後足，復重貼地臥，而後起。有一象，尙未練習，鎖前二足，未經出戶。地旁有深溝，似防其變。象體碩大，有牙長至六尺者。官謂余曰：「此暹邏所出，每年其王入貢數頭。」顯其食惟以米草，網縛堆積其旁，以鼻次第捲入口中也。復出行。

街市，恣意遊玩。回館，過一官第，見門首數人，捉一狗甚肥。余問故，答曰：「此肉最養人，夏食尤妙。以性涼之故，不覺心爲少異。」余致謝，官乃去。次日，提督內大臣，以柙盛豹一頭，送館看視；又送猴人鼠戲各藝。猴解戲人言，做耍多異。又以紅綠各采衣，置木箱中，令猴看視。後呼取其采衣，猴開取服之，演戲一無所忤。穿衣形狀頗奇，復令就地翻筋斗，又作踏繩之戲，甚可解頤。鼠人出二鼠於筭，以索套鼠頸，二鼠各負索盤繞，幾疑成結。後竟走出索，仍挺直，其妙乃爾耶！蘇會教師曰：「三年前，東洋島中，貢四異獸，形大如馬，頭有二角，向上生，類頗銳。置之苑囿，約離京二三十里。」會奉旨往視，並詢西洋有無此物。看畢，復命觀畢，並言西洋所無。本大臣頗欲往觀，惜路遠歸期在即，未經見也。謝內大臣後，並求如皇上命我行時，前旬賜信爲感。後得信，余即購買遠道所需各物，上仍賜宴一次，於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余帶隨員出京，衆大臣依依相送。十四日，抵長城，至那靈城，經過黑龍江各莊屯，至蒙古沙漠邊界，前寄存牲畜處，昔入京至此，余及隨帶人員，俱食中國供給。從此往爾古那河，則本國地界矣。資斧應自備。惜牲之存者八百頭餘，並因水草有毒物，故小住幾日。俟用物備齊，乃謝沿途護送官員，起身而去。以上出該使臣日記，外畫三頁，今依樣畫出。

第一頁，爲錫宴。正中卽寶座，左立二人，耶穌會教師也。左下中座，爲俄使臣席。前立者三人，爲通官傳命者也。第二頁，爲辭行。正中爲聖祖仁皇帝，兩旁有二大鼓，其立於右階者，傳宣人也。階左下列坐三人，中有俄使。

第三頁，係宮內所見。第四院有象輦等物，向門立者三人，中爲俄使，後有數十員，俄隨員也。

泰西各國，最喜測量之法，專門名家，父子繼不精其技不已。其用志極爲專一，每以極好千里鏡測月，謂月中有山，有川，有海，兼有火山三座，獨不能見人物。蓋彼以月亦爲地球也。其說以我所處之地球，亦是天內一星。凡天內之百千萬億星，皆地球也。金木五星，亦一地球。人強名之金木水火土，耳彼地球中人，不知此名也。月之地球，與我處之地球最爲近，故可以鏡測之。又言日中本有一黑子，以盆水照驗，自得黑子之見，不爲災異。所論甚辨，亦非

無理也。西國來往，近時總用輪舟，愈行取徑愈捷，往往於海中新開一路，則可近千里萬里。蓋在繞山與不繞山耳。庚午年，一輪舟新開一路，忽遇大蛇追舟行，行至三日夜不去。舟人懼，以羊飼之，投三十七羊，食之而追不已。乃投二牛，吞訖曳尾去。自此此路不敢行。西人不信，有龍，凡蛟螭之屬，咸名曰蛇而已。

咪喇哩國領事官西華，嘗贈余古鳥獸圖一冊，繪畫精絕，大率獅象虎豹豺狼牛羊之類，而狼狗之種尤多。最奇者，有猪首人身，犬首人身，螳螂首人身，而足亦似螳螂者。又有一無首人，褻衣博帶，手持一斧者。其山海經所記刑天舞干戚者，耶據西領事云，彼國皆有之，不足爲怪。

宋之亡，求援於占城，明之亡，乞師於日本，皆不應。宋史於帝昺、厓山之後，卽書宋亡。乃考廣志，帝昺、張世傑已死，故將蘇劉義復求趙後名且者立之。都於順德縣之都寧山。言都此而得寧久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高千餘丈，久之仍爲元軍所滅。殘明永歷帝入緬，被殺之後，明地盡亡矣。然魯監國以海，尙棲遯海外，依鄭經以居。諸遺臣多從之者，惟經不奉以監國之號，跡等寓公。康熙壬寅，以海病歿。甲辰，前兵部尙書張煌言散其軍，明系遂絕。此二事，史皆不載，故人不甚知之。至元朝北都之亡，順帝猶君於沙漠，崩後有惠宗之諡，壤地尙數萬里。嗣君立九年卒，廟號昭宗。又傳六世，皆仍擁帝號。至建文朝，有鬼力赤者，篡立，更號可汗，稱韃靼，而元之號乃亡。然其苗裔，稱王於回部者尙夥。較宋之厓山、明之洱海，地廣數十倍，不可同年而語。蓋無疑晉元宋高之南渡，顧明史不以北朝目之，僅載之傳紀，是以世亦莫得而考也。

上海陸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抄錄國朝前輩事，命子弟熟讀曰：「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綸？」今世學者，亦有務爲博洽，然問及朝廷典故，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衆，終爲俗學。一云云。此說讀書人不可不知。卽如辛未三月中，天氣頗炎，恩方伯錫在蘇，潘任受事之時，朝冠用皮人多訝之，不知未換涼帽之前，朝冠無不皮者也。其用絨緣者，乃宮嬪之冠。國家定制如此，今直省文武各官，朝冠大率皆以絨緣，習而不察。

反以笑人，亦可笑也。

帽頂之有珊瑚寶石水晶車渠，自雍正四年始。乾隆時，有請知縣用蜜蠟頂者，未經議准。自咸豐兵興以來，各軍營保舉及事例捐納者夥，於是知縣無不盡品其頂，即佐雜等官，亦多水晶車渠者。鄉鎮分防之縣丞巡檢，率皆紅緞矣。同治乙丑，余權盛澤釐捐，有署縣丞某者，未經加銜，仍用青緞。鄉民觀之，訝曰：「此官戴孝，所以用此緞。」聞之不禁大笑。

襄勤相國勅保，嘉慶朝名臣也。敏歷中外最久，官四川總督時，仁宗嘗詢以：「爾等爲督撫，僚屬中何等人最便宜？」公對以能說話者。上曰：「然，工於應對，則能者益見其善，卽不能者亦可掩不善，而著其善。雖事後覺察，而當前已爲所蒙矣。况政事不藉敷奏，不能暢達，往往有極好之事，爲措於詞令者說壞。此聖門所以有言語之科也。朕遇惻愍無華之吏，嘗虛衷俾盡其言者，以此。」公還以語家梅亭方伯，其頌聖主之明，余謂言語固然，卽公牘亦何不然？昔人有詳文用「毫無疑義」四字，致被駁詰，往返改臺字爲「似字」，乃已。然所費已不貲，時人謂爲「一字千金」也。因思同治丁卯，余權南匯縣時，先與本道應敏齋方伯議掩埋暴露事，方舉行而撫藩檄下飾辦，余遂躬歷城鄉，遠近督率。董保經理，閱時三月，共勸葬及代葬四萬二百餘棺，境內塋灰爲之一空。然尙有一萬餘具，或以子孫在外，或因方位不利，不能盡葬。須待來年者，因據實具覆撫藩。同時有一縣，僅掩埋一千七百棺，遂以境內悉數葬盡具報。嗣奉某方伯通飭，以葬一千七百棺者爲辦理認真，記以大功，而余則以尙有一萬餘棺未葬，被申飭焉。彼時幕友原鋪張其詞，以掩埋淨盡具奏。余謂若是，則下一年不復舉辦，此萬餘棺終暴露矣。事後乃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飾之語。時上海經應方伯捐貲數千金，葬至五萬餘具，然亦不能葬盡。故是役也，上南二縣葬數最多，而皆無功。彼一縣之得獎厲者，是能說話之類也。

同治丙寅，余總辦江蘇海運事，三月中，乘天平輪船，赴津門，於黑水洋，忽見海中湧起一山，高數十丈，俄頃卽沒。

舟人曰：「此大魚也。」後攝南匯，見縣志載國初時，有大魚過海口，其高如山，蠕蠕而行，閱七晝夜始盡。終未見其首尾。辛未，修刊上海縣志，見有一條云：「明嘉靖年間，有一大鹿浮海而上，縣官率衆掉船擊殺之，稱之重五百餘觔。」

天下事不外乎數，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也。余生平三事，事後思之，真若有數存乎其間。一是道光癸卯七月，在杭鄉試，得都中來信云：「余候銓之訓導，已將到班，囑將三代履歷，寄都註冊，便可選到。」云云。時同門友陳星培，方任金華縣教諭，往咨其履歷開式。星培爲草一單見付，並笑曰：「現在本學訓導朱君欣甫，方擬終養，子其得此缺乎？」因指座間金華二生調之，謂此皆門下士矣。乃十月中，都門又來信，謂前單舛錯，不能註選，否則九月分已選義烏矣。乃更正再寄，至十二月，朱君丁內艱，余竟選金華縣訓導。使爾時星培之單不誤，則早選義烏矣。何金華之有？一是庚戌之秋，余以初次俸滿，保薦到省，遇海寧訓導錢君警石，及富陽訓導吳君雪樵。警石戲余曰：「子此番保薦，必升富陽教諭。」余問其故，警石曰：「子可詢雪樵。」雪樵乃言是縣最貧，不特修羊甚瘠，且衙署臨江，每年水漲時，堂階俱滿，須登樓棲止。宦此者，無不苦之。余曰：「何所見而必得富陽耶？」比方伯驗看，不列薦牘。余謂警石曰：「今不保薦，不升富陽矣。」警石又曰：「子將來不保薦則已，保薦必仍升富陽。」彼此一笑而散。越十年，俸滿再保，竟升富陽縣教諭。一是壬寅之冬，就長白聯蓮舫大令奎之聘，館于南匯者二年。後因選金華校官辭去。縣人盛可園贊府，湖帆茂才，送別河干，訂後會之期。余漫應曰：「俟作宰此邦乃來耳。」皆大笑而去。至同治四年，余以左爵相薦舉人才，奉命以直牧發江蘇補用，丁卯，奉檄攝篆南匯。盛翰二君，均復健在，郊迎話舊，懽若平生。余因作「鶴砂重到圖」以紀其事，并題二絕句云：「雪鴻豔說舊因緣，往迹重尋轉惘然。不信謠言成讖語，迴頭二十五年前。人民城郭是耶非，在我真同化鶴歸。昔日借乘今五馬，勉將清白繼前徽。」一時和者如雲。至今邑人傳爲佳話。此二君及余，皆一時漫言耳，而應驗若此，是非前定數耶？

爲善不必求報，而報施之理，往往不爽。福州廖封翁，少時爲郡吏。嘉慶年間，海寇朱渥投誠，得沿海居民通海冊，不下數百家。廖謂寇旣降矣，則若輩亦不必兜舉，而投諸火。俄官吏有按冊誅求意，案之無有遂已。五子均登甲第，應仕，最幼者爲鈺。夫先生鴻莖，榜眼及第，官至尙書。廖年八十餘歿。時異香滿室。常州呂笠湖太守志愷，官闔時，臬使延之署中辦案。閩省海禁甚嚴，凡以穀粟出洋者，均死。漳泉二府，貧人多以番薯爲糧，俗呼爲「地瓜」，故以地瓜出洋者，准穀米例亦死。每年所殺甚夥。其實盜壓梁肉，固不屑食地瓜也。呂於地瓜下加一餅字，咨部謂餅餌之屬，較穀米有間，請予減等。部議從之。自是全活無算。呂年五十餘，尙無嗣息。後遂連舉丈夫子二人。夫廖與呂，其初不過一不忍人之心耳，未嘗圖報也，而報之彰彰如是，作善降祥，豈不信哉！

寧都謝渭公，性慷慨，家素饒，每約己利人，而不欲人知之。荒年則穀減其價，而增其斛。有士人貧且病，而歲復窘之，幾於袁安之僵臥。渭公欲甦其困，而嫌於無名，稔其家多花，乃拉從弟某，載酒其往觀之。招主人劇飲盡，徐出白金十兩，市蘭數盞，以歸花之值。無幾，而渭公於是物又非素所好，陰以行其周急之意，而陽復予以可受之名，其誠心曲術，可謂忠厚之至矣。記之以爲好善樂施者法。

周禮有占夢之官，吉夢噩夢，所占不一。惜其術，今不傳矣。余就枕卽夢，一夜之中，夢數數作，毫無徵應。先大夫則終年無夢，偶作一夢，其驗如響。此不可以理解者。咸豐內辰，先室聞淑人，在金華病歿。先大夫忽夢見先妣太夫人，因告之曰：「若亦知媳婦死乎？」太夫人答曰：「此是伊之福氣。」旣醒，謂余曰：「爾婦死，爾母謂爲福氣，吾恐兵禍之將及浙也。」越一年，賊遂犯金華。又兩年，全浙淪陷，室家流離顛沛，死者九人，皆草草殮殮，不能成禮。淑人之先死，真是福氣矣。然此夢固不待占驗而知也。江西謝向亭先生階樹，嘉慶己巳榜眼，嘗督湖南學政。方鄉舉時，貧甚無力入都，時有同鄉程君爲貴州按察使，因詣之謀館。而程君之西席爲貴州某孝廉，本無意計借者。忽夢見人送「榜眼及第」匾至館中。孝廉心喜，以爲應必在己，遂辭程君進京會試。程君因延謝填其館缺。孝廉會試失意。

而歸，以爲妖夢所誤，不再作春明之夢矣。謝權館一年，積有修金，次年適遇恩科，亦遂入京，榜發中式。謝書法本佳，殿試閱卷大臣取其卷入進呈十本，中次在第五。時江西戴蓮士相國久耳謝名，謂同鄉與閱卷者曰：「本科江西有佳卷乎？」曰：「有次第五者，當是江西謝某卷。」相國笑曰：「江西自某後二十年矣，竟無大魁者，可歎可歎。」蓋相國固以「狀元及第」者也。諸大臣聞言心悟，遂相約次第重檢其卷。一人指謝卷曰：「此卷書法甚佳，提上一名。」一人又曰：「此卷書法甚佳，又提上一名。」如此數四，遂次謝卷第二。最後某大臣至，一人以言挑之，謂第二書法甚佳，似可提起。某大臣不喻其意，笑謂書法果佳，但在第二，亦不爲低。依次進呈，謝遂以榜眼及第矣。夫一榜眼，某孝廉因其夢僥倖之而不能戴相國示意欲提拔之亦不得，此固有命存乎其間也。然某孝廉之夢，又當如何占鑿，而後能知也？使此時而有占夢之官，必有是說。

山西栗恭勤公毓美，由拔貢知縣官，至太子太保，東河總督，爲治河名臣。知縣事時，善決獄，嘗言讞獄宜旁敲側擊，使之不得不供吐實情，再察其神色，度以人情物理，自然判斷平允；若徒事刑求，或將緊要俱情，先出自問官口中，卽案無枉縱，亦難信於心矣。曾至滑縣查災，聞民間習教者多，而匪徒復乘荒肆掠，料其必將滋事，勸知縣強公克捷，嚴密防範，並往白太守。太守不以爲然。未幾滑縣界果亂，克捷死之，沿及畿輔，天下震驚。人乃服公之先見。其治河也，創造磚工議，謂柳葦稽科，備防不過二三年，歸於朽腐，實爲虛費錢糧，購儲碎石，不但路遠價昂，而灘面串溝阻隔，船運亦屬不易，且石性滑，入水易於滾轉，仍不免引溜刷深。磚性澀，與土膠粘，拋壩卸成坦坡，卽能挑遠溜勢。每方磚價不過六兩，而石價則一方自八九兩至十二三兩不等，方價既多少懸殊，而碎石大小不一，堆塚半屬空虛，磚則以一千塊爲一方，平鋪計數，堆塚結實，並將與磚較量輕重，石每方重五六千觔，磚每方重九千觔，一方碎石之價，可購兩方之磚，而拋一方之磚，又可抵兩石之用。經費尤多節省，於是破除浮議，不辭勞怨，決計行之。天子深是其言，諭地方大吏，無掣其肘。公遂連歲奏績，疊邀優敘。年六十三歲，卒於河防工次。上聞震悼，卹典綦厚。河

南人如喪考妣。卽生祠處處祀之。公歿之明年，河決，開封各官，晝夜堵築，當合龍之際，河工忽來一蛇，衆譴迎之。蓋河將合龍，河神必化蛇至。有黃大王、朱大王、齊大王等神，老於河工，見蛇之色，而知爲某某。當審其號，以金盤遊之。蛇卽躍入，以河督肩輿迎之。廟中祭賽數日，俟龍合，蛇乃不見。是役也，蛇作灰色，非向所見者。歷祀以某某大王，不爲動。衆人大惑。巡撫牛公鑿聞之，至河濱一見，咤曰：「是粟大人耶？」蛇遂躍入盤中。越日，下掃平安，蕙事，衆問巡撫曰：「何以識爲粟公耶？」曰：「粟公項下爲白顛風，周圍似玉。我見此蛇，頸有白圈，疑是渠化身，呼之而應，渠眞作河神矣。」於是奏請以公例入河神祀典。公六歲就外傳，對句輒驚塾師。九歲學爲文，落筆灑灑，如宿構。同縣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令與子讀。同室臥起者數年。一夕，盜殺翁子，室扇如故，無跡可尋。衆疑公，公無以自明。官亦不能爲之明。已論抵矣，女另離同里富人王某。婚數日，王醉告女曰：「吾慕汝色，以重資募劍客，本欲殺粟，不意誤中汝弟也。」女聞之，殊自若。翌日歸寧，則逕入縣署，號呼官，提王究，不能置辯，乃收王而出。公於獄，女見公，泣語之曰：「吾所以忍爲此者，以弟之仇，君之怨，非吾不能雪也。今已白矣，身旣他適，不能復事君，亦再無歸王理。計惟一死耳。」遂對公自刎死。合邑皆驚其節烈。公感其義，通顯後，終身不置正室。

咸豐十一年辛酉八月朔旦，五星聚奎，推七政日月土木水火，俱纏張度在巳宮，金星則纏軫在辰宮，是月正值今上登極，贊襄王大臣遂定明年紀元之號爲祺祥。未幾，三王及肅相得罪兩宮，皇太后臨朝，乃改明年爲同治元年。仰見聖朝不侈符瑞之至意，自是僭亂以次削平。邾治之隆，同乎開國中興事業，振古鑠今。斯實昊穹眷顧，預示休徵也。考宋太祖卽位之年，亦五星聚奎，從此天下太平，啓三百載文明之運。天人相應，國家萬年，有道之基，肇於是矣。

同治癸亥正月，粵逆李世賢踞金華府城，已二年矣。時蔣方伯益澧，方統師攻克湯溪縣，將移兵向金華。尙未起行，賊忽於夜間見四山皆火光照耀，殺聲震地，以爲大兵百道並進，大駭，遽開城逃竄。次日，方伯師至，不費一矢，收

復郡城，人皆稱爲神助。然自粵逆倡亂以來，歷觀各省奏報，稱神靈翊佑，請賜封號及匾額者，不一而足。仰見天之助順，百神效命，具徵國家之無疆大歷服矣。因記先大夫嘗言嘉慶五年，阮文達相國撫浙時，神風盪寇一事，尤爲奇異，用並識之。先是乾隆末年，安南國內亂，有倫利貴者，安南之總兵也，以戰功封侯爵，本係海賊出身，故以巡海爲名，私結閩盜來浙劫掠，國王不知也。其船巨砲巨，船外蔽以牛皮網索，使我砲彈不能入，號安南艇。橫行海上者五六年。往來閩浙瀕海地方，縛人妻女，繫人父兄，以要人貨，不如約，則剖心鬻肉，慘不可言。蓋禍較明之倭寇爲尤烈。四年，文達蒞浙撫任，嘗遣吏探之，賊飲之酒，指艇大言曰：「吾駕大船，費十月糧，砲重數千觔，來收稅耳。爾大吏宜自計，非我敵也。」當是時，糧粟寡強弱之勢，浙師實不足以殲賊。文達乃以賊情下詢諸官弁，及士庶人，採李巽古之言，嚴保甲以絕盜糧，用周鳳鳴之策，滅土寇以斷賊路，聽王鳴珂之計，合防禦攻擊以盛匪勢，而以造巨船鑄巨砲爲首務。嚴號令，警廢弛，明賞罰，期年而剿賊之具成，賊情已窘，遂擊之於三盤大陳石塘巖等處，皆有斬獲。五年六月，文達親督師至台州，定海鎮李黃巖鎮岳温州鎮胡皆會，安南艇匪適進，躡龍王堂松門之下，艇船環於松門山，計將撲岸。月之癸酉，文達檄李鎮之師赴海門攻賊，復令胡鎮自楚門出與兩鎮會於金清。是日日甫沒，風大起，且雨。甲戌之夜，風勢更甚。乙亥，文達遣使探兩鎮所在，水阻不得達。丙子，有弁鼻水至，言是夕風雨狂烈，獨注龍王堂，雨中有火燕，人賊艇撞擊皆破碎。李鎮船在海門，爲風水所舉，絀於岸木，乃無恙。兩鎮兵船亦多損壞。胡鎮師在黃華關，風不之及，完好如故。是時賊奔竄海山，我陸路兵乃由松門涉石塘剿賊，賊乘破舟，猶以砲拒，皆就獲。有一艇未壞者，賊數百爭乘之，亦沈沒。其登岸擄食者，皆爲我兵所擒。前後俘馘八百餘賊，淹斃賊約四五百人，獄不足禁，棧郡廳以拘之，磔僞進祿侯倫利貴於市，其餘首從，各論如律。艇賊盡平。事聞，仁宗以爲誠感神應，敕建天后宮，龍王廟於松門，是役也。文達之佈置已周，賊固不難破滅，然非神風助順，斷不能一夕而悉數殲夷。觀於蔡牽之平，至嘉慶十四年，則是舉不歸功於神助不可矣。

吳中賦額之重，爲天下最。自明迄今，積困數百年。國初，巡撫如韓世琦、馬祐、慕天顏、湯斌，科道如吳正治、施維翰、孟雍、飛巖、沈任、辰旦，皆嘗特疏請減，格於廷議，不果行。近歲以來，益不支，而漕弊因之。官與豪猾，相持益畸輕重，而良民獨受厄。顧事屬重大，且自道光至咸豐二十餘年，軍事日棘，帑藏空虛，中外諸臣，無敢發言者。同治二年，相國合肥李鴻章，巡撫江蘇，駐師滬上。時蘇常尙爲賊踞，公目睹吳民流離困苦狀，博訪周諮，謂宜及時乞恩，乃可以維繫人心，滋培元氣，而挽回大局。遂與督臣會侯上疏，請減蘇松太浮糧。公自屬疏草，剴切詳明，洋洋數千言，盈廷讀之，皆爲動色。天子仁聖，俞公所請。會大理卿潘祖蔭、御史丁壽昌相繼上陳，並及浙江之杭嘉湖三府。上乃特宣減賦恩詔，而以各疏下以司戶部議。蘇松太減三之一，常鎮減十之一，杭嘉湖三府如之。奉旨如議。詔下，江浙百姓，懽聲雷動。五百年民困，一旦以甦。自是奠定三吳，肅清兩浙，兵燹殘黎，得以休養生息，含哺鼓腹者，李公之力也。主聖臣賢，千載一會。然是疏闔閭不經見。今備錄之，俾後之言田賦者，有所考焉。公疏曰：「竊惟大學理財之道，於天下必曰平。周官土均掌土地之征，必曰均。禹貢九等太宰，九賦不外平均。今天下不平不均者，莫如蘇松太浮賦。上溯之，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則比毘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更多一二十倍不等。以肥磽而論，則江蘇一熟不若湖廣江西之再熟，以寬窄而論，則二百四十步爲畝，有緇無贏，不如他省或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爲畝，而賦額獨重，則由於沿襲前代官田租額也。夫官田亦未嘗無例矣。伏查戶律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是官田亦有通額也。獨江蘇則不然。考宋紹熙中，朱子行經界法，吳糧每畝五升耳。厥後藉韓侂胄等莊爲官田，又賈似道廣買公田，元代續加官田，明祖平張士誠，又復入諸豪族田，皆據租籍收糧。宣德中，巡撫周忱知府况鍾奏減蘇松糧百萬石，疏中稱蘇府秋糧二百七十餘萬石，內民糧止十五萬餘石，餘皆官糧。二者並未合併。官糧自七斗六升，民糧自五升。嘉靖中，令各州縣盡括境內官民田，莫益之，分攤定額。長洲縣官田最多，故額最重。他郡縣官

田遞輕，今長洲等縣，每畝科平米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實粳米多者，幾及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遠過乎律載官田之數。此則蘇松太重賦之源流也。自明代以來，行五百餘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盈縮，則因時而異。蘇州府志稱明臣周忱奏令輸布一匹，準米一石，輸銀一兩，準米四石，又稱課吏以催科六七分爲上考，終明之世，無徵至八九分者。國朝康熙十三年，前撫臣慕天顏疏有曰：「無一官曾經徵足，無一縣可以全完，無一歲偶能及額。」雍正中奏準江蘇漕米折徵，每石銀一兩，其時銀價每兩易錢七八百文，以此觀之，前明及國初賦額雖重，大都運欠準折，有名無實而已。嗣是承平百餘年，海內殷富，爲曠古所未有。江蘇尤東南大都會，萬商百貨，駢闐充溢，甲於寰區。當是時，雖擔負之夫，蔬粟之傭，亦得以轉移職事，分其餘潤，無論自種佃種，皆以餘力業田，不關仰給之需，遂無不完之賦。故乾隆中年以後，辦全漕者數十年，無他，民富故也。惟是末富非本富，易盛亦易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氣頓耗，商利減而農利從之，於是民漸自富而之貧，然猶勉強支吾者十年。迨癸巳大水，而後始無歲不荒，無縣不緩，以國家蠲緩曠典，遂爲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後，則無年不歉。且鄰境不歉，而蘇松獨歉，此何理也？謂州縣擅災，此三十中，督撫司道，更數十人之多，豈無一二不肯黨同欺妄之人，而且聖主不加斥，戶部不加駁，科道不加糾，此又何理也？誠以賦重民窮，有不能支持之勢，部臣職在守法，自宜一切不問，堅持不減之名，疆臣職在安民，實因萬不得已，爲此暗減之術，始行之者，爲前督臣陶澍，前撫臣林則徐，皆一代名臣，揣其意，殆謂減額則永不能加，災緩則後不爲例，原冀民氣漸甦，無難復初，初不意年復一年，且年甚一年，而不可返也。臣竊維前辦全漕之時，間遇水旱，辦成災者一，辦帶徵者九，帶徵後，依然全漕，故以年計爲減成，以十年計非真減成也。今則年年辦災，永無帶徵之日，乃真減成也。又官墊一人一款，道光之初，數僅分厘，癸巳以後，馴至一二成。夫所謂墊者，豈州縣之果能墊哉？不過移雜墊正，移緩墊急，移新墊舊，移銀墊米，以官中之錢，完官中之糧，將來或額免，或攤賠，同歸無著，猶之未完也。故歷年糧冊，必除去墊欠虛數，方得徵收實數。以此數，民固未嘗完也。伏查蘇屬全漕，一百六十

萬，歷後積漸減省。蓋自道光中年始，於今三十年矣。禮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言綜乎三十年之大凡，斯以後可知也。今試以道光十一年起至咸豐十年止，三十年中，連分數計之，辛卯以後十年，共數一千三百餘萬，除官塾民欠，得正額之七八成。辛丑以後十年，共數九百餘萬，除官塾民欠，得正額之五六成。咸豐辛亥以後十年，共數七百餘萬，除官塾民欠，得正額之四成而已。自粵逆竄陷蘇常，焚燒殺掠之慘，遠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兀朮故事，蓋七百有三十年，無此大劫。臣鴻章親歷新復各州縣，向時著名市鎮，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躪尤甚。又各賊不能相統，此賊所踞，難免彼賊劫掠，故賊境即不與官兵交界，亦皆連阡累陌，一片荆榛。凡田一年不耕，便爲荒田。今已三年矣，各廳縣冊報拋荒者，居三分之二，雖窮鄉僻壤，亦復入烟寥落。聞於額垣斷井之旁，遇有居民，無不鵠面鳩形，奄奄待斃，傷心慘目之狀，實非鄭俠「流民圖」可比。已復之松太如此，未復之蘇常可知。而欲責以重賦，責以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斂橫徵之吏，所貴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斯即據情籲請，全行蠲免四五十年，在皇上如天之心，必蒙俞允。惟是天庾正供，停運三年，軍糈浩煩，度支仰屋，其何以濟？臣等所不敢出此也。又荒田召種，有順治年間，各省屯田之例可援。然墾熟既遠，升科更遲。現報荒田三分之二，已荒者議蠲，未荒者議減，將所存僅此一二成，亦臣等所不敢出此者也。至於辦災例案，自七八成而五六成，而四成，咸豐三年，聞警拋荒，僅止三成。若稍存苟且，彌縫之見，援拋荒之案，減而又減，約得二三成，非不可以塞責，但前督撫臣之所以爲此者，倘或冀其復舊，今則明知無望，而狃於積習，不以直陳，是全無爲國之心，徒有罔上之咎。又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臣等細覈歷年糧數，咸豐十年中百萬以上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六年，而皆有官塾民欠十餘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九十萬。成案如是，民力如是，積弊之後，大難之餘，催科一事，棘手尤倍。臣等蒿目艱難，悉心籌劃，上體宵旰憂民之切，下維軍國待用之殷，於萬難偏重之中，求兩不相妨之道，似宜用以與爲取，以損爲益之一法，比較歷來徵收各數，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賦額，不許挪墊。於虛額則大減，於實徵則無減。窮變通久於此時，爲正辦。或

者謂據此定額，未免過少，不知減餘之數，仍通省莫重之數，尙非宋元舊額，不得謂少。且不自今日始也。咸豐十年以前，歷年如是，未嘗於歷年國用有減也。彼時兵革未興，生聚未改，田園廬舍未損，非猶是完善之江蘇乎？夫完善之江蘇，僅有此數，則殘破之江蘇，不應仍有此數。今臣等於殘破之餘，請照完善之時定額，且不援近年最少之數，不假借墊欠虛數，誠不敢謂必有把握。若仍執久置不用之虛額，衡量多寡，欲求轉逾乎完善之時，皇上聖明洞鑒，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事理所必無，卽刑法所必窮，恐賢如劉晏、李巽，不賢如裴延齡、李實，亦且束手無策矣。又或者謂數既猶是，何不仍夫舊貫，尙有冀於將來。不知乾嘉之江蘇，實千載一逢之盛會，不可爲例。竊謂自茲以往，如天之福，東南無事，休養生息，二三十年，冀可復咸豐及道光末年之江蘇，更二三十年，冀可復道光中年之江蘇，而懸此虛額數十年以待之，無論無此政體，恐異日之利，未必能復，目前之害，已不可支。蓋臣等今日之辦，所謂以與爲取，以捐爲益者，方將借減賦之名，爲足賦之實，所以能照完善之時定額者，其機括全在減賦二字之中也。何以言之？辦災辦緩，權在胥役，防弊雖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止此地產不減賦之弊，在多一分虛數，卽多一分浮費，減額之用，在少一分中飽，卽多一分上供。減額既定，胥吏無權，民間旣沾實惠，公家亦有實濟。是爲轉移之善術一也。吳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鄉賦重，望而生畏，尋常蠲緩，不足去重賦之名，招之不來，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聞減賦之令，必當爭先復業，是爲勞來之善術一也。往者諸城被陷，官吏一空，鄉團抵死拒敵，鑼聲所達，萬衆爭先，小股賊匪，見輒卻走。以三首縣言之，洞庭、香山、金市，各相持至七八月之久，固由朝廷恩澤之至深，亦徵愚賤天良之未泯。此時減賦令下，彼見皇上於經費匱乏之時，尙有此度越尋常之舉，有不感生望外，踴躍輸將者乎？是又激勸之善術一也。臣等所謂以與爲取，以損爲益者，此也。現在蘇郡尙陷賊中，聞各鄉多爲暗圍之約，待時而動，以應官兵，卽如常熟、反正鄉民，毀賊卡，殺賊目者，十餘處。崑山克復，沿湖居民，截殺竄賊無數，是其明證。一聞減賦之令，必當感激涕零，望風增氣。他日軍塵所指，弩矢之驅，更奮盡漿之意，益誠，又未始非固結招來之一法。臣等伏

查順治八年三月奉上諭：凡故明仇怨地方，或一處加糧甚重，我朝並無仇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詳察具奏。欽此。於是江西瑞袁等府，明初因陳友諒加糧倍重，布政使莊應會奏復舊額，而蘇松獨未及上。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奉旨：蘇松之浮糧，當日部臣從未陳奏，常廬皇考聖懷，屢欲施恩議減，今怡親王等悉心籌畫，斟酌奏請，朕體皇考愛民寬賦之盛心，准將蘇州府額徵銀錢免三十萬兩，松江府十五萬兩。欽此。又乾隆二年，奉上諭：江省糧額，尚有浮多之處，着再恩免徵金二十萬兩。欽此。部文照雍正三年例辦理，仰惟列祖列宗，當東南全盛之時，猶復軫念民依，如此其深且厚。況今日之兵燹子遺，流離瑣尾，至於此極也乎？漕糧爲惟正之供，而蘇松獨曰『浮糧』，曰『浮賦』，見諸列聖諭旨，及郡縣志書，不以爲嫌，是知實有浮多應減之處，留以待我皇太后皇上行之者也。惟有顯聖慈鑒察，特沛殊恩，俯准減定蘇松太三屬糧額。由臣等督飭司道，設局分別查明各州縣情形，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爲準，折衷定數，總期與舊額本輕，無庸議減之常鎮二屬，通融核計，仍得每年起運，交倉漕白正耗米一百萬石以下，九十萬石以上，著爲定額。卽此後開徵之年爲始，永遠遵行，不准更有墊完民欠名目。似此核實辦理，不特酌十年二十年之通，相較固無所紕，卽酌三十年之通，相去亦不甚遠。至官墊民欠，本屬弊政，新復之地，百款皆空，無可墊而欲其墊，弊更百出，宜永遠禁止。嗣後非大旱大水，實在荒歉者，不准捏災，著爲令。伏願皇太后皇上俯念蘇松各屬爲十八省未有之重賦，非他處被陷州縣可比；又爲七百年未有之大難，非歷年被款例案可比。去無益之虛額，求有着之實徵，下延億萬垂盡之生，上繼累朝未竟之志，民生幸甚，國計幸甚。

家語言子路死，輒難，而左傳史記謂死，孔悝之難。雖所紀不同，其忠義之氣，炳千古矣。惟子路之子，名子崔，爲父報仇，事諸書佚不傳。考南史孝義傳，師覺授撰孝子傳八卷，太平御覽兩引之，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贖之亂，衛人于闐（左傳作孟懿）殺之。子崔既長，欲報父仇，闐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

城西決戰。」其日，驢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見第三百五十二條）又云：初子路仕衛，赴蒯贖之亂，衛人狐癩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驢知之，於城西決戰。驢持蒲弓木戟而死。（見第四百八十二條）今覺授之書，久不傳，而此兩引可以互證，足見忠臣之後，復有孝子，可爲聖門生色，亦大快人心也。

任邱邊雪坡大令厚慶，嘗言伊鄰村婦有「走無常」者，一日晨起，告人曰：「吾今退役矣！昨夜奉票赴前村攝傅家嫗，見其寡媳獨守病榻，淚下如雨，屢跪竈神前，喃喃絮禱，願減壽十年，以益姑算。吾牽嫗之魂，將欲出門，嫗一哭仆地，其魂自頂門躍出，張手來奪，高不過尺餘，而氣力絕大，幾爲所仆。因告以奉票傳人，事非得已，媳魂哀哭不放。吾略其情狀可憐，不忍再促，回稟城隍神，神亦爲之太息。謂此媳純孝，我據情代求冥王，當蒙憐恤，或可挽回。又謂汝存心尚好，此後亦不必充役矣。」當遣人至前村，探視傅嫗，果已復甦。越七八年，尙康強無恙。有人叩其媳魂出事，答言仆地時一無所知，但覺心窩如刺一錐耳。此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雪坡爲人極篤實，居官有惠政，當非謬言。

今文昌之祀，遍天下矣。隆重幾與文廟等。然或謂爲星辰，或指爲人神，究莫能明也。侯官鄭桐侯大令廷珪，攝金華縣時，與余同祭文昌，謂余曰：「文昌在康熙雍正時，曾奉部文以爲淫祀禁止。蓋由漳浦蔡文恭公新之封翁部控所致也。」初閩人多祀文昌神，不過另設廟貌耳。時漳浦有紳士，乃建閣於學宮而祀之，蔡封翁止之，不得。遂控於官府，皆不勝忿，而控部。部議以文昌之神，不見經傳，誠爲淫祀，行文禁止。其案牘大令會親見之。然文恭公乃登甲科，位宰相，爲理學名臣。余考文昌之列入祀典，則自嘉慶六年始。當時蓋禮臣偶未之考也。又按明史宏治時，亦有拆毀文昌廟之令。然宋人吳自牧夢梁錄載梓潼帝君廟，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悉禱之。封王爵，曰：「惠文忠武孝德仁聖王。」王之父母，及妃及弟，若子若孫，若婦若女，俱褒賜顯爵美。

號建嘉慶樓，奉香燈云云。是文昌之祀，亦匪今斯今矣。

余嘗見孟氏譜孟仲子名墨，孟子之子也。公孫丑內有孟仲子問云云。蓋曾師事丑耳。趙氏註，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朱子采之誤矣。

道光戊子，余年十七歲，應戊子鄉試。願道往海寧觀潮，並遊「廟宮」及吾家安瀾園。時久不南巡，祇十二樓新葺。此外臺榭頗多傾圮，而樹石蒼秀奇古，池荷萬柄，香氣盈溢。梅花大者天嬌輪囷，參天蔽日。高宗皇帝詩所謂「園以梅稱絕」者是也。廳事中設御座，相傳數年前有一狂生被酒踞座而遣，忽見一金甲神捧之撲地，頭額破損，扶歸大病幾死。五十年來之虛位，尙有神異呵護，仰見皇靈之遠。同治癸酉，重遊是園，已四十六載矣。經營賊之亂，尺木不存。梅亦根撥俱盡，蔓草荒烟，一望無際，殊爲「黍離」之感。斷壁上猶見袁簡齋先生所題詩一絕云：「百畝池方十畝花，擎天老樹綠槎桲。調羹梅亦如松古，想見三朝宰相家。」以後則牆亦傾頽，不能辨識矣。時大府方重修「廟宮」以祀海神，奏明動帑六萬，不日當可煥然一新，而斯園則零落與綠野平泉同其湮沒，深可慨也。

上海余見章文榮，晚年登第，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時年已老，私念豈能鼎甲乎？後列三甲，除縣令，又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不解其故。詞選樂清，始悟前夢至縣，遂修其墓，訪其子孫，又夢十朋來謝，未幾獵人以虎皮送，云是十朋墓所獲也。

同治十年冬，大府奏開吳淞江合嶼山新陽寶山嘉定華亭婁縣南匯川沙青浦上海九縣一廳之民以赴役。余時攝上海縣事，江之濬起於青浦，訖於上海，共一萬一千餘丈，而江之在上境者十之七。故上海承派之工，居十之四。彼八縣一廳，僅得工十之六耳。上海濬止二百十有四，田止六十八萬餘畝，而承此大工，民力困甚。然自同治二年起，已如此派法，不能不照章辦理。於是按畝分段，按畝出夫，搶攘一月有餘。自十年十二月起，至十一年正月初旬，民夫始陸續赴工，與挑過雨即停止，雨止則戽水，水盡再挑，再雨再戽，春日多雨，戽水不勝其饑。且一遇天雨，夫

即散歸，雨止後，或來或不來。又須催促。蓋夫在本境，近歸家易。不若他縣長募之夫，距家遠，不能歸，可坐守也。他縣分地少，夫常集，雨止晴挑，勢常逸，故見功易。上海分地多，夫易散，雨止而晴，不能即挑，勢常勞，故見功難。然同事一江，他縣竣工，而上海不能不隨之竣，則追呼不可少緩也。他縣地少，皆併於一局，而呼應靈且其財彙於一局，而用度便。上海地多，盪自爲局，二百十四盪，則二百十四局，意見不能無扞格，即指臂已不能自如。又往往有此盪之資，已罄，或歸取，或商借，紛紛擾擾，不能歸一。則約束不可不嚴也。余自正月初，即赴工督辦，誘掖獎勵，督責脩百畝，歷一百餘日，居然不誤工，且先他縣完工。工程之寬深如式，甲於他縣。歷荷大府褒嘉，雖由董事之經理得宜，小民之赴工趨事，此其中殆有天幸焉。盪蓋中有文生張春沂者，年八十六歲，精力如少壯，從事四閱月，急公踴躍，未嘗告勞。且爲他盪排解一切。絳縣老人，不足多矣。大工既竣，余因上海受工太鉅，民力不勝，瀝陳本邑凋敝情形，詳請大府，以後開濬之役，永遠減去二成，已荷批准立案。余去任後，聞盪民已將憲批，及余詳文刊石垂永久，庶幾民困少蘇。余亦藉告無罪於吾民耳。先是雍正六年，家文勤相國奉世宗之命，督開吳淞江，時松江府知府周公中鏞，勤其官而水死，優旨贈太僕寺卿，遺民感德，私祀之，屢著靈爽。道光七年，巡撫陶文毅公重濬此江，以公陰佑奏奉，特旨立廟江干，春秋致祭。方事之殷也，余以公與先相國當日有共事之雅，虔禱公祠。半年之中，聚民夫數萬人於河上，風塵不驚，疾疫不作，工程克期，是非神助，曷克致此。故於竣事後，上一聯於神祠曰：「百四十年舊蹟重開，念先人誼切同舟，數典敢忘其祖，萬一千丈鉅工告竣，慶此日江流順軌，惟公所存者神。」以志神貺云。

開河有鐵沙，有陷沙，又曰灘沙。鐵沙不過費力，開一層即深一層，陷沙則今日挑去若干尺，明日又漲出若干尺，工費最重。法當多集人夫，一日挑竣，放水壓之，乃可不漲。而挑至深處，一日又不能竣工，則須有烈日曬之，亦可此外更無別法。又有爛泥，亦非易挑者，挑遇泉眼，水湧溢噴出，一夕可以滿河。法以木桶圍之，而挑其旁，則不致橫溢。而水亦隨旁落，更有罅窟之處，則水不能屏乾。是役也，遇有二窟，一在太僕廟上里許，屏水一日，罅自徙去，岸上見

其足隨。次日遂涸。一在太僕廟，下四五里，其窟最大，集人夫數百，一日僅去水尺許，一夕如故。內中有老龍，探首出窺，頸大如甕，復有大紅鯉魚，長八九尺，游泳其中。屛數日，人力窮而工不竟，乃築防禦其窟，而於其外施工焉。從來築城築隄，但以土方計工，而開河則必兼水方，如此次濬江，先築壩屛水，水盡乃施挑工，每三十丈置一車，以備屛水，殊不知開挑既深，先則需二車相接，繼則三車相接，終四車則相接，四車不過抵一車之用，而人夫倍蓰矣。況三十丈之長，一車斷不敷用，則不能不添車。此即量賠矣。初開不過去地一丈，二人一日可得土一方，受值裕如。至一丈五尺，四人竟日僅得土一方，而水已橫溢四出，又別需人運水，其運水需椿需壩，乃得運土，運土定例又須出土於十丈之外，而運者由下而上，往返計二百三四十步，人益勞，既深至二丈，則四人竟日尚不得土一方，而定土方之值，不能增，總局始事所計，但及土方之工。既束于成數，欲稍爲變通，則土未及半，帑銀已竭，不能不聽各壘之自爲籌畫，此又量賠矣。量安能賠，不過按田貼費而已。故上海素有開河田還債之謠，此等情形，余均歷陳於應敏齋方伯之前。方伯聞之，亦深愴惻，故減派一詳，得以邀准。計是役民間貼費，不下五萬，勵而克集，余所貼僅千金，而百姓願頌余不置，良足愧也。因詳記之，俾後來有所做焉。

開河之先，必須兩頭將壩築住，而後可以屛水。築壩前一日，當事者先行祭壩，而後施工。祭過之後，雖河面數十丈之廣，河身數十里之長，屛水之時，一鱗不獲矣。若仍有魚，則壩必坍塌。余在南匯開呂家浜，上海開吳淞江，皆是如是，謂非有神之司可乎？

咸豐辛酉之冬，諸暨包立生，初與賊拒。時賊屢以萬衆環攻之，立生率村衆出戰，輒得大捷，每一陣，必斬刈千百，賊多束手就戮者。因相傳立生有異術，得仙靈護佑。及壬戌之夏，一敗塗地，初無神奇，人多不解其故。因憶家梅亭方伯嘗言，嘉慶初年，三省教匪作亂之際，方伯時爲縣佐，解餉銀數萬，赴大營，中途猝與賊遇，望見前山有一營官軍駐紮，急走依之，未及里許，賊已蕪至，乃推餉車入深草中潛匿，己及人夫，皆伏於車畔。賊大隊從旁吹唇而過，竟

不之睹。以爲山前必決鬪矣。乃從草間遙望之。但見賊至營內。官軍並不接仗。皆延頸就戮。賊遂燒營而去。始相慶幸。不走入營盤。得免死。然官軍所以不鬪之故。卒不能知。比教匪破敗時。官軍數十人追賊。可以斬殺數百千人。無一人扞格者。乃悟劫運使然。前後皆是氣之所衝。立生之勝敗。亦此類也。

上海五方雜處。獄訟煩多。訊鞫閩廣人之案。不能不用通事。俾傳達言語。願一省之中。口音亦復各別。即通事有不能盡解者。每以爲苦。嘗戲與友人言。此時滬上華夷雜處。死者魂歸東嶽。恐冥王傾耳於侏儻之音。亦不能辦。必須亦廣用舌人矣。友人謂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既已神矣。安有不解之理。後閱乾隆中上海人李巽廷明府心術所著金川瑣記。內載丙午春。章谷城隍廟落成。鋪戶中一銀匠某死。半日復甦。自言城隍招募差役十三名。已有十人。並我得十一人矣。尚缺其二。慮無可充通事者。以通漢語夷人爲之。我舉通事某。勤慎可用。城隍已賜允。我生前無大過惡。幸不被譴責。冥問與陽世無異。戒妻子勿悲泣。言訖長逝。所謂某者。小金川夷人。充章谷屯通事有年矣。強健無恙。翌午覺心腹猝痛。踰刻即死。金川漢番錯處。非通事不能達語言。顯神無不格。猶需「狄鞮」耶。固知陰陽一理。事非偶然云云。則余所謂今之冥王。不能不廣用舌人。非無稽之戲言矣。

江蘇人尙文學。習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廢。當歲試之年。輒搜羅充數。往往不及額而止。無賴者幸博一袴。不求上進。每橫於一鄉。不特閭里苦之。卽地方官亦苦之。嘗聞前華亭令雲夢許君。治鞫一事。不禁爲之失笑。許君爲政以廉幹名。一日者。有武生扭一鄉人至縣。噴訴許訊其故。則鄉人入城擔糞。誤觸生。汗其衣。已經途人排解。令代爲澆濯。及服禮。而生不可必欲痛拏之而後已。許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爾小人。乃粗心擅汗秀才衣。法當重責。」鄉人惶恐乞憐。許良久曰。「姑寬爾。」令生坐於堂側。而飭鄉人向之叩頭百。以謝罪。叩至七十餘。許忽曰。「我幾忘之。爾之秀才。文乎武乎？」對曰。「是武。」則又驤然曰。「我大誤。文秀才應叩一百。武則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餘。爾應還之。」復令鄉人高坐。而捉武生還叩。生不肯。則令阜隸挾持而抑其首。叩還二十餘。乃釋。生大怒走出。

許撫掌大笑，邑人觀者聞者，亦無不大笑也。是舉雖非正道，然松人至今嘖嘖以爲美談。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矣。」許君之戲，毋乃近於虐哉？

許君乾隆己未進士，需次都門，時夢歸太僕，有光持名刺來謁曰：「廬舍遭鄰人削且盡，祈公主持之。」寤而不解其故。尋遷崑山令，抵任，太僕後人適訴祖墓被佔事，恍悟前夢，立往經丈，凡越佔者悉清還之，並立碑定界焉。同治庚午，余代理新陽縣事，墓又復蕪穢不治，余捐俸修葺，並爲建立墓門，會歲試，拔其十世孫祖英第一，補博士弟子員，俾世守太僕墓，然余並無所謂夢兆也。

耕籍之禮，各直省屆期舉行。江南諸縣，皆以穀播。上海則兼播棉子，以其地產棉也。記余道光壬辰歲，在京師，詣先農壇，恭觀皇上耕籍之所。壇地遼闊，約有數里，龍鱗鳳隱，隴畝縱橫，居中爲太歲廟，廟前爲祈穀壇，後爲貯籍倉，殿宇規制宏麗，樹皆松柏，臥者立者，虬枝蟠結，黛色參天，大抵是數百年物。當隴畝前起耕籍臺，臺以板爲之，地則藉之以稷薦，臺前搭山棚，棚皆以五彩綢綾結成，光燦奪目。皇帝躬耕之處，地約一畝許，兩旁分十三畦，乃三王九卿扶犁之所。時正值諸王公方演御耕牛，牛色正黃，身被黃緞龍韉，以黃絲繩籠其頭，頂豎金牌，上嵌紅寶石一，執鞭執便桶之農官隨行。耕時，兩旁立校尉，執五色春旂者二十四人，歌禾詞者二十四人，依牛行上下三推畢，春旂卽退，三王九卿之牛，皆以黑緞紅緞爲韉，襄事者俱風篋雨笠，以象農事，煌煌鉅典，仰見聖朝重農之盛意矣。

余在京師，嘗值大駕郊祀，又恭遇六飛調陵，函箬之盛，觀之而不識其名，問亦不能盡悉，頗以爲歎。嗣閱吳江陸朗天中丞函箬名物記，始恍然若置身屬車豹尾間。因節錄之，按函箬之別，有曰大駕者，郊祀用之；曰法駕者，朝會用之；曰鸞駕者，歲時出入用之；曰騎駕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駕最爲備，物尊天祖也，法駕稍損其數，文物聲明，取足昭德而止，鸞與騎，又加損焉。事非特典，不敢同於所尊貴也。凡爲蓋者，五十有四，九龍而曲柄者，四色俱黃，翠華紫芝，兩蓋承之，九龍而直柄者，二十色亦黃，皆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龍而分五色者，亦十，每色各二，其立

之募勇剿賊，無一金之餉；一夕之糧，得二百人，率之而行。集潰兵團勇合三千人，以大破擒賊，招降賊酋，軍聲大振。論者以爲必邀上賞矣。乃以逗留不救廬江，被劾免官。其實檄救廬江之文尙未至公手，而城已被陷，大帥將欲卸己之責，遂歸罪於公也。公既褫職，大帥又留公駐英山。八月之中，僅支銀三百兩，而士卒三千人，居無帳幕，食無糧米，徒以忠義相激，日提飢軍，轉戰賊中。賊來益衆，兵敗莫援，已岌岌不可終日矣。而大帥又密書令其圖窮招降之賊，害復落於賊手，頃刻變作公遂粉骨碎身於賊。於是復以機事不密咎公，實則此書亦未抵公也。公既歿後，卹典不及，其弟爲行狀，尙不敢聲公之冤。仍循彈章爲據。吳侍郎廷棟發憤言之，而事稍白。越數年，曾文正公復爲公作殉難碑記，乃獲昭雪。然當時雖正人君子，亦未嘗不責公也。余謂公事絕與明督師袁襄愍公類，袁斬毛文龍，一時無不謂其冤者。卽後世猶盛譽之。洎乾隆年間，紀文達公閱歷朝檔子，始知文龍曾通款我朝，則文龍在明固萬死不足惜也。我太宗文皇帝之圍燕京也，襄愍千里赴援，自謂無罪。莊烈帝以脫歸之，太監告其引敵脅和，遂執而剮之。當是時，衆議沸騰，雖東林諸賢者亦無不欲食其肉也。直至南都建立，北來人傳太宗之密謀，乃知中反間計。於是始有襄愍之諡，而袁公則既死矣。合觀袁何二公之厄，可知千古忠臣義士，不逢表白，含冤終古者，當不乏其人

也。

古人之被冤者，以余所見，莫屈於晉之陶士行，而枉於唐之八司馬。陶公匡輔晉室，與郭汾陽不殊。梅陶謂其忠順勤勞，似孔明，良非虛譽。乃本傳中載，或云侃少時漁雷澤，網得一梭，以挂於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比都督八州，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云云。史臣因之遂加「悖矣」之語，復引夫子曰：「人無求備」以爲斯言之信。嗚呼！此等紀載評論，何異於秦長脚「莫須有」三字獄哉！使陶公而果有包藏之心，則何以辭大將軍？何以季年不與朝權？何以未亡之前，欲遜位歸國，舉動光明若此，乃以意志之曖昧誣之，不能不

爲之稱屈矣！夫梭化爲龍，事容或有；夢生八翼，未必盡誣，然此亦皆尋常之事耳。試問既稱之曰潛，則於何見之深？探之曰志，則於何知之曰思，折翼之祥，或代之思耶？抑陶公自思耶？陶公自思，何人窺見其思？若或人代思其思，何足爲據？凡物將起而人抑之，固衆所共見也。若意念之起，而自抑之，又豈衆所能見耶？此等之志與思，使陶公果有之，必不肯告人明矣。陶公不言而人能窺之，豈理也？耶總之爲此誇者，必庾亮之徒。亮以元舅之尊，掖膺下拜，反被嘲誚，則心懷之忿悵，何如陶公甫亡，即表殺其子，豈非報復之明徵哉？史臣無識，從而采之，橫使忠臣被不忠之謗，豈不令人氣阻？唐王叔文王伾侍順宗於東宮，順宗既即位，甘盤舊學，擢在貴近，亦事之常。叔文與伾贊襄初政，首罷宮市，則卹民也。追陽城陸贄，則進賢也。拒韋臯之請，兼兩川，則持大體也。辨劉闢之奸，則有遠識也。至欲奪宦官之兵權，尤是唐朝第一大事。不幸而順宗之疾不瘳，宦寺俱文珍等遂起而與之爲難，太子急欲得帝位，韋臯窺其意而請之，文珍迎其意而立之，於是八司馬敗矣。然求實叔文伾之罪，無有也。乃加以「陰謀」「秘計」等語，是亦「莫須有」之獄也。鍛鍊周內，無瑕可摘，則以王伾之吳語，亦學以爲惡，夫以伾吳人，不許爲吳語，豈晉人楚人一仕於朝，即不得爲晉楚語耶？宦官以此爲罪名，史官據此定罪案，豈不可恨！不然，八司馬中陸贄之經術，劉禹錫之詞章，柳宗元之文章政事，皆表表一時。憲宗豈真一無所見，特以文珍輩擁立之故，遂低首下心，一切任之。卒之劉闢果反，憲宗亦終弒於闢寺，驟至甘讎之變，唐室遂以不振。八司馬雖含冤於九原，當不免竊笑於地下耳。後來賢如范文正公，已稱其枉；至我高宗純皇帝，御論亦辨白之。八司馬者，得後世賢相聖君爲之昭雪，當可無遺憾矣。少時讀明陳臥子先生制藝，心卽儀其人。同治戊辰，攝宰青浦縣，縣境所轄之廣富林，則公墓道在焉。粵寇之亂，祠堂被燬，宰木無存。余因捐捧集費，重建祠堂，而以公同志。夏考功父子配祠，既成，以公爲高宗所褒卹，會賜忠裕特諡者，遂詳請以公墓列入邑之祀典。春秋遣官致祭，總督馬公巡撫丁公會疏入奏。己巳之春，得旨報可。余因率同官親往致祭焉。考公一生，文章政事風義，炳若日星，殉節後子婦三世苦節，具見明德之遠。乃卒斬焉，無後，不能

不有疑於天道。然公大節大名，昭垂宇內，亦不在子孫之有無也。公初生時，母夫人夢若龍者降室之東壁，蜿蜒有光，故名子龍。後與陸子玄同祈夢于忠肅祠，公夢負一虎，謂必風雲會合之意。子玄則忠肅授以「滎陽地圖」一卷，亦意其當官於此地也。嗣公起義，殉國難赴水死，猶懸其首於虎頭牌上，宛然虎負之象，而子玄以丁酉科場，竟流遼左，事皆奇徵。故余爲公詳請崇祀文內有曰：「生有自來，夙著蟠龍之瑞，死而後已，果符負虎之徵。」蓋指此二事也。夏考功彙仲諡「忠節」，曾舉天下清官第一。子舍人完淳，字存古，諡節愍，年十六遭國難，作「哀賦」論者謂不減庾信之哀。江南先後與公抗節死，公豹目虬髮，又目上視爲盼刀眼，與子忠肅同居，恆攬鏡曰：「此頭終當爲誰斫？」於順治丁亥，筮得明夷，五月遂遇難。明史於公傳，書華亭人，而崇正三年，南國賢書所列解元楊廷樞，吳縣人，而公則署青浦縣學生。青浦於嘉靖時割華亭上海縣地所置，史特仍其舊貫而書之耳。楊廷樞字維斗，亦殉國難。

華亭，古嗶縣，地屬會稽郡，後改婁縣，屬吳郡。至唐始析崑山海鹽，嘉興三縣地，置華亭縣。而吳郡改蘇州。後唐同元年，分蘇州置秀州。宋政和年，又改爲嘉禾郡。慶元年，升爲嘉興府，而華亭縣仍屬焉。元至元年，分嘉興路置華亭府，復更名松江府，又析華亭縣爲上海縣。明再析華亭上海縣地置青浦縣。本朝雍正二年，復析華亭上海地置南匯縣。余五六年中，歷攝南匯青浦上海三縣，事實則向不出古之華亭一縣地也。嘉興府，即古由拳城，後城陷爲湖，今青浦縣之澱山湖，是明萬歷朝築青浦縣，其磚石皆撈於湖內之故城。由拳之陷而爲湖，疑不在秦時，特載籍無可考證。余宰青浦時，曾作峯、瀾、蕪、思、圖、秀水金蓮生鴻，爲題四絕句，內一首云：「青龍鎮，屬由拳地，難得雙鳧集。此間若以宜途今視昔，花封依舊在鄉關。」亦指由拳故城而言。青龍鎮，吳孫權造戰船處，今隸青浦。

合肥蒯蔗農觀察德標，真誠篤實，古君子也。督辦松滬釐捐總局，余於丙寅冬奉李爵相委提調局務，日夕共事，最爲契合。觀察言爵相家居時，門前日一大池，冬日涸水，取魚於池底，起得四五寸土偶萬計，人馬戈甲，雕鏤精絕。

儼然如生。哄傳遠近，觀者日千百人，不知何祥。既爵相登第，入詞館，以爲應之矣。今乃知爲弟兄總統師干，削平羣盜之兆。然水中之土，何以能結成人物，豈亦化工爲之耶？觀察嘗爲余言，作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蓋求免公罪，卽是私罪矣。余在青浦，一夜，城內有來報盜者，余亟率壯勇往捕，則盜已遁矣。細察情形，盜先以軟梯越牆入，撬門行竊，事主驚起，大呼盜，乃以刀嚇制，而開大門亡去。故房門有撬損痕，而大門無恙。惟所失洋銀壹圓，錢五百文，布衣數件，計贓不逾貫。事主之兄，則現充縣役者也。次日，捕具呈詞，又稱是竊，余曰：「已經勘明，臨時行強，何故不言盜？」乃囑曰：「賊數無多，不敢累本官得處分。」余大笑曰：「一行作吏，已置升沈於度外矣。爾不知失盜其責輕，諱盜其咎重，我寧就公罪耳。」卒申報之。後一年六月限滿，無獲，余得降一級調用處分。人以余爲拘泥，余則謂級雖降，而心無愧，乃愈於不降級者。後讀陸清獻公年譜，在靈壽縣時，一宦家失盜，重自申文內，不當用強劫字，先生不欲以隱忍含糊，竟以劫盜報。郡守恐其累已，捉吏痛責，先生不爲動。未幾，獲盜，將成獄，而中丞不欲上聞，命改爲竊。郡守急傳諭奉行，先生寧以誠去官，不欲以僞居位。卒不改云云。余事有與暗合者，則觀察私罪不可有之說，啓之也。

英國總兵哇德克，奉其國主之命，駐防寧波，以保衛國之商旅。同治元年四月，寧波之復，哇與有力。及九月中，賊大隊攻撲寧郡，哇率洋兵五十人，入城助守，出奇制勝。嗣綠頭勇滋事，哇復會同我官軍，靖其難。爲人恂恂儒雅，和衆而識大體。率之官紳，皆親愛之。十二月，我軍之洋將買武勒攻紹興，城中破死。李帥所遣之德克碑，未來在紹之洋鎗隊無統帥。史士良觀察請哇往權代之。哇不可曰：「我國法，駐防官不能出百里外。」觀察強之，其國之領事繆等官，亦相爲營慮。哇乃以打鳥報其提督，而率衆行。蓋打鳥則可出百里矣。既至，與賊戰，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正月，紹興克復，哇則因擅離汛地爲其提督劾罷。寧人大感，公籲留之，不可。觀察與衆紳士，籌商餽白金萬以爲贖。哇不受，固與之，則曰：「我國法，人臣不能受鄰國贈賄也。」無已，則留二千金以犒其軍士。曰：「是從

我與中國捍患者，其八千金，斷斷卻之矣。一臨別流涕謂觀察曰：「我與寧人相處久，承相愛，歸後雖死亦不忘寧人。更有一言相告，洋鎗隊勇丁訓練已成，不可以賊平而遂撤之。留之不特以自衛，亦可備意外警，須切記之。」遂揚帆去。余以其事啓聞李帥，帥復書謂此等舉動，中國士夫所難，不意得之島客，可勝欽佩云云。至今寧波人士言及暖總兵者，未嘗不舉然思也。買忒勒法國人，受中國總兵官銜，臨陣奮不顧身，遂殞於紹興城下。頗讀華書，吳春泉刺史，冬日嘗往訪之，會北風大作，買執吳手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洋將也而頗有中土儒將風流。

金匱縣孫文靖公爾準，字平叔，以翰林起家，歷官至閩浙總督，贈太子太師。入祀名宦祠。公負經濟才，任閩督，與利除弊，濬木蘭陂，既田數萬頃。平臺灣，張丙之亂，善政指不勝屈。閩人至今德之。公身肥大，健啖，食雞子及饅頭，可逾一百，嘗閱兵至泉州府，太守崇君福饒以饅首百，捲蒸百，一品鍋內雙雞雙鴨，公盡食之，告人曰：「我閱兵兩省，惟至泉州，乃得一飽耳。」幼年身肥，夏日苦熱，則以大缸滿貯井水，身浸其中，僅露口鼻，以爲樂。十八歲時，自尊人廣西巡撫署中歸，道錢塘江，正遇秋汛，大喜，欲觀潮。放舟江心以俟。比潮至，聞萬馬奔騰聲，急出至鶴首視之，舟人諫不聽，立未定，已爲潮頭捲入江中。倉卒之間，但覺浪壓肩背而過，有千萬鈞之重。三四翻騰，遂掀於江岸。若有人昇之起者，一無所苦。公自言素來短視，受此大驚，卒未識潮爲何狀，殊可笑也。公生平以扶植善類自任，巡撫安徽時，安化陶文毅公澍爲方伯，文毅陞見，論某官不法事，聲色俱厲，鬚鬢翕張。宣宗疑之，密諭公履任後，察其爲人。公密疏保舉，奉硃批曰：「卿不可爲其所惑。」又具疏力薦其賢，文毅公遂獲大用。薦督兩江，爲時名臣，公之力也。官閩臬時，漳浦黃忠端公石齋先生墓旁地，爲豪家所佔，子孫力弱，與爭不勝。一夕，天大雷雨，徧山上下皆墳起，成黃山字，無虛數千萬。豪大驚，叩首還之。公有詩紀其事於泰雲堂詩集中。督閩後，遂以忠端公之理學忠義，奏請崇祀文廟兩廡，得俞旨焉。

余師仁和姚平泉先生諱光晉道光乙酉舉人以句股算術受知儀徵阮文達相國入試禮部不第與修一統志得知縣先生不樂吏職改授教諭歸年七十餘始選上虞縣教諭訓諸生以經義每歲科試他廣文於新進諸生斷如也惟先生獨否故虞人雖婦人孺子無不知先生之賢者每言及不稱其官輒曰姚菩薩云先生於咸豐甲寅正月夢至一處四山若立壁上有瀑布屈曲下流有老僧出迎屬先生坐片石上醒而異之不識何處因繪一夢遊圖賦詩志之是年夏到上虞聞仙姑洞有瀑布往遊焉則依然夢境也乃自謂前生爲此山老衲復繪一獨立圖自題其上云「了他過去因緣偶然遊戲還我本來面目自在逍遙」一年八十一卒卒之上一日忽有兩鏡自中門入家人咸見之詰問誰何則無人焉鏡亦遂不見去來有自菩薩之名不虛得矣先生博學工詩文所著述甚富惟瓶山草堂詩會刻以行世此外尚有古文摺逸周易貞字寶鏡四裔年表皆藏於家庚辛之亂付之劫灰而詩版亦成煨燼越十年辛未夏先生甥俞蔭甫太史樾出所輯瓶山草堂集見示文二卷詩二卷瑣談二卷蓋止六卷視原刻詩鈔十之五六耳因捐俸刻之而以板仍歸之太史焉。

秀水金銜峯先生諱衍照嘉慶庚申舉人與先伯雲伯公同年官溫州府教授咸豐己未重賦鹿鳴其女孫爲余家家婦先生湛於經學著述甚多庚申之冬無疾而卒先數日自知死期時避地臨安命子孫屆期皆集集後令皆誦佛號遂瞑目而逝亦似前生由竺國來者先生之六世從祖爲忠節公正希生明末在徽州與其弟子江天乙舉義兵敗被執殉節於南京公豐頤美鬚髯而兩眉倒向與陳臥子先生豹目上視同爲「姑布」家所謂「凶相」者聞公少時有一寡嫂將殉其夫質諸公公曰「千載一時也」及授命時江天乙大呼公曰「此千載一時也」蓋其嫂歿之日卽江生之日云公從曾孫檜門先生諱德煥狀元及第官至總憲卽岱峯先生之曾祖也。

淳中丞德巡撫浙江時御下嚴吏胥恨之於元旦日投淳安德清烏程歸安四縣文書登號則「淳德烏歸」四字並列蓋以歸字之音同龜耳中丞覺之大怒皆予重責自此烏程歸安二縣祇稱程安矣偶閱南宋龔明之中吳紀

聞，內載孫彥文郎中，好以俗下語爲詩文。秦師垣生於臘月二十五日，孫獻壽詩云：「面臉丹如朱頂鶴，鬚髯長似綠毛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間祭竈時。」檜甚喜之。是在宋時，不特龜之號不忌，卽二十五日送竈之鄙諺，亦無之矣。使施此詩於今日，其不遭詬怒者幾希！

諸暨 壽春亭先生于敏，嘉慶庚午舉人，道光年間，官湯溪縣訓導。時八十餘歲，人極和藹，健飲，健步，所到之處，人爭迎之。老稚婦女，無不識壽老師也。年逾九十，視聽不衰。歷任督學使者，皆引重之。故不麗於計典。先生善談，尤喜談諧，同寮中座無軍，公不樂也。向來府試監場例，留校官二人，皆以命年力強壯者，爲便於稽察之故。故先生從未監場，頗以爲歎。咸豐紀元，太守和君齡府試，忽以命先生，先生大喜，向上揖謝曰：「太尊知我尙屬有用之才，不是全廢之物。」衆皆失笑。於是端坐堂上者竟日，不稍跛倚。時先生已九十二歲，人咸服其精神之健焉。會同寮公宴，余與府教授蕭山 蔡二風，強先生飲酒食肉，進一巨觥，則侑以肉一大盞。先生盡三十餘觥，起而笑曰：「昔孔子厄於陳，蔡飢欲死，今我厄於陳，蔡飽欲死。古今人真不相及也！」衆俱粲然。

余最不信星命推步之說，以爲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一大郡，以計其戶口之數，已不下數十萬人。如咸豐十年杭州府一城，八十萬人，則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萬萬人。則生時同者，必不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每舉是說，以詰談星命者，多不能答。近見海寧 李善蘭所作星命論，尤爲暢快。其略謂：「大撓造甲子，不過紀日而已，並不紀年月與時也。亦無所謂五行生剋也。其並紀年月與時，且以五行配之，皆起於後代，古人並無此意也。而術士專以五行之生剋，判人一生之休咎，果可信乎？且五行，肇見於洪範，不過言其功用而已，言其性味而已，初不言其生剋也。是干支之配五行，本非古人之意矣。而謂人之一生，可據此而定，是何言歟？至五岳，偕地球同繞日，而各不相關。夫五星與地球，且不相關，況地球上之一人，而謂某星

至某宮主吉，某星至某宮主凶，此何異浙江之人在浙江巡撫治下，他省之巡撫於浙江無涉也。今試謂之曰：「某巡撫移節某省，於爾大吉；某巡撫移節某省，於爾大凶。」有不笑其荒誕者乎？五星之推命，何以異是乎？其論真屬透關，足以啓發惑溺，與余所見正合。然此特論其理耳。世之窮民遊士，藉此以餽其口者，幾千人矣。若明著其論，則將盡無告者，而飢死之，亦非仁人之心矣。存而不論可也。

爾雅歲陽歲名，月陽月名，矜博疋者，往往用之。然每不得其解。人或詢之，則瞠莫對，屢致譏誚。第歲陽歲名，郭景純雖無註，而註見於鴻烈解。月陽月名，郭僅註月名，正九十三月，餘俱無註，令人莫可探索。近見明人葉秉敬所解，頗爲詳晰，因並錄之，以詔學者。歲陽：（郭景純無註，註見鴻烈解）太歲在甲曰「闕逢」；（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在乙曰「旃蒙」；（萬物遏蒙甲而出）在丙曰「柔兆」；（萬物生枝布葉）在丁曰「強圉」；（萬物剛盛）在戊曰「著雍」；（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在乙曰「屠維」；（萬物各成其性，厖別維離也）在庚曰「上章」；（陰氣上升萬物畢生）在辛曰「重光」；（萬物就成熟其煌煌）在壬曰「玄默」；（歲終包任萬物）在癸曰「昭陽」；（陽氣始萌萬物合生）歲名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格起萬物承陽而起）在卯曰「單閼」；（單盡闕止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在辰曰「執徐」；（執蟄徐舒伏蟄之物散舒而出）在巳曰「大荒落」；（荒大也，落落大布貌）在午曰「敦牂」；（敦盛牂壯）在未曰「協洽」；（協和洽合言陰欲化萬物合）在申曰「涇灘」；（涇大灘循萬物皆循其精氣）在酉曰「作噩」；（作噩零落也）在戌曰「闕茂」；（闕蔽茂冒萬物皆蔽冒也）在亥曰「大淵獻」；（淵藏獻迎也，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在子曰「困敦」；（困混敦沌陽氣混沌萬物芽蘖）在丑曰「赤奮若」；（赤陽色奮起若順陽奮物而起無不順其性）月陽：（郭無註，葉秉敬補解之）月在甲曰「畢」；（生物之氣畢聚於此）在乙曰「橘」；（屈平橘頌曰：深同難從，更壹志兮，則橘之性固不可改易者也）在乙則物已旃蒙而出，各正性命不可移易之謂）在丙曰「修」；

（修長也丙炳然宣朗其光修也）在丁曰「圉」，（圉即強圍剛盛之意）在戊曰「厲」，（說文旱石也徐曰粗悍石則厲者即磨礪之厲也戊在中央萬物皆在磨厲之中）在己曰「則」，（萬物各成其性有法則也）在庚曰「窒」，（窒者小塞之意太歲在庚曰上章取上升章明之義而此乃云窒者蓋以陽氣舒散發越非得陰氣關障收斂則不得凝聚則上章者正欲窒中得之也在辛曰塞義即做此）在辛曰「塞」，（塞者大窒之意）在壬曰「終」，（萬物胎孕於此終即始之端也）在癸曰「極」，（極即終之極也極則必返甲之畢自然接續而不容已矣）月名（郭註止有正九十三月餘俱無註葉秉敬補之）正月爲陔，（郭註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陔）二月爲如，（說文如從隨也女子從父之教從父之命）從口二月爲卯陽氣推萬物而出物從隨以生也）三月爲癸，（音彌仙切說文交覆深屋也月周伯琦說文字原曰判木之左半也片之轉注疾羊切牀牆壯將字从此夫丙者南方物炳然光起今方三月丙光將露而上有以蓋之旁有引以障之故生氣之化將達而未達也寤寐字皆从艹正是夢覺交接時閉塞未通之狀）四月爲余，（說文余詞之舒也此余亦取舒鬯之義四月純陽氣大鬯矣）五月爲臬，（說文从白从本詩鶴鳴九臬臬澤也左傳御以如臬臬岸也澤者深遠之義岸者高聳之義五月氣盛物生深遠而高聳也）六月爲且，（且古俎字薦物之几也後世借爲發語辭七野切又語助辭子余切皆於此文義不順當讀作俎言六月物茂如俎豆之森列也）七月爲相，（息亮切祀也助也七月物成造化於此若目視之而手助之）八月爲壯，（壯盛大也壯極則衰故在酉曰作噩乃零落之象）九月爲玄，（郭註國語云至於玄月是也高誘註閻茂爲蔽冒即玄字之義）十月爲陽，（郭註純陽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十一月爲辜，（說文日辜也从辛古聲有自新義十一月舊物收藏有更新之端矣）十二月爲涂，（說文水名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滬此云涂者亦取水從冬旺洋溢流行之義）

世以十二支配十二肖，由來久矣。殊不知古人一支有三禽，蓋取六甲之數，式經所用也。支各三禽，故稱三十六

禽。三禽於一時之中，分朝畫暮，則取乎氣之盛衰焉。子朝爲燕，畫爲鼠，暮爲伏翼；丑朝爲牛，畫爲蟹，暮爲鼈；寅朝爲狸，畫爲豹，暮爲虎；卯朝爲猶，畫爲兔，暮爲貉；辰朝爲龍，畫爲蛟，暮爲魚；巳朝爲鱉，畫爲蚯蚓，暮爲蛇；午朝爲鹿，畫爲馬，暮爲獐；未朝爲羊，畫爲鷹，暮爲雁；申朝爲貓，畫爲潏，暮爲猴；酉朝爲雉，畫爲雞，暮爲鳥；戌朝爲狗，畫爲狼，暮爲豺；亥朝爲豕，畫爲獾，暮爲猪。此等皆上應天星，下屬年命三十六禽，各作方位，爲禽蟲之長，領三百六十，而倍之至三千六百，並配五行，皆相貫領云云。見隋人蕭吉所撰五行大義內。吉書在唐呂才、宋子平之先，不知何時，乃專用十二禽也。

司馬遷與李陵善。陵生，降墮其家聲，故史記於其祖李廣之有功不侯，三致意焉。後人遂以廣殺降致族滅之報，其實廣之十六世孫嵩，在晉竊有秦涼，及薨，國人諡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孫相傳，三百年國祚與漢相等。陵之子孫，至唐爲冥靈斯，稱「可汗」。君於漠北，亦垂百年。是廣遺裔之蕃盛昌熾，遠勝衛霍。杜甫詩云：「李廣無功緣數奇，」奇於生前，而昌於身後，廣固無遺憾，遷亦不必代抱不平矣。

古人姓字，因避後世帝王之諱，易以他音，而尋復原稱，亦有終不能復者。漢明帝諱莊，呼莊子爲嚴子，莊助爲嚴助。今復爲莊子，莊助矣。而莊光之爲嚴光，至今不改。唐高祖諱淵，呼淵明爲泉明。泉祖諱虎，呼虎林爲武林。今泉明復爲淵明，而虎林之爲武林，至今不易。鮑照本名照，以避武后諱，唐人書之，去下火字，只用照字。後世但知鮑照，不復知有鮑照。甚至有以鮑照鮑照爲兩人者。他若筆畫沿訛，遂致音義俱失，如孫博庭之訛爲傳庭，稍加考核者，咸知之。而皇甫暉之誤爲皇甫暉，卽素稱淹博者，亦未嘗不忽略也。

順治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均分滿漢榜。壬辰科，漢狀元鄒忠倚，滿狀元麻勒吉；乙未，漢狀元史大成，滿狀元圖爾宸。嗣後不分漢滿，榜則滿人無狀元。至同治乙丑科，崇公綺始以蒙古人得大魁。海內監稱之。

世俗豔稱泥馬渡康王事。杭州白馬廟巷，有白馬廟，所祀之神，卽此馬也。馬作人象，垂旒秉圭，稱白馬明王。考宋

人張漢雲谷雜編所載，康元年冬，高宗發京師，將至幹離不軍前議事，及至磁州，州有崔府君祠，府君或云唐人，其名不傳，或云乃漢後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宗澤請上謁其廟，上謁廟出，磁人力請上無北去，乃還泊於相州。明年，遂即大位，初無泥馬渡江之事也。再孝宗本生母張夫人，一夕夢絳衣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及孝宗誕育之際，赤光照天，室中如晝。時秀王方爲秀州，嘉興縣丞，郡人皆以丞廢遭火，久之方知爲張夫人免身。是歲丁未，其屬爲羊，又有前夢之應，故孝宗小字曰羊。是崔府君實著靈於高孝兩朝，而顯舍之，祀白馬何耶？

杭人崇尚鬼神，每廟之神，必撰其姓名，尊以官爵，在廟從事之人，皆里中好事者，號曰「廟鬼」。道光己丑，余在外家讀書，居十五奎巷。巷中有施將軍廟，卽宋殿前小校，刺秦檜者也。是廟香火頗盛，遂有積賞，將欲賽會，而苦神之官爵不高。廟鬼乃遣人齎三百金至江西張真人府爲神捐一伯爵，得請之後，乃大行出會，極儀從，臺閣之盛，計所費千金有餘。他廟之鬼，皆嘖嘖稱羨不置。白馬明王，亦曾出會，本有王封，故儀衛喧赫，神無姓名，撰爲趙駿二字。所過之廟，皆以愚弟帖拜之。乃拜至一社廟，其神爲宋康王，於是康王廟鬼噪而出曰：「爾神乃我王所乘騎者，安得稱弟無禮？若此，應行議罰！」旁人爲講解始免。又出神會時，遇他廟之神爵高於本廟者，則多人擁神與疾趨過之，謂之搶駕，云以示敬。五月中，關侯出會，會中人以侯已封協天大帝，其尊無對，雖過宗陽宮，亦不搶駕。宗陽宮所祀爲玉帝，向來各神過，無不搶駕者。此屆獨否，廟鬼恥之，乃連夜塑一諸葛武侯像，坐於廟門口，比會前導至止，則遣人迎詰曰：「君侯未奉將令何往？」於是隨從之廟鬼，相顧色駭曰：「軍師在此，不能不搶駕矣！」大抵廟鬼所本皆小說家言，慢神不經，荒誕無理，真令人捧腹。至關侯手中之扇，款落「雲長二兄大人屬愚弟諸葛亮書」以及「玉極紫微頓首」「愚妹觀音大士檢衽」等帖，姑無論矣。

今人重宋版書，不惜千金數百金，購得一部，則什襲藏之，不特不輕示人，卽自己亦不忍數繙閱也。余每竊笑其

癡。崑山令王鼎臣刺史定安，酷有是癖；嘗買得宋槧孟子，舉以誇余。余請一睹，則先負一橫出，檀啓中藏一楠木匣，開匣，乃見書。書紙墨亦古，所刊字畫，究無異於今之監本。余問之曰：「讀此可增長知慧乎？」曰：「不能。」可較別本多記數行乎？曰：「亦不能。」余笑曰：「然則不如仍讀我監本，何必費百倍之錢購此也？」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賞鑑。」急收奔之。余大笑去。近觀雲谷雜記，記東坡平生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疑』云云。又記東坡集誤，以『慕容』作『慕容』，『銀筆之癖』作『銀筆之管』，『從容』作『從客』，『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讀。坡集艱得善本如此，此張漢之說也。東坡在北宋所言如彼，張漢在南宋所言若此，是當兩宋之時，善本已自難得，今人於宋版書，不察臧否，一概珍之貴之，豈不遽哉！安徽當塗縣舉人孫登年，家有海忠介公手植梅樹，壁上猶存忠介詩石刻，咸豐年，粵寇之亂，府城夷爲平地，此梅恐不存矣。

世宗憲皇帝，設立各官養廉銀，所以保全服官者之操守也。今佐貳等廉尚全給，稍知自愛者，均藉此銀以恪守官方。獨州縣官之廉，上官每扣以爲攤捐各項之用，署事者，僅領半廉，一經扣存，所得無幾，非從前立法之意矣。昔宋賈黯以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無他語，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其門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爲無取耶？」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多顯官，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退多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爲之歎服。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或不悟，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二公惟灼見人情如此，此其所以爲宋之良相哉！

韓朝宗，思復之子也。其平生無顯顯可見之跡；惟喜識拔後進。爲荊州刺史日，因李白投書，有「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之語，因是韓荊州之名藉藉至今。究竟當日白受荊州之存注與否，不可知；而荊州遂人以文傳矣。我朝愛客禮士者，惟德州、廬雅、雨都、轉蘇州、畢秋帆、制府一時士之奔趨其幕府者，如水赴壑，大都各得其意以去。然二公晚節均凌替，不知天下後世有引重之若荊州者否？都轉之孫文肅、相國、克振家聲、制府則後人僣蹇殊甚。同治辛未，余遊靈巖山，經其墓道，不禁爲之感喟云。

同治戊辰冬十一月，余在青浦赴章練塘勸爭蕩田案，歸途颶風大作，舟在蕩中，顛簸不可泊；乃沿湖潛行。又被風吹向蘆葦中，篙纒無所施，任其飄泛。良久，見一小港，遂努力循之入。入里許，遇叢葦而淺，因繫纜焉。隨從之船，皆四散，不可覓。風稍定，夕陽且啣山，舟人方理篷索，余視灘際，有小逕，攝衣而登，行數十步，田疇綺錯，麥已萌芽，野鳥飲啄於隴畔，見人不驚。隨騰左右，更數百步，得一橋，過橋升高岸，觀炊烟數縷，起木末。縱步赴之，約又里餘，抵一村，屋多茅茨，編槿爲界，計十餘家，稻堆在場，如比如櫛，高下不一。男子春搗，婦人織紙，皆熙熙有自得之色。顧見不速客至，雞飛於墟，犬吠於門，數人雜然問：「客舟避風至此耶？」余應曰：「然。」因詢以此地去縣幾里，皆相顧曰：「不知也。」詢其何以不知，則曰：「我等皆佃人田者，家無賦稅，又不負租，何緣入城？」指一老者曰：「此人數十年前，曾經到過城者。」言未既，老者亦拄杖至前曰：「客自城中至此耶？」因言年二十餘時，爲道光三年，以水災，曾偕里甲至城一次。彼時巨浸滔天，附舟至縣，往返二日，亦不能記其里數。屈指計之，將五十年矣。因問城中此時較之昔年，當益繁盛乎？余曰：「兵燹之後，徧地瓦礫，所有房屋，十存一二，休養生息，不知何日方復舊觀耳。」老者聞之，亦復愀然。願謂諸人曰：「今生不更作入城想矣！」因言粵逆肆擾時，村人將橋拔斷，河中均釘木椿，是以三年中，賊未嘗到。兼之連歲豐稔，租賦蠲免，閭里安然，無異承平時，實不知城中遭此大劫也。言訖，方欲邀余入室獻茶，適從者尋至，天已昏黑，遂辭之，徐步而歸。村人送至橋畔，乃返。究亦不識余爲何人。余沿路歎息，謂此亦今時之桃

花源也。

明末，張獻忠踞蜀，肆行殺掠，江津縣民戚承勛，與妻廖氏，居於山村。賊鋒駭駭將及，承勛謀挈家亡去。廖氏以在弱，懼不免，誓以身殉。謀未定，見前村火起，知賊至，遂脫身走。氏杜門待盡，而賊顧不入，惟鄰里付一炬矣。氏獨處歲餘，食將盡，幸甕中剩餘穀粒，取以播種，歲收所入，饒有餘糧。惟衣履穿敝，無可購覓。爰嘗卉服以度寒暑。如是者四十年。承勛逃入滇中，復娶妻生子，年已六旬。囊橐稍裕，思歸故鄉。時天下承平，江津縣已成聚，承勛至邑，訪其里居。人無知者。遂獨往求之，未至村十里餘，則叢莽塞逕，久無人迹。不得已，集衆伐木開道而進，踽蹶兩日，乃抵其村。灌木野竹，遮蔽道路，大樹自屋中出，亭亭若蓋。乃揮衆持斧，芟雜以入。忽聞歌樓內人問曰：「爾等何人，擅入我室？」驟聞大驚，戚乃厲聲應之曰：「我此屋主人戚承勛也。」氏窺視良久，哭曰：「果我夫也。」遂自樓下頭如蓬葆，面目黎黑，草衣鬚鬣，殊不類人。承勛審諦既真，乃相抱長慟。歷述難後事，又各大喜。同行之衆聞之，亦共驚喜相慰。於是相挈至縣，洗沐更易衣服，復至滇迎其家而共處焉。夫婦皆年逾九十卒。江津人至今傳爲盛事。夫守節尚不難，難獨處榛莽中，四十年，蛇虎不害，疾癘不侵，完其節，以待夫之至，又得其享昇平者三十載，是非天之哀其志，而默相成就之不至此！

家叔祖仲山先生，嘗言近人詩文製器，均不如古。惟有三事，遠勝古人。——一律例之細也，一弈藝之工也，一審器之精也。余於博奕，不肯用心，審物不甚措意，獨律例，則數年州縣，頗能極思研慮，而歎其準情酌理，湊乎精微，平衡至當，真非古人所能盡也。試舉一事言之：在青浦日，七寶鄉人，獲送一拒捕傷事主之賊，蓋鄉人家有布機，布已織成，尙未取下，有遠鄰人窺見之，夜入其室，取剪剪布。鄉人聞聲起逐，賊棄布而走，追至河畔，賊下水逸，事主亦溺水執之。賊惶遽以刀割其臂，皮破而手不釋，遂就擒。事主之狀曰：「賊以刀傷之。」賊則謂並未帶刀，乃是機上主人之剪耳。余驗其傷，是刃非剪，明甚。而賊堅稱是剪非刃，加之刑嚇，矢口不移。事主則必欲實其爲刀，並聲稱若不

審定是刃傷，渠必上控云云。蓋賊因攜刃傷罪重，思避重而就輕；事主則恨賊欲置之死地，故不肯遷就其詞，而認爲剪也。余飭差吊取其剪，比對傷痕，實屬不符，而賊刃則無有。訊之事主及鄰里，皆云刃經賊擲之河中，撈不可得。余因令事主及里鄰，各具刃傷切結，以衆供確鑿定案，事主等均允服而退。獨賊痛哭不已，謂生平未慣行竊，此是第一次，懇求寬釋等情。余置若不聞，促令收禁，是案遂結矣。比解府時，賊又哭求，謂是剪非刃，余笑曰：「事主已救汝命，汝何以自欲尋死乎？」查例載賊未入手，而拒捕者，絞監候，逾年則減等。賊已入手而拒捕者，絞決，歸於情實而不減等。此案布尙未剪下，則賊未入手也；若攜事主之剪，則賊已入手矣。汝何必欲賊之入手乎？」乃悟，而叩頭去。然余嘗舉是案以詢人，人皆謂刃重而剪輕，告以例意，乃復恍然。此真是例之細處。若使爾日事主曉此例，則必附會賊之詞，而置之死地矣。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鐘表上記時辰之洋字，乃是羅馬國書，一點鐘則一字也，二點則二字也，以次遞推至十二而止。此是字而非中國之所謂「碼子」者。

同治癸酉，吳縣之海宏寺僧，與益壽庵尼，經人控其姦私。邑令高君碧湄，訊得實，僧鞭一百，遞解回籍；尼則勒令即還俗。寺與庵，均封閉入官。寺改爲管糧通判署，庵改爲清糧公局。數百年琳宮梵宇，一旦毀於淫汗僧尼之手，可爲慨歎。聞尙有牽涉高君不復追究。嗟呼！婦女入廟燒香，久著明禁，奈何甘於犯禁，復市穢聲，誠何心哉！

福建有秦某者，官莆田令。正月，署中宴客演劇，演至雷峯塔許仙合鉢事，秦忽大怒，復市穢聲，誠何心哉！
蘇曰：「某戲子，非許仙也。」秦曰：「吾原知爾戲子，若真許仙，則答死矣！」一時傳以爲笑。江蘇同官某者，攝太倉令，方審案，突有一人上堂呼冤，訴子業剃頭而忤逆者，某以積擾叱令驅出。案畢，退堂忽憶有剃頭父呈忤逆事，即令役速將在署剃頭之人縛至。某一見大怒曰：「爾奈何忤逆其父！」叱令重責，至一百。其人昂首辨曰：「小人實係早年喪父者。」某始恍然，滿堂書役，皆匿笑而散。因記黔中苗人稱天子爲「京裏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

「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朕」。粵西獯人稱官府曰「瞎」，噫！瞽瞍之稱，殆春秋一字之變。歟！竊謂若二君，真當之而無愧者也。又聞有北人任淮安令，民有控難姦者，訴曰：「將男作女。」官不解其故，叱曰：「江南下雨，與爾江北何干？」衆爲哄堂大笑。既詢知其故，乃爲判斷。此則語音之誤，非二公之倫矣。

海鹽徐小雲鴻臚用儀，初官戶部主事，困於場屋。咸豐乙卯鄉試，與錢子密吏部應溥同寓。場事畢，錢索閱其文，小雲以屢次破落，心志甚灰，不肯出。固索閱弗予。一日，錢笑謂之曰：「子文斬不與吾閱，今吾乃熟誦子之文矣。」因默背其起講提比，無一字誤。小雲大驚，固詢，固勿告。索盛享，允之，乃言曰：「吾前夕夢至一處，宮闕巍峨，大殿上設公座五，氣象森嚴，吾不敢登。其對面一殿，亦有公座三，座上人皆絳衣紗帽，前朝服色，若閱卷然。吾因歷階而升，潛從其後窺之，見中座者，手取一卷，卷面則君之姓名也。閱者執卷吟哦，吾亦將君文強記之。閱竟，見取筆圈點訖，乃反其卷面上批曰「第八名」。忽回顧見吾，詢曰：「爾何人？」答曰：「亦鄉試者。」則曰：「爾不中。」指門外一處曰：「爾之卷在彼。」吾因下階至其處，見卷皆以紅紙束之。方欲取卷，突有數人叱曰：「爾安得竊視？」吾因指殿上者曰：「是伊等命我來。」其人曰：「爾不必閱，將來自當送與爾閱也。」遽揮吾出，遂醒。醒而君文歷歷在目，君必售矣。」比榜發，子雲果中式第八名，校勘試卷，圈點與錢夢中所見者無異。錢則挑取騰錄，其卷由禮部咨送吏部，果是送來閱者，亦奇矣哉。小雲之弟次雲，爲余姪婿，咸豐己未鄉試，第三場病甚不能入試，乃頭場文已中解元，因少一場，不能取錄，主司極爲惋惜，刊其文於闈墨後焉。

今世之姓，代有變更。如我海寧陳氏之出於高也，聖祖皇帝以文簡相國奏辯知之。至高宗皇帝，遂命文勤相國與漢軍高文良公聯族誼焉。嘉興錢文端公及籜石宗伯，本姓何，近日合肥李相國本姓許，則人知之者鮮矣。然由海寧陳氏復承異姓者，如杭州張簡松先生雲璈，及道光丙午舉人戴陳常，皆是幼時嘗記先大夫言，嘉慶年間，需次東河，遇南河河道總督司馬公，自言是海寧陳氏，於康熙初年，承外祖姓爲司馬氏，呼先大父爲姪。余檢之宗譜，

此一支，竟無從攻。今并公名暨籍而忘之，將來更不可攷矣。至取異姓爲後者，蘇州吳修撰信，中係給練玉棹遊幕廣東途中所收養者，修撰狀元及第，歸給練，乃告之，俾迎養其母，人稱給練之盛德。韓城王文端相國杰，其封翁官石門少尉，乞養民家子帶歸，後公以狀元提督浙江學政，造訪其家，止有一兄，爲朽工餬口，人勸之往，則曰：「彼自爲學政，我自爲泥水耳！」人感歎此人之高致，爲不可及。

外國之新報，即中國之邸抄也。閱之，可得各國之情形，即可知天下之大局。馮竹儒觀察，令美國人金楷理口譯之。歷城蔡錫齡筆述之，彙爲一冊，名曰西國近事彙編，誠留心世事之學也。余摘錄其事之有關係中外之大計者若干條，登之於左：

俄國太子，以德意志國之強也，而深惡之。然亦無可制之也。故欲與之和以爲利焉。（按德意志即布國）

布世子朝於俄都，俄王易布國衣冠，郊迎五十里，館於別宮，酌酒上壽。布世子避席舉手謝，復以巨觴觴俄王。酒酣，情洽，攜手同步，度廊榭，入園亭，登樓倚檻，東指而言曰：「俄前王於六十年前，有法之師，而與與貴國皆有勞焉。去年師丹之戰，大功克成，席捲餘威，震於列國。格士丹城之會，約載歐洲諸王，如有事侵掠謀并吞者，二國共擊之，用能邊警無聞，與民休息，俾海隅蒼生，得享承平之福者，皆賢王之德，世子之功也。」世子遜謝而對曰：「西洋諸國，俄爲大倚，蒙加惠鄰封，其成此志，則受賜多矣。願大王無忘此言。」拜辭而出。

英國新報，述瑞典國之新報曰：「布，虎狼之國也，非盡天下之地，臣各國之王，其意不厭。五年前，奧國助布國取丹麥國之地，布已取地，即舉兵攻之。今奧國無權，聽布國之命矣。六年前，布攻奧之時，法國不助奧國，所以布得勝而強。二年前，布國攻法國，亦取其地，而英國與俄國未嘗助法國也。後俄國駛兵船於黑海，英國惡之，然俄國之有兵船於黑海，布實許之，是俄受布之惠也。布日強矣，不數年後，俄布兩國必有戰爭之事。俄國敗而布國更強矣。當今之計，莫如各國連和，以拒布，或可免滅亡之禍也。」

布王擬裁戰兵，議員德爾伯克曰：「增之不暇，何減也？自古敗亡之禍，多萌於全盛之時。何則？大捷之後，其氣必驕，驕則懈，懈則無備，君垂裳以受賀，臣拜手以歌功，或矜其謀，或負其勇，請田園，市第宅，侈聲伎之樂，竭聽視之娛，方且謂兵強地廣，一世之雄也。金城湯池，萬世之業也。左顧右盼，以爲無敵於天下。而孰知喪師失地者，積憤生慮，積慮生謀，擁訓練之兵，日伺其隙，待時而發，誓雪恥而甘心焉。以彼之憤，乘我之驕，其不致敗壞，決裂爲天下笑者，幾何哉！我軍入法都，虜法王，法人之怨深矣！誓墨未乾，而餉銀緩納，悔約之情見矣。願王以法爲戒，勿爲所乘，則幸矣。」

法德之戰，德屬拜宴國王以師從，累建殊勛；現稽兵籍，計戰歿者，武員一百六十二人，兵一千五百九十七人；重傷者，武員二百六十一人，兵二萬五百九十八人；被擒者，武員二十二二人，兵一千零八十三人；逃者，武員二人，兵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失馬一千五百四十九匹。註册以上德王。王顧謂左右曰：「甚矣！兵之不可輕用也。彼喪師失地者，骸骨積如邱山，肝腦塗於原野，殺戮之慘，無論矣。即戰無不克，攻無不勝，如我軍之入法都，虜法王，厥功甚偉；而按軍籍以稽之，損折之數，八百而我亦十焉。此猶僅爲戰陣言之也。當夫兩軍相搏，轉戰千里，居民出走，倉皇避兵，呼號之聲，顛連之狀，真有耳不忍聞，目不忍睹者。哀此黎元何辜，一旦罹茲鋒鏑也。自今以往，非覺啓鄰封，師先加我，而妄談兵事，爭尙武功者，罪之一。」

德國滅境內賦稅，其制分上中下戶，以次遞減，田愈少者，則稅愈輕。又築書觀千楹，中建層樓，方廣八百尺，以每歲稅餘購各國古今書籍藏貯其中；士人往觀，概不之禁。

法人署匿名榜於朝，以譏時政，意甚激昂。內議天津一事，其略曰：「民教相毆，曲直姑置勿論。而以華人二十顆頭顱，僅償一領事之命，猶以爲未足。去年民叛其上，盪婦操戈，官軍攻城，互相屠戮，五萬衆蒼生之命，將欲何處索償？耶中國聽其傳教，而法君猶以保衛爲言，意之逐布之禁，何置若罔聞也！」

法人會議曰：「今之中國，非復十年前之中國矣。製造皆宗西法，而酌爲變通。其林明敦鎗隊，操演純熟者，計六萬人，誠勁敵也。遇有兩國交涉事務，須揣度情理，毋與爲難。」

法國兵額日增，需餉甚鉅，兵部之費倍於禮部。布人疑之，相臣畢士麻克乃致書於首領曰：「大國一困於兵事，再困於叛民，內侮外侵，噫，甚矣！德爲執事計，大兵之後，宜招集流亡，存卹孤寡，舒民困，則莫如蠲賦稅，釋鄉疑，則莫如裁戰兵，則計不出此。惟增兵益餉之是務哉！且國勢之強弱，視乎人而不依乎兵力之多寡。法當十餘年前，兵額半，近時而用以伐奧國，則割壤連城，伐安南，則隔地千里，當是時也，席捲餘威，震於列國，小國屬焉，大國朝焉，莫不謂法之強無敵於天下也。於是增郡兵，廣戍守，前歲以匪毗之怨，興問罪之師，以強伐弱，易與耳。乃一戰而敗於蕞士，再戰而辱於師丹，三戰而都城舉，和議成矣。昔者之兵力半於今，而勝；今者之兵力半於昔，而敗。自強之道，或別有在歟？更有請者，償款一千兆，期以三年，限逾半矣，而僅繳十之四。餘款尚鉅，今執事不綢繆於先事，而軍旅之是求，豈將以彈九鋒刃，踴躍相償哉？外臣敢請。」首領報之曰：「欠繳巨款，敢不剋期以償。來書諄諄然，以增兵益餉爲言，敵邑已知罪矣。引咎不遑，何容置辯？第隱忍不言，罪戾更深，將何以釋猜嫌而承明教也？夫布王恩德施於法者，厚矣大矣。我有故地，布王復之，我有叛民，布王除之，我有逋負，布王緩之，此恩此德，苟有人心，宜如何圖報？敢萌異志而蓄陰謀，戕境內額兵，所以稍增廣而加訓練者，良以餘虛重收，國旣內空，鄰將來伐，布之所與，鄰之所取，若不預爲之備，恐重以覆亡之禍。始大國愛彈九鋒刃之憤，則吾豈敢。」云云。

英國武員改水雷之制，創而新之，曰「魚雷」。度敵船之遠，近，運以電氣，能自行水底以擊之。試以木筏，信然，頗自矜喜。其僚友曰：「噫！作法自弊矣。我既用以攻人，人亦用以攻我，則新造數十號鐵甲兵船，恐不數他國試魚雷之用耳。」

英美二國議員會議，花旗船款於瑞士國。美人曰：「當南北分爭時，爾國不以輪舟轉售，何至於我商船，減我稅

額且兵連禍結，何至四年之久哉？夫船款之應償，無論矣；他如稅額之所虧，餉需之所費，苟不取諸大國，則數百萬金錢之債，將從何處索償哉？英人不能對。權擬約藁，請命於朝。英王報可，置符前歸。若相次第慰勞曰：「先生休矣。」仍入議院視事如前。淡旬忽召該院而責之曰：「所議者船款，並無餉需稅額之是求也。」該員曰：「請命報可而後約成，非敢專也。」於是衆皆譁然曰：「誰主是議者？」君相默然而罷。蓋約藁達於上院，上院呈諸英相，英相未經啓視，遽進英王。王復置之內寢，翌日漫報之曰：「可！」迨覽及，已隔數旬矣。因循誤事，以致莫可挽回，識者於以下英政之衰。

英駐上海領事默赫斯，以事召回，謁君相畢，令赴講院，敷陳中國近事，以廣見聞。茲摘譯其有關時事者二節。一論中外之勢曰：「在昔通商，往來互市，止於外口，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有粵東之盟，西商遂通於內地，事涉危疑，兩情相賊，紛然雜處，垂三十年，利歸於西，怨起於華，永爲相好之言，恐未可恃也。」一論華英之交曰：「風俗迥殊，異言異服，雖西士無相猜之意，而華人有非類之嫌。我國官商偶出，或車或徒，咸背指而運呼曰：『洋鬼子！洋鬼子！』言之者自鳴得意，聞之者殊覺難堪。蓋茲村愚，取人以貌，猶其未也。曾見中國大臣，出使外洋者，行趁輪船，至堅迅也，不聞曰：『美哉舟乎！』但曰：『事機巧』而已。館以重樓，至華美也，不聞曰：『美哉室乎！』但曰：『事奢靡』而已。惡其人矣，復憎其物，安望其加惠遠人，久托宇下乎？寵之曰：『友邦』，稱之曰：『鄰國』，虛與委蛇，特時未可耳。其意以爲勢似合而實離，交似親而實疏。」云。

英國舊臣保兒，當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曾爲駐華使臣。茲刊舊時日記，流布歐洲，其略曰：「中國之治民也，爲道甚大，制禮甚嚴，統之以尊親，聯之以恩義，上下相維，不敢犯，亦不忍犯。非若西國導民以利，徒以機械相傾，心思愈靈，風俗愈薄，紛紛然羣斥華人之愚，而不知華人正有以識其陋矣。」

英新報有論時勢者曰：「各國之志，皆善於用兵，惟防海備邊，通商修好之是務。雖近歲布有破敵之功，法有行

成之恥，而舊好克敦，不爲已甚；和議旣成，兵事旋解；此誠與民休息安養無事之時也。鯨吞其志，蠶食其謀，所不可測者，俄人耳。何則？俄之地倍諸大國，而財僅埒於次國，近膏腴之地，而不能全爲己有也。且俄非不欲侈其西封，觀旣久，而不敢搆難於歐洲者，祇以德奧新盟，相爲唇齒，倘壇構兵端，勝負尙不可知，而況與俄爲之助乎？此俄之所以甘辭厚幣，結德國歡，而願爲永好也。夫旣不得志於西，必將逞之於東矣。印度物產富饒，商民輻輳，俄人久欲得之而甘心，然必假道於華邊，以圖進取。現擬沿中國邊界，營造火輪車路，自滿洲而蒙古，而甘肅，輪路通則印度危，無印度是無英國也。我國必盟約歐洲，自西而牽制之，毋使滋蔓，則幾矣。」

又曰：「俄人擬造火輪車路，以達滿洲蒙古，現遣其郡王暨世爵人員，會議於境上。俄人詳察中國山川形勢，繪圖刊藏兵部。布人購之，與中國善本輿圖較，猶不若其縝密。而於邊省尤加詳焉。於陸路，則形之曲直也，紆捷也，險阻平坦也，林木之疏密，谿山之高深也，於水則勢之順逆也，向背也，闊狹淺深也，島嶼之縈迴，灘港之出入也，某水某山，靡不撰說繪圖，瞭如指掌。夫然有以觀俄人之志矣！」

俄王諭外部函，致駐華使臣云：「俄壤東界滿洲，西連印度，互市其間者，半係俄人。近歲稍展其界，便薄商耳，初無他意也。鄰不加察，疑懼日深，遂目俄爲虎狼之國，誣我甚矣。希將此意咸使聞之。」

英議院於放院時，議明年稅務云：「歷年各物所得之稅，皆日有所增。惟印度鴉片烟土稅，向得銀八百萬磅，茲漸減至六百萬磅。蓋以中國四川河南等處，廣種罌粟，其製漸精，食之者亦漸廣，恐數年之後，將無稅可徵矣。」

布王革教人掌各郡書院之例，從相臣畢士麻克之議也。其略曰：「國勢之強弱，係乎民心之邪正，視乎學而學之從違向背，則以蒙養爲基，先入爲主。自教人掌院之例興，四方之民，肄業於院者，耳染目濡，受其蠱惑，所聞如是，所見如是，所行亦如是，執迷不悟，久假不歸，知有教王而不知有君上，誠人心風俗之大患也。夫人之於身也，無病則防之，偶病則藥之，教人病國，獨不思所以去之，何明於治身，而昧於治國歟？請卽禁令，專主改各郡書院，統於

禮曹。」云云。布王復示禁通國各書院肄業諸生，有陰習教事者，逐之。意王欲毀羅馬城教會堂若干所，蓋天主教中會徒不少，每會分建總會堂一區，凡會中之長，皆居於此，以教王在羅馬城便於朝見也。意王欲斥教人而先毀其會堂，洵可謂正本清源，法良意美矣。而教王怒甚，諭其相臣曰：「意大利國，盲國也。王，僞王也。溯會堂起建之始，已歷一千一百年。教人之往來必於是，辯論必於是，耳目之所寄，一旦廢之，是瞽瞍我也。於私圖則便矣，其如天下各國何？」

西國婚姻，無禮教之防；凡男女相悅，父母允之，乃同往謁諸神甫。男曰：「願爲若夫。」女曰：「願爲若婦。」神甫雙執其手曰：「無悔。」曰：「謹受教。」遂偕歸，而室家焉。現意王既還都羅馬，蔚然中興，救議院更定婚制，革教人主婚之例，由兩姓父母，請於該管官，教主惡奪其權，而亦莫可如何也。

英阿爾蘭島伯而法斯城，耶穌教人與天主教人忿爭，各聚衆數千人，短衣巷戰，互皆殺傷。耶穌教人分其中隊，升屋者數百人，飛瓦下擊天主教人，遂縱火焚之，烟焰燭天。歷三晝夜，火光中，聞風聲鼓聲，戰鬪聲，號哭聲，椽瓦爆裂聲，車馳馬逐聲，雞鳴犬吠聲，嘈嘈然一時畢集。本境巡捕一千四百五十人，馬步軍二千七百人，竟不能彈壓。馳告都省，發兵鎮撫之。

美國首領，擬減稅以勸耕，飭戶部查去年畿內賦稅，正供計英銀錢三百八十三兆，年終核對，用款尙存八十六兆，刻酌免三十六兆，其餘五十九兆，暫徵以償民項。茶稅每年例得銀錢二千萬員，現盡免之，並減各雜稅三千萬員。賦稅既輕，商民益富。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即中國同治十年）至七十二年五月（同治十一年）增造火輪車路七千五百英里。西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七月初三日，歐洲各國派員會議律法於倫敦各處，紳耆亦與焉。計會議者，日耳曼支派如英德與各國，羅馬支派如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各國，其派員三十七人，有數人爲刑司，數人爲議員，數人爲掌院。

土耳其王，委政相臣，境內大治。布與皆遣使與之修好。茲復上言曰：「郡縣長吏，俸錢太薄，是導貪也。宜遞增之。」俄王遣其弟僧世爵大臣，聘於土京，其大臣卡里伯沙致國王之意曰：「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之間。昔惟法人是賴，今敗於布，勢難復振。近聞俄布與爲伯靈之會，修王業於歐洲，倘遜三王之靈寵，微惠敝邑，其敦永好，凡有征伐之事，敢不悉率敵賦以從。」

俄德奧三主會次，各稽本國軍籍，合三國之兵數，與歐洲各國相較，則國之大小，勢之強弱見矣。俄國陸兵計一百三十六萬二千三十四人，所屬亞西亞境可薩克兵，不與此數。馬計三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匹，砲計二千零八十四尊。奧斯馬加國陸兵計九十六萬三千零五十一人，馬計十三萬二千三百二十二匹，砲計一千四百二十四尊。德意志國陸兵計一百零五萬二千五百零六人，而在籍聽調者不與焉。馬計二十三萬九千三百二十四匹，砲計二千零二十二尊。法國陸兵計五十萬五千五百三十七人，馬計十一萬三千九百三十九匹，砲計九百八十四尊。意國陸兵計五十萬零一千九百九十七人，馬計四十三萬四百七十二匹，砲計七百二十尊。英國陸兵計四十七萬零七百六十九人，馬計四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匹，砲計三百三十六尊。比國陸兵計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七人，馬計一萬二千零三十四匹，砲計一百二十尊。荷國陸兵計六萬六千七百六十四人，馬計八千五百匹，砲計一百零八尊。丹馬國陸兵計五萬一千八百七十二人，馬計九千三百八十四匹，砲計九十尊。土國陸兵計五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八人，馬計六萬八千八百三十四匹，砲計七百三十二尊。西班牙陸兵計二十一萬六千九百九十四人，馬計三萬零二百五十二匹，砲計四百五十六尊。

俄人謂中國近畿各口，守禦甚嚴，大沽口增築炮臺，駕克虜扣大砲六尊，並開垣道，以通天津。十年前時，西船至此不易，今更因險設防，聲援相應，金湯之固，洵足資拱衛矣。

布報謂中國相臣大吏，近時譯閱新報，皆能深悉各國情形，知法國新敗，布國新合，奧懼內變，有分裂之虞。俄患

內虛，惟農桑是務。英國之志，祇在通商，且與中國最親，他國亦願結中國權云。

右所錄各條，皆關涉中外大局者。方今外國，以俄布爲強大，英則少懦矣。故其計畫，亦以保守疆圍爲亟。而俄布則願以不肯用兵自明。第英人謀國深遠，終爲之備。雖然，當強鄰逼處之時，豈特英人當備已哉。有國家者，固宜深長思也。

折獄之難也，余前記三江營眼線證廣勇一案，以爲眼線不足恃。然其所以必欲誣陷廣勇者，其故終不能明。今年在蘇見應敏齋方伯，乃知方伯平反此獄，亦大費苦心。蓋廣勇解赴江寧之後，署制軍何公入吳鎮軍之言，必欲誅之。承審官孫觀察蔣太守，均悉其冤，而爲線勇所持，終不能決。方伯既將上海前後縣及江寧承審各官，所得冤濫之意，一一剖陳，制軍始悟，令方伯再訊。訊之而事益明白，獨無如營弁執之堅，線勇又證之力。方伯乃謂之曰：「若輩必不肯已，我將此案之實在情形，一齊發露，後再訊何如？」於是懼而輸服。爰書乃定。蓋方伯赴寧時，先訪得砲船與賊戰敗時，一船弁勇盡死，其眼線之勇，並非本船之人，特營官思避處分，而爲之，冀獲數盜以自解。吳鎮軍初不之知，何制軍又安從知之？方伯研訊真情，復得將一船兵勇害盡之實供，既兩得其情，故一斥之而立解也。方伯在廉訪任，遇有命盜案件，恆懼其枉濫，不悉心研鞫，州縣頗苦其駁詰，然獄少冤民矣。余嘗記其二事：一爲上海縣案，先是蘇州婦，因避難攜其已嫁女至上海者，賊退後，女不歸蘇，而另與一人爲夫婦，卽俗所謂「拚頭」也。婦利其資，而不之禁。如是者有年，培在蘇，不知也。久之，其入資盡，女出傭於巨室，以自給，然歸來則相處如故。又久之，歸以乏資，厭其人，遂聲言蘇培來索，將挈女去，席捲所有登舟，舟尙未發，婦適以故上岸，其人尋至，爰覆女共逃。婦歸女失，覓之不得，乃欲詐巨室，謂其匿女。索擾久之無所獲，忿而服鴉片以往，毒發遂斃。縣讞，謂婦死緣培索女，故女因姦，致母自盡，科以死罪。獄上，公細詢其情，閱全案，無培家一詞疑之。乃密飭吳縣令提其培到，則始終茫然，不知有是事。是婦自死於索詐矣。於是僅科女以姦罪，完結。一爲無錫盜案，屢承屢翻，而賊據鑿確，卽發審局諸委員

亦以爲眞盜也。公親提研訊，見事主則長，而大盜乃矮而小，究請再四，事主但認賊爲據。公因取賊衣，反覆視之，遽呼事主前指一馬褂曰：「此汝之服耶？」對曰：「然。」即令衣之，乃短小甚。呼盜使服，則卻稱其體。盜乃泣而呼曰：「今日見青天矣！此固我之衣也。」蓋無錫是年盜案層出，一無破獲，捕役懼比，因獲一人，強之承復囑事主強之認，冀遣其責耳。後經事主歷歷供出，公大笑，重責捕役，而取一長大之馬褂賜事主服之，去曰：「以後終當爲爾得盜，毋代捕誣人也。」公自言此二案，案情均在目前，承審官自不留心耳。敢矜以爲神哉！

淫書以紅樓夢爲最，蓋描摹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自想神遊，而意爲之移。所謂大盜不操戈矛也。豐潤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時，嚴行禁止，而卒不能絕，則以文人學士多好之之故。余弱冠時，讀書杭州，聞有某賈人女，明豔工詩，以酷嗜紅樓夢致成瘵疾。當縣綴時，父母以是書貽禍，取投之火。女在牀，乃大哭曰：「奈何燒煞我寶玉！」遂死。杭州人傳以爲笑。此書乃康熙年間江寧織造曹練亭之子雪芹所撰。練亭在官，有賢聲，與江寧知府陳鵬年素不相得，及陳被陷，乃密疏薦之，人尤以爲賢。至嘉慶年間，其曾孫曹助以貧故，入林清天理教。林爲逆，助被誅，覆其宗，世以爲撰是書之果報焉。

同治壬申春，余在上海縣任，聞英國領事官某病卒，適因公事出城，過其門，見洋人聚集甚衆，以爲送殮也。然外國例，死者不弔，因使人問之，則曰：「領事以嗽疾死，醫士以爲必嗽斷一筋所致，故剖其胸腹視之，人之衆觀以此也。」向來外國人，身死若醫士不能悉其病源，則必剖割視之，察其病所在，乃筆之書，家人從不之阻，亦並無以爲戚者。余閱南史沛郡唐駒飲比村唐氏酒，還得病，吐盡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刳驗五臟，悉皆糜碎，尙書顧凱之議張忍行刳腹，子副又不禁止，論母子棄市，劉惔爭之不能得，詔如凱之議，垂爲科例。由外國觀之，張氏母子，豈非冤死哉！

桐鄉沈茂亭司馬寶樾，早歲乏嗣，而好施不倦。晚年得二子，人稱作善之報。嘗爲余言，伊叔曉滄先生炳垣作令

時因公赴省會發審局有盜案未承太守命往鞠之盜一見先生即呼曰「公非曾任新陽縣之沈青天乎」曰「然」則哭曰「吾家門首堆積稻草不知何時人以摺匣藏吾堆中今官以搶劫摺差指匣為憑入吾死罪夫吾果為盜搶得摺匣當藏之家中即不然亦且燬以滅迹安有置之門外草中示人共見之理」先生研訊再四知為被誣即白之太守請為昭雪太守以原問官張某持之堅不肯置力第曰「子能平反斯獄甚善然嗣後不得真盜當惟君是問」先生遂謝去不復再審越一年先生在蘇適當午飯有僕人自外至曰「今日市中決囚搶摺差之盜犯已正法矣」先生聞言不覺吐飯滿地次日乃知是日張某亦當午飯忽無故立起大呼撲地死

茂亭又言渠鄉富人精於權算有鄉人某借錢十二千已還而忘未取約遂重索之某不得已即再還之越十餘年富人死而某家生一豬甚肥膩將宰而貨其肉是夕屠人某夢富人哀訴云「我不合重收某家錢十二千冥譴為豬償其債明日請君往殺之豬白質而黑章者即我也乞君勿殺而告我家往贖之感且不朽」次日某果邀屠殺豬屠至驗其豬之毛色果信遂不肯殺某觸前事忿且喜即牽豬呼其名而謂之豬人立而啼某大驚撲地病月餘始愈傳聞遠近富人子遂備價贖之歸

道光年間查禁鴉片烟甚嚴吸食者罪至縲首蓋此物在國初以能淫蕩人心貽患不淺蒙世宗飭部議覆定例通行禁止若販者枷杖後發邊衛充軍罪名固綦重矣自通商開禁之後販烟者乃稱巨商且欲以捐款上邀議敘余任釐局提調時曾力拒之而其意未已也前數年復申此議丁雨生中丞不許乃止然已流毒海內雖十室之邑必有烟館遊手之人嗜之若命有心世教者無不痛心疾首也近閱雍正七年福建巡撫劉世明奏稱漳州府知府李國治等得行戶陳遠鴉片三十四斤擬以軍罪而陳遠於巡撫過堂時堅稱鴉片原係藥材必需並非做就之鴉片烟當傳藥鋪戶認驗供稱藥名鴉片熬膏藥用的又可製鴉片丸醫治痢疾這是並未做成烟的鴉片等語巡撫因謂鴉片為醫家需用之藥品可療病惟加入烟草始淫蕩害人為干犯列禁之物李國治以陳遠家藏之鴉片為

鴉片烟，甚屬乖謬，應照故入人罪，列款題參云云。閱之不禁失笑。夫鴉片即鴉片烟，豈又須加入烟草，乃成鴉片烟之事？足見當時吸食者極少，故尚不識鴉片烟爲何物耳。

日本國所產之「東洋參」，江浙諸省盛行之，醫家或以爲勝於高麗者，因其肥大也。今閱其國人鹽谷世宏日光從軫錄所記云：「會津七里村，有參圃，享保中所創種，以日光高寒土必宜參，乃求韓種以播焉。根莖果茂，仍徧種於北土諸侯官，參之利遂溥天下」等語。則直是高麗之種參耳，何足重哉。記之以破世惑。

世之論古者，每以諸葛武侯不阻伐吳于忠，肅公不諫易儲爲惜。余謂世遠年湮，簡編缺佚，庸知二公當日之不諫阻者？况陳志明載武侯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此行，是武侯曾經言之，特不能止之耳。至明史于忠肅本傳，亦不詳公諫易儲事。後世遂以爲疑。天臺齊次風侍郎，未第時，曾夢于公來謁，與之抗禮，謂曰：「昔英廟易儲，某實有疏諫，留中不發。君他日幸物色之。」後侍郎預修明紀八皇史，歲徧檢三日而不得，曾作詩記其事。然人猶以夢寐之事，爲未足憑。比邵二雲學士檢得通政使檔冊，有于謙一本，爲易儲事，而公冤乃得白。究恨未見公之諫疏也。茲閱海寧吳槎客鷗拜經樓詩話所載，鄉前輩張侍軒先生跋，仁和阮泰元氏讀于公旌功錄志感詩序，斯錄在壬午夏（嘉靖元年）先祖檜屏公永訣時，手授泰元云：「予供事實錄，獲睹諫易儲一疏，憲宗簡及，爲之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及簡發，爲人臣者，當以肅愍爲法。」云云。按阮氏所云三疏，人鮮知者，獨惜阮泰元當時，既有此本，不即以刊入公集中，致久而遺佚，爲可痛恨也。然公之事，於此益明，故亟志之。



87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再版

庸閒齋筆記

撰者 陳子莊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七角

